

中國文藝

第五期 第九卷



• 世界文學家拜倫木刻像 •

北京圖書館
1953.9.12
期刊

35

新華書店經銷

本期要目：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特載）

旅店及其他（散文）

風（散文）

雲車及其他（詩歌）

布朗爵士的瓶葬論（隨筆）

桃花開放的時候（小說）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劇本）

林 廬

公孫燦

聞 青

李舒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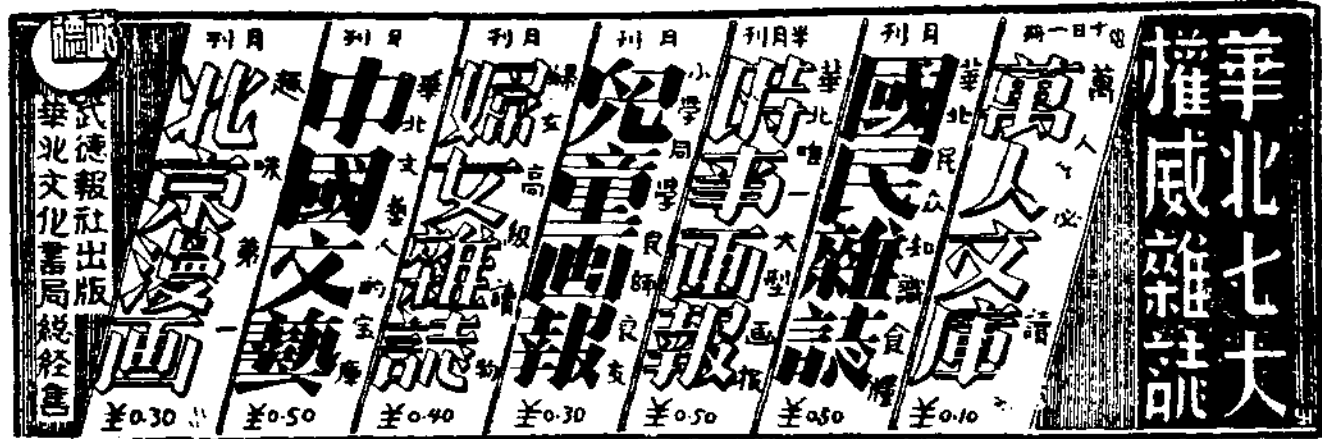
李式清

聞青譯

第七期

• 中國文藝出版社發行 •

求知寶庫



歡迎訂閱

總經售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分銷處

凡希望訂閱者祈先期付款(現金)不收郵票

- | | |
|-------|---------------|
| 天津分局 |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
| 石門分局 |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
| 青島分局 | 青島市山東路六號 |
| 徐州分局 | 徐州市公園前巷二號 |
| 順德分局 |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
| 開封分局 | 開封新興西街八一號 |
| 新鄉分局 | 新鄉城外石榴園孫賢胡同五號 |
| 大同分局 | 大同城內大東街九二號 |
| 京郊擴張部 | 北京舊鼓樓大街酒醋局三九號 |
| 秦皇島 | 秦皇島西後街十八號 |
| 唐山分局 |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
| 保定分局 | 保定東大街一九〇號 |
| 濟南分局 | 濟南城內后宰門街十六號 |
| 烟台分局 | 煙台市順泰街七號 |
| 太原分局 |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
| 邯鄲分局 |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
| 運城分局 | 運城早巷八號 |
| 張家口分局 | 張家口新明大街二道井巷十號 |
| 厚和分局 | 厚和舊城西五十家街六二號 |
| 豐鎮分銷處 | 豐鎮寶泉街十五號 |

經銷華中南及滿洲雜誌

中國文藝

第五卷第六期



• 版出日五月七年一十三國民華中 •

七月份中國文藝目錄

·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五日出版 ·

特載：

蓬北教育家筆上座談……………(四)

散文：

旅店及其他……………林樞(一四)

風……………公孫燦(一七)

中秋夜……………聞青(二〇)

運籌……………林藍(二一)

姊姊……………蒙蒂(二三)

落夢輯……………狂夢(二七)

詩歌：

末落……………岳命(一四)

「無言」……………陳萃葵(一七)

雲車及其他……………聞青(一八)

隨筆：

布朗爵士的瓶葬論……………李舒江(二三)





與甲骨文媲美的阿墨那楔形文字磚 孟德(二九)
 世界文學家木刻像(拜倫) 聞青(三一)

滿洲作家特輯(二)

| | |
|--------|---------|
| 賭博 | 爵青(三一) |
| 野豬河的喜劇 | 劉漢(三七) |
| 青春底流 | 杜白雨(四〇) |
| 墟園 | 吳瑛(四六) |

小說：

在療養院裏(下) 郁靜(六五)

桃花開放的時候(二) 式清(六九)

劇本：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續) 法國拉彼涉著 聞青譯(七七)

編後記 (八七)



特載

華北教育家筆上座談

(續)

王石之

其次，要談到增加生產和節約的問題了，在戰爭的時候，是需要物質來供應一切，所以增加產量，在開發方面和節約消費。些問題，表面上好像是經濟上的事，我們文化人來說，好似閉門造車不合實際，其實大不然，因為增產，自然要靠專門人材來辦理，提倡和鼓吹的工作，我們文化人是責無旁貸的，尤其在節約方面，我們更應該以身作則來做社會的表率。

綜合上述所說，文化界所負之使命，是很重大，該做的事，也非常之多，現在不過是舉其華華大者來述說一下罷了。所望文化界的賢明諸君，大家努力來指導，大家努力來完成文化界所應担負的使命，則大東亞戰爭前途，實利賴之。

吳祥鳳

文化兩個字，所包括的範圍太廣泛了。凡政治，經濟，學術，禮俗，藝文……等等有關一個民族生活的表現及其演進的，可說無一不是文化的方面。因此「文化人」一名辭的涵義，也就至為寬大。以個人的見地去談這樣的一個問題，自然是難以周全。不過文化的部門雖多，仔細分析起來，也不外兩類：一屬於智的；一屬於情的。鄙人有一小小的信念，就是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屬於智的，此可以互相溝通；屬於情的，則應該注意自己的文化的特點而加以護持和闡揚，以使情智得能協調，方能臻文化之極致。我國立國已四千年，開化最早，文化之發展到了漢唐之世，開了極燦爛的花，這是人人盡知的。所惜其後停滯不進，且漸見衰落。一直到了清季，因海禁之開，悟到像自己文化之不振。便想吸取他族之文化以補我之不足，於是歐美文化就趁機而入，最出之方針，尚持體用之辨。科學工藝等屬於智的，主張儘力吸取；道德禮俗等屬於情的，主張維護故常。到了後來，竟失去本旨，盲目因襲，以致我國原有文化的優點益見湮沒。有識之士未嘗不想力矯其弊，不過積重已成狂瀾，有這種認識的人太少，所以一直是這樣混亂着。其實中國的文化在唐以後雖然漸見沒落，可是在隋唐之際及其以後的時代，因通使及留學種種緣故，傳入友邦日本的却極多。現在友邦著名的正倉院還藏有許多唐代的服制器物猶可藉以斑斑考見我國古代文化的遺痕。至於友邦人士的優厚的道德和淳美的風俗，裡面未嘗沒有中國古文化成分的遺留和發揚，也是無庸諱言的。友邦受我國文化的影響，能以保存光大，使固有的文化日見演進而益增優美，成爲一種特有的卓越的文化。我國反自棄其文化，妄求因襲他族文化皮毛，終於混亂。所適從，豈不大爲可惜！欲振興我國文化自以信賴日本最爲便捷，所以個人認爲當今從事於文化各類部門的人士們應該一方面盡力於溝通中日文化使其交流，一方面啟迪中國民衆使其認識東亞固有的文化和道德。

楊蔭慶

一，我們使命有二：一，盡力提倡東方固有道德以拒共產邪說之侵入。二，東亞戰爭之意義重大，必須加強團結力俾可獲得最後之勝利。

龐敦敏

文化人雖不執武器，直接衝鋒陷陣，但在後有極重大的責任。第一，是宣傳工作，要使一般民衆都明瞭大東亞的真義。鄙人以爲近來迷醉歐風的人太多吾人第一要闡明東亞固有的文化，使大眾明白辦認西洋的物質文明不就是文化。不可因爲電燈亮汽車

快，便誤認爲西洋文化高於我們東亞。

柯政和

一，華北文化人之使命，端在冀贊政府，樹立人民正確思想，排斥異端邪說，以爲大東亞戰之思想戰根基。

沈啓无

一，在闡明大東亞戰爭之真意旨。二，在推動全面和平。三，大東亞的共榮圈基礎須從文化上建立鞏固。

二 菲律賓緬甸戡定後大東亞戰爭之動向如何

周作人

大東亞戰爭是以東亞全民族的解放爲目的，所以在全民族還未整個求得解放的時候，工作是不能停止的。這次的戰爭，就是出之於儒家「已饑已溺」與「民胞物與」的精神，在菲律賓與緬甸戡定以後，至少，印度的解放是必要的工作。等到印度解放之後，全民族解放的工作已經做了一大半。然後再從事共榮圈的建設，這是東亞解放的基礎。

張心沛

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一直到現在，日本是採取攻勢的，連戰連勝，菲律賓與緬甸都已戡定，南洋一帶已告廓清，祇有澳洲與印度還在英國壓迫之下，所以希望這兩地的民族趕早起來，自求解放，以脫離英國的羈絆，澳洲是澳洲人的澳洲，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決不能長此任憑英國的宰割，等到澳洲與印度都參加了大東亞共榮圈之後，亞洲的一切物資都非常充足，在軍事上，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那就是萬年不拔之基業，新秩序就可以完全建設了。

陳菩綠

自從大東亞戰爭勃發，日軍以破竹之勢，攻陷香港，馬尼刺，新加坡等地。最近更將菲律賓的科列西德爾島，和緬甸的曼德勒攻下，於是菲律賓與緬甸，也完全戡定。以上各地陷落，英美在東亞軍事根據地，可以說完全覆滅了。所餘只有印度和澳洲。印度與緬甸毗連，緬甸既經戡定，印度亦難再守，因爲印度沿岸軍事防禦非常薄弱，所以日軍可以隨時攻入，印度幅地遼闊，最好利用他的獨立運動，運用政治的手段，使他脫離英國的統制。這樣去辦，或者很容易成功，亦未可知。印度既經解放，則西南形成包圍形勢，輸血路絕，重慶或者就不成問題了。至於澳洲方面，日軍可以嚴密封鎖，使英美不能遙爲呼應，相信經過相當時期的圍攻，一定也必入於日軍的掌握。到了這個階段，對外完全取守勢，對內極力謀建設，東亞大局自然就安定了。

陳礎涵

現在菲律賓與緬甸既經全部戡定，大東亞戰爭可謂業已完成十之七八不能功虧一簣，爲徹底消滅英美太平洋之一切根據地，似應繼續猛進貫徹南進主義，須俟印度及澳洲取得後方可停戰使落沒之英美自行省悟甘行降服，屆時大東亞之新秩序自可永久確保，而立於不敗之地，共榮圈內各地民族精誠團結，互相輔助一切皆可自給自足，從此無求於人則世界和平可期而待聖戰之義意於此可見矣。

錢稻孫

戰事總須印澳恢復獨立，方成一段落。

吳祥鳳

對於這個問題，鄙人愧非軍事家，却沒有什麼見地。不過就大東亞共榮圈之形成來看，印度和澳洲的參加似屬必需。

楊蔭慶

非甸戡定後，大東亞戰爭之動向有二：一，肅清南洋各島，從事建設，以逸待勞，二，應盡力運用外交手段以連絡印澳各地民衆，俾逐漸達到東亞共榮圈之目的。

王石之

自去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友邦日本發揮其大無畏的精神與舉世無敵的威力，陸海空軍奮勇並進，連戰皆捷，有如疾風掃葉之勢。英美軍事據點的新加坡，菲律賓，緬甸等處。未及數月。均已次第陷落了。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在歷史上，造

成未有的紀錄。

友邦日本，此次不惜以全國的兵力和資財，來與英美相搏戰的原因，就是要建設東亞共榮圈，和建設世界的新秩序，所以東亞共榮圈，世界新秩序一日不能確立，這使命就一日不能完成，而大東亞戰爭，也就一日不能終止。爲要完成這種使命，一方應將英美的惡勢力，掃除於大東亞共榮圈以外，同時並應聯合德義等軸心國家，穩定世界的亂源。世界的亂源就是舊秩序，舊秩序不破壞，世界的新秩序，也就無從建設。本此而言，友邦要達到此項建設世界新秩序目的和生命，自非與軸心國家，舉其全力，來打倒破壞世界新秩序罪魁禍首的英美不可。現在友邦已將菲律賓威逼甸英美的軍事要地規定了，今後大東亞戰爭的動向，當以進兵川滇徹底撲滅蔣政權，以免後顧之憂；再將印度劃歸東亞共榮圈之內以鞏固東亞共榮圈的根據；然後與軸心國會師來擊滅英美，則大東亞共榮圈，世界新秩序的大業，將要燦爛於世界了。

鮑鑑清

菲律賓及緬甸既定後，大東亞新秩序即日完成，整個的世界新秩序也即日建設。

龐敦敏

全面和平，不久必可實現，以後便當傾全力以撲滅英美。

沈啓无

這問題似應屬於軍事家的觀察，恕不能妄意揣測。

柯政和

非島緬甸既定，大東亞戰將由勝利決定的局面，轉而爲建設的孟哥，當乃必然之事實。

三 華北教育人對大東亞戰爭應如何協力？

張心沛

這問題可以分兩方面說：現在是大東亞戰爭正在進展的時候，要將戰爭的意義向青年灌輸，使人人都可以明瞭民族解放的真諦，以便從事於協力。在另一方面，因爲大東亞戰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共榮圈，戰爭終了的時候就是建設開始的時期，那時候一切建設都需要人材，所以這時候就得預爲培植，使青年們將來都可以担負建設新東亞的責任。

陳菩緣

教育者直接負心理建設的責任，間接負物質建設的責任，從前說士爲四民之首，也就是說教育界人士爲一般民衆的先驅，社會的風俗習尚，以及一切民衆意識，都以教育界的動向爲轉移。所以大衆心理，能由教育者來建設或改造。又物質的供給，關係社會生計，社會生計的充裕與否，應當以物質文化程度的高低，爲其衡量的尺度，而物質文化的高低，則以教育者能否供給物質生產的技術爲歸依。大東亞戰爭，對於華北所要求的最低的條件，第一是華北民衆心理的再建設。具體來說，是一掃過去反日親美的心理，一變而爲親日反美的心理。第二是華北生產的自足自給，具體來說是增加生產不再仰給於其他地方物資的供給，安定人民生計，以圖治安的強化，所以華北教育者，對於大東亞戰爭協力，就應當負起這種責任。

方宗鰲

東亞共榮圈建設事業，已隨大東亞戰爭之勝利，日趨緊張，華北教育人，責任依據刷新之教育制度，廓清從來崇拜英美文化之思想，培養東亞固有之倫理觀念，遵循已定基本方針，共同發揚東方文化，而使東亞戰爭勝利確保，共榮圈興隆局勢蒸蒸日上，復應按照施步教驛，澈底實行以下各點：一，使學生精研學問，不尚空論，以在學所得之真實知識，負起建設責任。二，使學生品質堅毅，生活樸素，尚氣節，重廉恥。三，使學生行動規律化，講修禮儀，尊師力學。四，培植忠愛性德，發憤自強，寬厚謙遜，直學熱誠。五，鍛鍊身心，涵養精神，明朗闊達，有作有爲。

由是一般已受教育之青年，皆爲學優德備之可用人才，進而爲建設興亞事業之中堅份子，對於大東亞戰爭之供獻必多，此華北教育人對大東亞戰爭之協力。

張愷

從事教育者首應遵從政府所定之教育方針，糾正青年之謬誤思想，積極的使其協力於大東亞之解放戰，消極的使其個人之行動，至少於安定後方，有所裨益；另一方面，要造就多量關於現階段以至善後階段建設上之有用人材。

龐敦敏

造就多數有用之人才更是協力於戰爭，大學生大都很明瞭戰爭之意義所以我們大學教授不必每天向學生講關於戰爭之事，惟有使其努力於各該專門科學，即使他畢業的時候，戰爭業已終了，亦可以使黨建設新東亞之任，我們必須澈底覺悟將來建設東亞。

四 大東亞戰爭勃發後

華北在經濟上所佔之地位益形重要

今後應如何始能作到自給自足

地步？

黎世衡

華北經濟上所需要的一般物質，在昔日承平沒有戰事的時候，已感覺不能自給自足了，就以最重要食糧來說。我們若從彼時海關的入口統計上觀察，便可知仰給外來仰給的情況如何了。現在大東亞戰爭既經勃發，華北經濟當然更覺困難。要謀補救，惟有治標治本兩個方法。治標，是要強化運輸機構，使物資調劑得宜，周轉靈活；治本，則需要改良種子，擴大耕種的面積。此點和治安的關係最爲密切。今後要想華北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則負治安和建設的責任者，都要一致努力，才好。

張愷

本問題關係極重，非片言所能罄述，茲特撮其要點：除由政府利用統制物資，調劑盈虛，並一面輔佐民間生產事業外；尤應先行肅清地方，使人民安居樂業，努力耕植，倉廩豐盈，民食自可無虞；至於運輸機構，應力求靈敏，讓農村所出產的原料，可以源源供給都市工廠的應用，對於日常必需之品，才能够自給自足；同時爲獎勵生產起見，應使生產者有利可活，而一般游資亦得有活動之機會，則市面自可欣欣向榮矣。

龐敦敏

茲事體大，華北農學會承東亞文化協會之委託，現在正分組研究此問題，預定今年秋間可以得到初步的報告，目下恕不能即答。

五 現時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大缺點維何？先生有改良之意見乎？如何使之實行？

陳礎涵

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大缺點不僅現時溯自我國教育革新以來，自有清末葉以迄今日向無固定宗旨不無散漫之遺憾。嘗看以爲今後應由教育最高當局，召集多數教育專家依據政府國策之趨向統籌密計訂定高等教育之確切方針。尤應注意於初等中等及高等各級教育之聯繫關係使相互銜接，不致如今日之零落片斷施教者多爲個人之生計問題，而受教者亦概係日後之出路問題，完全失却教育本旨，斯可慨也。宗旨既定同時擬具逐漸施行之步趨上下同心戮力一致前進不十餘載即可大見功效。

陳菩緣

從來高等教育最大的缺點，是德智體三育，未能平衡發展，前臨時政府教育部，曾頒佈德育體育平均發展爲大學生調育方針。現在教育當局，對這一點正在努力推進。但事實上因爲種種關係，仍不免偏重於智育方面。茲爲補救起見，已經由教育總署組

織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總會，國立各學院分設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教育總署與各校院在緊密聯絡之下，指導學生的實際生活以種種的方式，使他們鍛鍊強健的體魄，修養高尚的人格，以期促進德育體育智育在同一水平線上發展。這種辦理如有成效，亦擬推行於國科以外的公私立專立以上的學校呢。

鮑鑑清 現時中國高等教育之最大缺點，就是設備太簡單，和肄業畢業各生缺少深刻研究的機會。

楊蔭慶

現時中國高級教育之最大缺點在祇知養才而不知用才。改良之法當先認定需要，然後培養專才以應付此需要，使畢業者不致失業，則人盡其才，位得其人，青年思想自能納入正軌。實行之法有二：一，由最高行政機關嚴格命令執行，二，高等教育須用專門人才辦理，換言之，應將現行之教育制度改為適合今日環境情形之一種教育制度。

李泰藜

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客氣的說，仍以北京為最好，但即以最好的北京論之，現在有最大缺點兩種：甲，教師中碩學通儒，不過佔十分之一二，勉能合格者，佔十分之三四，其餘半數，不能稱職。乙，科學設備方面痛感不足，科學不能如意的進步。

至於改良意見有二種：對甲的改良，其法如下：

子，提高教授講師薪俸，使能生活有餘，但資格方面，寧缺勿濫，務使人能盡職，財不虛用。

丑，如政府方面，不能增加經費，則學校方面，可少設班系，節餘費用，提高薪資。

對乙的改良，其法如下：

子，增加設備費。

丑，現在有時有錢，無地購買科學用品，須請與亞院轉請日本政府，對科學用品，盡量輸入中國，與以種種便利。

六 以目前中國大學教育情形而論，足資造就擔當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人才之責任否？如有不足，應如何改良之？

張心沛

自事變之後，中國大學教育完全陷於停頓，後來經過教育當局竭力設法整理，始成就現在的狀況，目前華北地區，只北京一地方，高等教育略復舊觀，以外各省因為經費所限一時竟無法着手恢復，就此情形而論，實不足以造就擔當復興中國及東亞人才之重任，為今之計，若從量的方面增加，事實上既不可能，自應該先從質的方面，加以整理，關於質的方面，現在有兩項最大缺點。一，是教員人才缺乏，二，是設備不足，欲圖補設第一項缺點，除儘量延聘日籍教員外，尚須要羅致在野遺賢，共同努力，以作有繼起的建設人才，第二項缺點，無非是因國家財力不足，以致學校各種設備，不能儘量的充實，將來國家財政寬裕時，倘能每年籌出一項的款，作為學校充實設備之用，經過幾年，自然有相當發展那時質既充實，再求量的發展，庶乎可以人才輩出以擔當復興的重任。

錢稻

此時從事大學者，自以培養擔當復興人才為第一義。顧人才非大學一方所能造成，還須基礎教育；而教育收效，不盡在制度，尤在乎人，一時感想所及，便為紛更，非獨無功，抑且遺害甚大。要在振作精神充實內容。

陳礎涵

以目前中國大學教育情況論，積弊甚多，自不足造就此項人才。其改良方法，自應根本解決，除前條所述可與本條並論外，對於復興中國及復興東亞之大旨重任，首應使青年澈底明瞭，使其思想轉向正確途徑則造就之收穫，自可事半功倍。

七 師範教育之特質維何？中國教育之缺點何在？應如何改善之？

黎世衡

師範教育的特質，是在乎傳播文化種子，爲一般教育之基本，所以要使教育普及，並逐漸提高，則非着重師範教育不可。中國教育制度，雖經多年不斷地改善，但迄今仍難免缺點。如專任師範畢業生爲學校師資一事，直到現在，政府尙沒有此類的明文規定。換言之，就是中國現在中小學教育，任何學校底畢業生都可以負責師資。此點對於教育的健全上，未免有極大的障礙。最近師範大學擬提案請教育當局向政府建議，除由師範學校出身者，得任中小學師資外，任何學校畢業學生，不能取得此項同等職位，此項建議如能見諸實行，於師範教育，實可收極大的效益。

祁森煥

師範教育，不論是普通的，或是高級的，一方面固應注重學術的究求，但他方面更應施以健全的訓練——這也是師範教育的精神所在。因爲師範學校所造就的師資，都担負着次一代國民培養的重担，此時如不能造就出完善的師資，便要在數十年後食他的惡果。所以應將教育的目標正確規定，同時更要培養有正確的認識，使其有從事教育的信念。舉例來說，今日友邦日本教育所以優良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師範教育的成功。在明治十八年時，文部大臣森有禮氏，對於師範教育的特質最有深切的見解，所以對於採用兵式體操，鍛鍊學生的氣風，養成學生忠君愛國的精神，使學生有循良，信愛威重的美德等，無不盡力從事。在日本師範教育的發展上，雖曾有不少改變，但始終以此作基礎莫之或渝。反過來再看中國的師範教育，社會上一般人多不明瞭他的重要，往往和普通學校一樣看待；甚至將中國古時尊師重道的精神，一概丟失，實是可惜。至於改善的方法，我以爲一方面要效法日師範教育的精神，一方面要恢復固有的師道尊嚴，務使師範學生都確有一種專業的志願成爲新國家的領導人物。至於師範生待遇的應當改善，師資選擇應當嚴格，以及設備應適宜環境，並使畢業生容易獲得出路等，那都是當局的責任，自能從長設法，無須再爲演說了。

八 在目前國立各大學中，中日文化交流之實績如何？尙有何應予改正之處乎？

張心沛

關於目前國立各大學中，中日文化交流的事蹟，略可分爲下列四項：一，聘請日籍教員，二，收容日本學生，三，選拔畢業學生，赴日留學，四，選派教員赴日見習，以上一三四項，可以說是日本文化之輸入，第二項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之輸出，就現在事實上情形而論，除第四項外，都有一種共同缺點，就是語言的隔閡，如第一項聘請日籍教員，來到各大學授課，而學生方面未見得全能暢通日語，如此就不免借重翻譯，而翻譯是否都能不失原意，則有問題了，況且展轉譯述，究不如直接聽講來得確實而有效，至於第二項，日本學生到了中國，並無特定學習中國語言的預備學校，以初到中國的日本學生，風俗習慣，全不十分瞭解，而就令他修習中國高尚的國學，未免有扞隔不通的毛病，此則於中國方面，也應做照日本的東亞預備學校，設立爲日本學生專修中國語文的學校；才能補救此種缺欠。再則聘請日籍教員一節，並希望日方採取在質不在量的方法，儘量推薦國內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則更能於日本文化之傳播，得到最大的效果。

錢稻孫

已有相當實績，其履在往昔亦不乏實績。

王石之

本校自二十七年五月復校後，校風較前嚴肅，藝術中心思想，已由西洋作風而漸轉於東方固有美術之恢復。且中日雙方美術聯合展覽之舉日多，實與中日文化交流前線裨益甚大。

李泰棻

在目前國立各大學中，中日文化交流之實績，已有顯著進步，尤其是科學方面，因各校聘請日本科學家至中國教授者頗多，故較六七年前，進步頗多，而尤以醫學農學兩方面為最著，文學院方面，除日文系外，史地各系，亦能作到交流之實，依此看來，能本此推行即好，無可改正之點。

龐敦敏

本大學日籍教授均十分熱心與中國學者合作，日本各種會開會時本大學常有學者前往參加，並常有特別講演，目前甚為圓滿，不感覺有改正之必要。

傅芸子

關於此點，我因為回國不久，對於國立各大學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這中日文化交流的實際，大學裡似乎應當特別注重中日文化交流史這樣的課程，並且應當作為必修科。一般學生既然有了這基礎的知識，明瞭中日兩國文化在古代的關係，對於未來兩國文化交流的形成，自然容易得有實際了。

九 在此大東亞共榮圈建立之期、華北知識階級所應積極擔負之責任維何？並應如何完成之？

陳礎淵

華北知識階級為民衆領導先知先覺職責重值此共榮圈建立期內，尤宜以被作則，樹之風聲，凡從前士大夫因循依賴及不能振作之積習，皆當祛除務盡其他不良習慣，亦宜自肅自戒示民模楷觀聽所係上行下效移風易俗指日可期，大東亞建設完成實利賴之。

楊蔭慶

在此時期，華北知識階級所應積極擔負之責任有二：甲，在物質方面，應廣延專門人才從事各種事業之建設，乙，在精神方面，應當力求修己盡責並放大眼光為東亞全體樹立百年之大計。並應集中思想從事於舊道德之發揚以完成之。

十 以閣下意見，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合作，最具體最切要目前即應出全力以赴者究為何事？並應如何進行？

張心沛

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合作，從歷史上看起來，已有相當的成績。雖然在各個時期方式不盡相同，趨向亦不一致，但於彼此大有裨益，乃是不容置疑的。正因為中日兩國的文化在其本質上有其相異的根本特徵，所以可以交流。又因為在其目標上有其共同的共通理念，所以可以合作，所謂相異的根本特徵是什麼？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我以為日本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先生所指摘的幾點簡明扼要，極中肯綮，在這裏恕不轉述。至於相同的共通理念，不外乎新東方文化的創造。所謂新東方文化應該是怎樣一種姿態，在目前雖不敢斷言，大約說起來，或者總是以東方固有的文化為基調，而將西方文化中有價值而適合於我東方民族生活的若干要素，撈取過來而消化融合之。在這一點上日本方面已有近百年的努力，並已得相當的收穫，而在我國目標雖也大體相同，但是因為方針未能確立，努力的程度又還

不夠，到現在就不免自慚落後。所以目前最爲切要而應出全力以赴者就是一方面要保持對於本國固有文化的信念，同時要極力提倡爲我民族比較缺乏的科學精神。必須將此點做到，才能與日本在文化上合作，共同向着創造新東方文化的大道前進，而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這一層，我以爲在我們還應當格外努力，因爲日本方面所知道關於我國的東西比我們所知道關於日本的东西多而且確，我們應該努力去認識日本的文化，這是非常切要的。

至於對於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合作這個目標應該如何進行，問題相當複雜，方法可以有種種，步驟也可以有好幾層，我以爲最要緊的條件就是虛心坦蕩，倘能具備這個條件，我想其他的細微。皆是不成問題的。

陳礎涵

首先應出全力以謀者自應以兩國語言文字之交通達爲前題蓋兩國之提携互助，實爲全體人民之職責，在其初期，固然僅能期待於文教人員之倡導努力，迨兩國言語彼此推廣，至能互相直接了然之程度，雙方國民之思想情感，自然治爲一爐則兩國一切一切交流合作預期效果之收獲，可立而待，豈僅文化交流一項已哉。

陳菩緣

兩國文化的交流，首先要互相學習語言文字，本來語言文字的學習，算不了文化的交流。然而語言文字確是文化交流的工具，試看任何一位學者，至少須通外國文，日本研究中國精神文化的學者，對於中國語言，雖不見得十分流暢，然而對於中國文字的確都有深刻的理解。現在日本語文學校，遍設於中國都市，洵爲可喜，但是並不要專注重於養成低級的翻譯，應當着意於養成將來能以研究高級文化的人材。第二點現在的東亞文化協議會網羅中日兩國的學者名流，每年舉行兩次會議，議決了不少的重要問題，甚屬可慶。但是該會只不過是一個企劃機關，本人甚盼再進一步，在中日兩國選擇適宜地點，創設大規模的文化研究所，或科學研究所等等實際的研究機關以供中日兩國學者進行各種文化的研究。第三點，中日兩國現在沒有共同發表專門科學或文藝論文的刊物，殊爲遺憾，關於此點，甚盼文化協議會，加以充分的考慮，刊物的性質，應當以專門爲原則，內容要單純嚴格，以維持刊物的價值。

張愷

本人認爲中日文化交流，目前最爲具體而切要者，莫過於發揚東方道德，所謂重人格，鄙功利。應由領袖人物，實踐躬行，以期上行下效，翕然成風。同時利用兩國間人文領袖，負起溝通文化之責任，以友邦之所长，補自己之短，廣爲宣傳，成效立見。

十一 對於振興華北文藝界之見解維何？

沈啓元

這個問題，一時似頗難答覆，過去亦曾有人努力於此項工作，如華北文藝協會之類，然而結果似仍是沉悶，我想，這倒並不是文藝界的不景氣，也不是文化人不能通力合作，恐怕還是實際問題。如今所謂文藝的範圍實在太狹了，如果把文藝活動的範圍放得廣汎一點，使它不至於因爲壓縮而單調枯稿下去，再能得到相當人才，好好培養光大之，則振興或亦非難事。

傅芸子

事變後華北文藝界，也會一度落寞，自從「朔風」，「中國文藝」刊行之後，漸漸又有活潑的狀態。關於振興的方法，我想一方面最好還是由中國文藝這些雜誌協力來多登新人的作品，以資獎勵而收振興的效果。

柯政和

對於振興華北文藝界，鄙意以爲政府方面應多撥專門款，獎勵此項人才，補助各種出版物，報界尤應特別鼓吹，造成此種空氣，使華北文藝復興之熱情再度洋溢，文藝界自見振興。

十二 先生赴滿所獲觀感如何？

周作人

本人此次隨汪主席訪滿，於本月三日，先到大連等候，至汪主席一行飛到後，於七日一同乘火車至新京，在新京只停留二日，十日公務完畢後，即返大連，次日再乘飛機至南京，大連，新京，兩地皆係初到，印象甚為新鮮，惟因公務忙碌，無暇詳察，但就經過所見，新京建設成績甚佳，少年青年皆有訓練，到處見有新的氣象，在新京第二日，因得汪主席特別允許，可以不參加國務院訪問，乃與宣傳部長往看建國大學，集合同內各民族優秀青年，施以同樣的嚴格教育，養成剛健樸實的風氣，不但將來可為坦當國事之用，即此用以協和民族，亦有很大的意義，鄙意該大學目的，專為養成官吏人材，今始知其更有深意，正是百聞不如一見也，原擬俟公務完畢，再往北滿旅行，至少亦當一到寧古塔，憑弔那突喜，吳兆騫等之遺迹，惟因須往南京，遂匆匆南下，致原定計劃，未能實現，深覺可惜，但大連旅順二處，此次得以遊覽一次，重要名勝，均已到過，則甚可喜之事也。

十三 閣下新自日本歸來有何寶貴意見願特別奉告華北知識階級！

錢稻孫

正當之普及教育為一緊要此次在東京目擊「空襲」時市民之秩序與精神，非僅體訓練之功，實基礎在國民教育之普及，東亞文化一鼎足，亟須培植健全。

黎世衡

此次本人在日本居留的日子不多，大概觀察他們社會的普遍情形，雖在作戰期間，而一般人的生活相當安定，物價也頗低廉，社會事業，都非常緊張而有秩序，這可以說是教育的功效。我在這短短的期間，參觀小學以至大學各一處回想我在二十年大震地以前時觀察的，與現在所觀察的各學校的建築設備等大不相同了。差不多中小學校的設備，真有中國專門以上學校所不及的地方。由此可見彼邦政府對於教育的重視了。尤其感覺到令人興奮的，即不論小學以至大學，對於體育的提倡，是不遺餘力的。舉凡日本各種舊有的如「柔道」，「劍術」等，固應有盡有，此外尤側重施以團體的訓練。這樣，不但能使一般國民體格向上，而國民精神的統一，以及生活上之有紀律有秩序，大半都是造因於此，現在為中國辦教育者設想，無論中小學以及大學，對於學生的體育，如再不知特別注重，設法補救，實是國家的一大損失，我們要知道近代講求人口論的，不但要人口多，而且要健全。所以現在多數國家，都定有優生法的法令。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一件事的。

十四 目前民主主義政治已趨沒落，全體主義將成爲今後政治上最高指導原理，先生對此有何意見？

方宗鏊

全體主義以民衆國家，推及全人類之利益為前提。近之可使政權健強集中，上下精神團結，中心信仰一致內外指揮統一，士氣百折不回。遠之，可使世界和平永保，人類幸福增進。較之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極端發達之國家，其人民之自私自利，精神鬆懈，利弊昭然若揭。全體主義將為政治上最高指導原理，自無疑義。

郝森煥

在從前政治上所標榜的民族主義，現已趨於沒落，而所謂全體主義，業取其地位而代之了。全體主義是倡始於德國。這種主義，可以說是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一切的指導原理。我對於這個問題，曾從教育方面寫過一篇文章，題自是「全體主義的

「教育理論」已在中華民國教育總會出版的教育學報上發表，詳為介紹。現在仍從教育方面來說，就是德國和日本的教育，都依照他們自己的國情而實施，換言之，就是德國的全體主義教育，是根據他的國情而有具體的內容，日本的全體主義教育，是根據他固有的建國精神而有具體的內容，所以他們兩國的教育，都教有顯著的成功，中國過去的教育，受美國教育思潮的影響，竟把原有的傳統精神泯滅無餘，因而一切設施不能盡合乎國情和需要，這不能不說是最大的流弊，至於現在的中國教育，我以為也應向全體主義的途程邁進，還要以中國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主張為基礎，方不至再蹈從前的覆轍。

沈啓无

如果這一國的國民，始終沒有整個的國家思想，則民主主義適足以養成自私自利，全體主義也不過造成奴才，犧牲個人的一切利害觀念，發揮大無畏的精神，全國民堅苦一致行動，這種全體主義是可貴的，中國吃德謨克拉西的虧很大，種種矛盾不健康的事，令人痛心疾首，德意志之多難與邦，未始不可以借鏡，但只是皮相的玩弄名詞，反正毫無是處。

楊蔭慶

此為趨勢所造成，敵人無異議。

十五 中國婦女教育之缺點維何？今後婦女教育之重點何在？

黎世衡

中國女子教育，許多年來，雖不能說全部模倣歐美，至少有一部份尚歐化，結果，對於中國家庭，有的組織，和社會的需要，全不適合，此後關於女子教育，固不能不採人之長，補己之短，但也不能不注意國情，以及社會的環境，女子是家庭組織的中堅份子，中國家不和學校教育方針互相呼應，絕不能收良好的效果，譬如女子服務社會，那幾種職務可使女子擔任，那幾種事業以女子工作為宜，甚至較男子效力偉大等等，都應有詳細的調查，以供教育者的參考，如此，教育才有確定的方針，才能設法補救，不然，若僅知致力於女子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而庭組織的實況，若不能和社會與固有文化環境相融洽，則教育效率只有等於零罷了。

祁森煥

中國女子教育，在古代就已注重「婦學」，如所講求的德、容、言、工等，都是切乎女子本身需要的學問。清儒章學誠先生有「古之婦學、略亞丈夫」的話，可見我國古時對於女子教育的重視了。漢時女子教育雖稍改易，也還注重經史等實在學問，及至唐宋以後，女子教育漸趨向於文章詞賦等，幾成了女子的一種裝飾品，不但不切實用，反往往以纖佻輕薄之詞為大節之累，因而遂有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激憤語，這實在失去了中國本來女子教育的精神。降及近代施行新教育後，於是又竭力提倡女子教育，廣設女子學校，並祈求和男子教育立於同等的地位，但只重表面，不求實際，而一般人對於女子教育仍不免受舊說的束縛以學校做她們的標榜門面，她們既將在家庭應盡的職務完全忽略，在學術上也不能有多大的貢獻，這可說是最大的缺陷，今後女子教育的重點，一方面，根據原有婦女的美德，使她們知道所處的地位，務期能完成女性應盡的天職，一方面要養成此種持家的知識和技能等。如此，女子教育方不至落於空虛。

王石之

中國婦女教育之缺點：一，不普及。二，缺乏體育上之鍛鍊。三，缺乏家庭常識及藝術觀念。

沈啓无

中國婦運的缺點：
一，新的模仿西洋，但學得許多皮毛生活，養成消費習氣，弄得婦女自身地位降落。
二，舊的缺乏知識，思於守舊，不能適應新環境。

婦女教育須重新由根本補救起：

一，發揮偉大的母性教育，教育必須普及，男女教育機會平等，因為女子要有教育比男子更重要，一國國民之不健全皆由於母教之不健全故。

二，教育重心須確重在女子責任，新精神與舊美德同樣的重要。

十六 對於歐戰前途的觀察如何？

李泰棻

我對於歐戰前途的觀察，分兩方面，並且只說今年的動向。

(甲) 樞軸國方面，或攻俄，或攻英，必走一途，攻俄即依舊戰線而前進，以過俄都爲止境，若攻英，則非對其本土，乃攻非洲，路線有二。

(子) 借法國西北非殖民地(即魏爾舊駐之地)進攻埃及。

(丑) 由土耳其越西亞過紅海，攻埃及，並斷英本土與印度之聯絡。

(乙) 英美俄方面企圖在歐洲建一新戰線，此爲蘇俄的要求，如成新戰線，則可以緩德之攻俄，此新戰線地點，我想不在法國西部，亦不在的歐，約在巴爾幹之南端一帶，但能成立否，不敢定也。

方宗熬

鮑鑑清

戰爭不專恃利器厚兵，而重在士氣人心，此次大東亞戰爭，已迭有其體事實證明。將來歐戰勝敗之分，亦可於此卜之。再歐戰結局所在，是爲全體主義與民主政治之戰，此爲世人所公認。故其前途，亦視人心對於主義之向背而定。

十七 中國科學落後應如何推進中國科學化運動？

方宗熬

在今日之中國，若謀推進科學化運動，首應使學校教育全部科學化，無論對於學科之講授，言行之訓練，生活之指導等等，皆應採用科學方法入手，使在學期間，已養成科學化精神，以此爲推進科學化運動之基本人才，而後推及練兵，施政，工，振商各方面，莫不納入科學化，成績必燦爛可觀。然其根本原則，充應取法於文明先進國家，凡其成效已著，規模超卓者，皆予選擇採用。設施既有所本，尤求符合國情，是以推進中國科學化運動，必可事半功倍。

張愷

中國科學落後，爲不可掩之事實，社會般人士，對於科學，尙無認識，自不能理解科學之重要，當然難求科學之發展。爲今之計宜多設立研究科學機關，由科學界知名之士，主持其事。對於一切進行計劃，政府盡量協助，俾易見諸實施。同時應由教育當局，側重科學教育，以期養成多量科學人才，分發各建設機關任用，如此，則科學功效，定可普及於社會。

龐敦敏

中國科學人才甚多，差不多每一種科學必有一二出類拔萃稱得起世界者的，這決非鄙人隨口亂誇確有事實可以證明。可是爲數究嫌不夠而尤嫌未能普及，故與其說科學落後毋寧說常識不足，最差的是中學生的科學程度，欲矯此病，首在獎勵出版，科學家未

必皆是富翁，並且貧士居多，他有了著作，他不能自己花錢印刷，從前的出版業如商務中華，大多用壟斷手段，欺壓貧士，所以中國科學書籍既少，而適合於流離常識與一般民衆的科學雜誌尤少，推進科學化運動，必須從獎勵出版着手，方能收效。

鮑鑑清

推進中國科學化運動，辦法甚多，就其切實易行的略舉如下：

廣為傳播。

- (一) 學校方面，對於實科，特別注意實驗；
- (二) 社會方面，多設博物館植物園；
- (三) 編印通俗的科學讀物和畫報等，

十八 中日文化交流之首要辦法當在溝通語言先生對此有何高見賜教？

傅芸子

的。

中日文化交流的首要辦法，確乎當在溝通語言，歷來中等以上學校，大概都是偏重英語，實在說，在大東亞戰爭發生以前，就早應當側直接得到日本的正確的認識，我想普通人也應當獎勵他們學些日常應用的會話，這在兩國人情感上的融協，也是很重要的。

柯政和

對於中日文化交流，首要當在語言溝通一點，可謂毫無疑義。人與人之瞭解，沒有再較依賴語言，直接傳達思想為更有效力，而互相瞭解又為中日欲謀合作，文化欲謀交流之切要前提。故語言溝通，確甚重要。現時中學以上學校，均加授日語課程，與日本現時各級學校加授華語，同為可喜現象，願繼續努力才好。

鮑鑑清

意見極是！倘能語言互通，則彼此往還密切，情感融洽，自可於無形中得到文化交流的實效。

(完)

前清太醫院醫藥方秘

失眠聖藥

平補鎮心丹

治主

夜不眠 神經衰弱 氣血兩虧 心驚肉跳 思慮過度 夜多夢 耳鳴頭暈 驚悸不安 每盒六角 料加元

專門腎病

古庵心腎丸

治主

元氣虛損 腎虧腎寄 陽萎早洩 遺精盜汗 半身麻木 婦女陰虛 每盒三元

默中實藥社

北京 隆福寺街六十二號

北廟西路

電話北局〇三五五

請讀 **新進月刊!**

特色

內容充雄 裝璜活潑

理論精確 取費低廉

定價：每期五角

定閱：另有優待

地址：北京宣外老牆根十七號



詩歌

未落

岳俞

不願看昏烟蒼茫
 遠天飛啼着烏鴉
 殘陽消斂了微光
 哀柳婆娑處
 隱約着病月面頰

輕烟裡舞着蝴蝶
 那落魄黑暗影子
 夜空忽滑過流星
 廣寒園閣裡
 有誰吟季節之思

那邊叢林幽暗處
 有太古遺留殘墓

散友

旅店及其他

一 旅店

林栖

從一家旅店門前走過。寒冷的早晨，而且天空是陰沈的。聽得見一兩聲烏鴉叫。道路的年人走在這地方，正如走在別處一樣，對那旅店是完完漠然的。那兩扇黑色的門關閉着，門外的石階失去了光輝，高高低低的幾排窗格也是暗淡的，覆蔽着塵土。裡面的窗帶有的低垂着，有的拉開了，似乎仍有一些客人住在裏面，却總沒有一點聲音。人盼着那些窗戶有幾個會軋軋地開開，或者有人走下石階。旅店前的孤獨的老樹也靜默着。它頂上的細密的空枝守着高處的屋角。那兒的一個窗子像是懶得更緊，可從那裡面，有一些舊日的氣息輕輕地流溢了來出。……

許多年前前，就在那個窗子裡面，寄寓着一個少年人。說是厭煩他從前的住處的喧囂才遷移到這旅店裡來的。說是生着病，想在冬季裡靜養一下。把一個旅店做爲養病的處所，也許是少年人的許多狂想之一的結論。最先他住在樓下的一間屋裏，四隣是些他無心注意的人物，而他們的放縱的談笑和沈重的脚步總是從白天繼續到晚上，又從夜間繼續到早晨，不顧旅店主人懸掛起來的木牌，上面寫着請安靜等等的字句。好久之後他才搬到樓上的一角，窗子叢枝和冬天的陽光，團團的聲音也沈寂下去

暮碑依稀渺茫
揪拍常蕭蕭
似幽靈暢談心腹

鐵蹄踏踐着黃沙
誰忍聽聲聲驚鳴
濃雲掩遮住天心
秋雨乃綿綿
冥冥中動蕩現形

天心月更加蒼白
牆頭輕溜着風响
燕衣侵透了寒涼
擁錦衾獸坐
怕再入甜夢夢鄉

夜鳥長啼過寥空
巡夜人力敵更拆
屋角噤噤着鼠語
看紅燭淚珠
怎遣這難堪末落

寄離人

那時候厭聽蟬鳴
細雨更喜誘人離情
恐相思易惹
我願乘風隱入雲中

前人

中國文藝詩歌

了，每天他很早地起來，站在樓廊上。近處有一個小學校和一個禮拜堂。他常常守望着孩子們斷斷續續地跳躍着走進那個有欄杆的門，總日那聲早，毫沒有怕冷的樣子，他也因之分得一些愉快。有時候天還沒有亮那禮拜堂的大鐘便噹噹地響起來，嚴肅而又柔和，而且不久他就聽見遙遠的歌唱的聲響了。他的心思這樣地漸漸安貼了下來。有一個夜間他出去走了很遠的路，買了一些零散的紙頁，到晚上便低着頭作一些奇特的記錄，直到夜深。最熱鬧的時候是他的一個親近的朋友來找他那幾天，他們唱歌，談線長的話，朗誦一些古老生僻的書籍。然後，朋友走了，他想念着另一個人，夜間不再寫他的心思，只在樓廊上望着星星和遠方的天空，眼尖疲倦了的時候才轉向牆上的老樹枝柯的影子。他幻想着那個人怎樣輕輕地走來，怎樣一起在那地方指點天上的星光。他告訴旅店的守門人拒絕一切來訪他的客人。但是冬天過去了，旅店一天比一天寂寞，永遠沒有人去敲他的門。……

然後，少年人便不見了。年月流動着，帶着幾陣風，幾場雨雪。旅店仍然在那兒，老樹仍然在那兒，却都有些發老了，行人們似乎是從遠方來的，沒有關於它們的記憶。許多年後，旅店會頹圮下去，只餘下老樹的枯枝，也沒有人從這地方走過。

二 河水

自己走在一條長長的河岸上，像從一個迷離的夢中醒來，又像是一個疲倦的旅客從千山萬水中間回來。但這條河是完全熟悉的，如同我們每天相見一樣。河水兩旁的房屋仍然靜靜地站立着。它們的容顏和年齡，以及我會去過的幾家院裡的星象，也漸漸地留在腦中。一切都沒有變化。在河看來，這樣散步着的我自己也必然有它所認識的神色吧。岸上的成行的柳樹已經生了長芽，河水透出淺淡的顏色來。鷓鴣叫。道路一時比一時陰溼，因而我的腳步更加遲緩。連這些都不是生疏的，只是別後重逢了。我無論低着頭或望着遠處都有一種夢寐的安寧之感。但對面有幾個行人輕輕走過來。年青的行人，說着不斷的愉快的話。我幾乎覺得認識他們，想和他們微笑點頭。我終於沒有微笑。他們微笑了，而且走遠了。他們是十幾歲的孩子。在我記憶中的孩子們若再回來會是甚麼樣子了呢使我想不出來。我忽然覺到季節和河水是完全淡漠的不肯回答我的問詢。我又看見遠處有一些人正在建築一所新的房舍。……

「無意義的時間呀，你做的是甚麼事呢？」這樣默默地念誦着，我從河岸上退回寄居的庭院旅店及其他

細數着凋殘日子

我想阻止思想奔馳

深葬去褪色記憶

但，白玉墓碑不耐侵蝕

「綠蔭下我珍惜花朵

舊時春風送來的

我仰頭看見淡然秋月

花朵乃零落了……」

窗外更拆尚未催去長夜

尋夢人滴下淚珠了

藍天裏浮動白雲

無聲地我悄奏着心之琴

隨緩行清風飄去——

我底心靈之歌

伴着聲之默祝

敬致遙遠離人

與耕心暢遊之殘夢尚未盡泯，忽獲遠

來一封書，讀後闐然中成。

「無言」

陳萃棻

大踏步去尋求一點安靜，

而最安靜的時刻是在水邊，

裏來。有人攀在樹上鋸主人認為多餘的枝柯，嘶嘶的聲音代替了啄木鳥的喙聲，而那些已經有了新葉子的樹枝不禁落在地上。然後，那個人拾起來它們帶走了。它們不久會乾枯起來，如同沒有生芽時候一樣，或者在乾枯以前就被投入火爐裡去。在被鋸的榆樹旁從前有一株山桃，是離我的窗子最近的在早春有花可開的樹，年年守着一定的日期。現在却完全沒有了。那地方並不顯得缺少一些甚麼，如果說它存留在人的記憶裏不如說存在蜂的記憶裏吧。再等幾天那些有淡紫色在柔的野草就要從土中生長出來，鋪散在地上，令人無法確定桃根的位置了。我又去探望了遠處的果樹的海棠和梨的神態都依舊，其中的一株却沒有生芽。如果它疲倦了，休息一二年也是好的。如果它永遠不再隨着季變化，只要不被人除去，到冬天不仍然是一株可喜的樹麼。我好常常望着它那淡黑色多紋的空枝，等遠方的人回來。那時候他必對我講說許多年的豐富的經歷，我必對他講說我的最艱苦最平凡的故事，然後，若恰巧是春天，我們看着這兒的海棠花朵和久枯的梨樹，必有長久的沈默。

三 庭院

去訪問一個友人。門閉着，我推一推，便應手而開了。院裏寂靜得很，聽得見自己的腳步。又去敲那個屋門，沒有回答。門也沒有上鎖。我輕輕地走了進去，深深的沈默告訴我主人不在家。但他的書桌上臥着一隻貓，像是睡了好久了。我從書架上拿了一本書翻閱起來，似乎看不見裏面的字跡，因為我的思想像着自己成了書齋的主人，有了一種異樣的隻然之感。然而那貓忽然睜開眼睛，注視着我，然後露出愉快柔和的光輝，幾乎作出一個微笑來。我即刻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冒昧的客人，便又輕輕地退出來，貓仍然沒有動轉。在院裡聽見風響和落葉擊地的沈重的聲音，我像是剛剛看出來友人的庭院寬闊而又幽深。庭院的一角竚立着一株極其高大的白楊，繁密的枝柯遮蔽了樹幹，負載着幾個鳥巢。落下的葉子毫沒有凋殘之狀。漢院鋪着參差錯雜的磚石，都是沒有塵垢的，只有野草早已在隙縫中生長了起來。我在那兒徘徊着，不忍離開，雖然已經臨近了黃昏。……

上面所寫的不過是一個昨夜的夢。六七十十年前，有一個好寫文章的人每夜作夢，而且夢都是連續着的，讓他無法分別他的兩個世界的生活的真假。他覺得疲倦之至，終於去找一個醫生，服了許多藥，那個長長的夢便永遠斷絕了。我却憂慮着我的夢今夜不能繼續，也願意去找一個醫生。

當遊椅作爲我的行舟的時候，
我不再傾慕蜜舫之家了。

無言並非絕對的沉默；
欲存留一個偉大的平衡。

待隨的新月，黃昏夜晚的領域，
有意去喚得那白蓬小船的青味，
而那領港的孩子不來。

孤立的桅杆——
啊！孤立的希望。

水中減少一盞燈了，
微微的寒禁不儘命我小心腳下；
無聲的小船恰構成一朵九月的雛菊，
我的腳步遂完全傳給老街的影子。
「夢裡的鈴聲」

一顆最亮的星子，
露在東邊的屋瓦上，
馬車的鈴兒叮噠，
鞭鞭的車輪，
馬蹄踏碎了半圓的響，
有人歸來了嗎？
從遠方。

貓兒不要再凝望，
又何須悵惜這裏的主人，

風

窗外張猖的風，又嗚嗚的吹起了。如一隻由遠方歸來的，滿底沙礫的破鞋，踏浪無力，用着毫不均衡的力量，踏在我神經上，使我頭漲，心慌，混身一陣不自在的麻木。而風，依然的席捲屋頂，窗棧上，擊打在玻璃上，或爲枝老幹阻過，怒氣百倍的，吼着，叫着。世界上的一切聲調都可引起人們的聯覺，但我意會到這風狂，只能使人作我的殞滅，悄悄的依俯在沙發或牀上，慢慢輕輕的，繼續那如危喘的呼吸。

設若人們的生命，是一葉孤舟，飄蕩在這荒無涯際的人海知識與經驗是你們的南針和舵盤，但我怎樣使一個齒齧的軀殼和由無數靈魂組成的茫茫大海，發生一種關聯呢？自我們對人生發出第一次的泣涕，已成爲幾十年掙扎中的一員，再以這一切去應付人生，但；當你咀嚼出這歷程中所據有的滋味時，無疑的，你已接近暮年，待再皆曠時時，晚了又完了。唉，不要把生命解釋得太悲觀吧，且把年輕人的生命估爲一隻摧燦的新船，是葉兒梭，是魚兒艇皆好，他們自自然然的刻向有黎明出現的地方，他們而無極的珍貴的希望。

近日常，我的思維飄渺得厲害，對於事務的評採上，頗易流於荒涼；但對於處身的警喻，又時時顯於蕭淡一途。大把的光陰，來去無聲，偶一回顧無怪感觸萬端，夜晚牀上不寐，計算日來多少動心過程，不知是喜悅，抑或憂鬱。而當我發現二十年來使我永備不安的弱點是什麼，我是如何的不敢向人們作一度剖心的伸述；那只是常慣再度弱手繪畫杳杳未來，又常把歷歷在目的過去演深上一層慘淡的顏色，我生活在明天與昨天之中，而去失了唯一的把持「今日」的能力。於是我悄然泣下了，當我疲乏的眼光由冊頁間轉到窗交，那是個動人的黃昏，寒鴉落日，金子的顏色，金子的時間，不可留的瞬息而長逝，說夜已來，遠方教堂深沈的鐘聲他隨夜氣而起，一度轉變之間我彷彿經歷多少歲月，已老大不堪喻了，而事實上，我却俯在桌上，作空漠回憶的悲感。

我是篤信天命的，一隻船的湧出港口，難道不作一次預先的測度嗎需要的是東南風，或西北

你的眸子日夜十二變！
可是你不會聽說——有
白雲飄進窗裡來談心圖土。
夫復何言！

樹影東斜了
凝成這如雲的幻想。

雲車及其他

聞青

(一) 雲車

螢火鸚鵡在青燈
又是風呀風呀的日子
我擁被睡了疎雨夜
如在初冬
雨中的幸福乃沒有了風
青天在你的名字上
花開羣星如笑
隔日夕陽紅在
白馬跑過的林蔭道上

(二) 雨的喜悅

暮春花開在風裏

風，但，那殊不以個人之心為轉移，如果真的生命便是舟兒，那麼一陣風；一陣暴厲的狂風，一陣和煦的小風，不啻左右人們的冥冥中一隻手了，我解它作「命運」。那是極是忽極難測極不顯個個人的屬於天然之計的東西，得失利害不足道，於命運中任取一己之幾絲的誰能預料自己的呢，我想起風，我想起窗外已有風聲嗚嗚四起了。

冬夜圍坐爐邊，和朋友談起地北天南，說說風土異趣說說各人皆據有怎樣不同的稚年，而夜深了一盞燈光；添增無限懷觸，且因奈不住這漫長靜夜，哈吸連起。我問：

「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你認為，——不，你喜歡那種時令？」

「其實這很難說，北方冬天太冷，北風刺人，至然會把這份惜愛移到春天。」

「你說是人免不了希望。」

「說若你是盼歸游子，希望就是你的駿馬。」

「你以為希望可靠嗎？」

「那是一朵未開的花的。」

「你不能知道它的顏色，是紅，是白，是藍，是黃？」

「而這顏色又常和希望相反。」

「唉，別說了。你聽，窗外風響了。」

於是我們相默時，無一語，儼然能品聆曲樂的知音，悄悄的聽着風。到這時，大概人人盡失了對未來描畫的那一分能力；只有風，依然如龍似虎的遠遠咆哮着來，在每家的屋頂上逡巡着，且以戀戀不捨的心情，隨伴無數枯枝蒼幹奏出別歌。也讓我來揚讀一句風是偉大的嗎？試想它怎樣浩蕩由幾千里外跋涉到這裏，永遠不改它那一派大氣的磅礴。現在最好把「風」比作忿恨填胸的蓋世英雄，任他一再獅吼，也不不復當年的氣概風雲了。長恨莫過於失去自己，而在失意的漩渦裡浮時，到時真成了一籌莫展，空餘悲切了設想阻前的茫蕩大水是烏江，無邊無際流永因風澎湃，我們頂天擎國的英雄，抱着一腔光復社稷的希望，像隻鷹隼似的疾疾飛來，天蒼蒼，野茫茫，乳白如霧的大水，是今生的答案嗎，我們的英雄不會落淚，但終也免不了向天揚首作一次最後囁嚅。這種種景况非我們的想像所能地的，一霎之間什麼全化作輕烟了，只有風，不惋惜，不傷悼，常遠的邁着步履，馬做的去繼續它千僑里的壯征。

波浪起伏在心裡
想像腰懸一支劍
要破萬里浪罷

揚手看
作了

遙指隔窗過空的白雲
莫問前程啊

烏鴉噪晚歸
也不是黃昏
雨的喜悅上
人生不知苦的

(三) 生之小唱

不睡的下午
門開滿房新綠
鷓鴣真

鏡照眼紅
淚落在淚裡

不願黃昏
人睡在黃昏風的家裡
乃有一個妳

(四) 霧晨

濃霧裏
街頭留幾盞燈
一個，兩個，三個紅火球
高樹凌空

而春風月夜，也自有其旖旎風光的。到那時，微風蕩漾如軟手，不再剛勁刻人，長空無涯明月一輪，任你划一隻舟船，讓水風送你到河中央，去享受隨波取月之樂，大概就會想到「何處春江無月明」的一句詩哩。只要有風給你拍着節奏，但凡萬般皆上品了，也可以想想，銀月照桃林花瓣也會爲你和情人第一次偷吻而羞紅，其實放肆去作一切男女之間應有的調情舉止便好，且先別叨叨對她施上慰視的殷勤，我說你們沈默擁抱一會兒吧，不用多說一句話，風自會給你們遮障與恩典的，地要無意中吹落一朵桃花兒，到地的細髮上你的手上，你不妨說，

「愛這是青春呵。」

她乃感傷她的年齡而鴻咽，那你可以再比說；「流光雖是像陣無情的風把妳青春吹落，但別忙了我是斂花人呵，我終會維護妳終生到白頭的。愛情不是說，當她把整個的生命和靈魂交付給你，你快樂嗎？你量過兩肩的微力嗎故而說有時風也會令以惆悵的，則多半在大夢才醒之後，因酣醉時的你早落在東風的細波湖洞中了。

有時人的聯想多與奧妙無端，當我的思想往過去的深淵旅行時，我想到碧雲天，黃葉地，有北雁向兩翅飛的西風。春風如美酒，則秋風可稱作冷淚了枯葉捲地擊窗，我想四士的風，或今年與去年前的風比較永遠是無懸殊的，只有季節在改變日子在輪換，人在衰老。玄想易水風寒，白衣壯士預先替自己唱起風蕭蕭的悲歌，這在聽者不得不聲淚俱下了。「壯，一去兮不復還，」事實上白狗蒼雲，豈不同一道理可証。

「風」是自然中的一個點綴，就如女人鬢角上一朵花。風聲鶴唳是描敘一種夷險情況，是的，「風」有時會讓人不寒而慄，當你獨在異鄉逆旅，也許那是一個小客店，一隻臘燭，昏昏的搖照着，你憂煩而不能入夢，牀頭輾轉，而夜已很靜了，除去隔壁的鼾聲，還有驕馳地上的鼠子咪咪叫着，你定能想到比死更可怖的陰慘地獄，紙窗挽留住風的呼唔，一到那時大概充滿腦中的冲霄壯志，早化作烟霧了，唯希望此次闔眼一睡永不醒。

夏天的夜風涼爽，我最恨春剛來時北地漫天的黃沙，看它那種毫不顧忌態度儼然要吞滅宇宙。再有我對海風的剛克也有長敬，我愛那豪勇氣派，可不是真的想乘風歸去哩。

(三十一年六月七日)

直生枯枝像一把掃帚
疑是誰用牠掃一下灰空
爲西牆添一點日紅

(五) 梅雨

夜之大海上的一支燈美
痴情水手的生命
「我不願意聽」
春雷醒了細雨催行
妳出入過的朱門下
前後風風雨雨

過堂風流刺骨渡了黃昏
傷心拭不去鞋面雨跡
上床聽門外默默簾水如訴
橫雁聲送雲窗斷絃風
誰知道今夜風雨幾時休呢
夜行人爬上深更

(六) 梅雨 (致雨)

深夜大海上的支燈美：
痴情水手的生命；
「我不願意聽。」
春雷醒了細雨催行；
妳出入過的朱門下，
前後風風雨雨，
過堂風流刺骨渡了黃昏。

中秋夜

聞青

一三

「中秋夜或許是夜黑天，濃雲會掩閉多少異鄉兒的心呢？」
「那時你已離遠我就早脫衣，把它睡過去」。

細雨天，我結束了事情，又留下來消磨歲月了。中秋前夜，月色稀有的光明，想明天或許會更好，不料翌日自晨天氣陰沉，午後雲密，夜晚欲落雨了。

妳完了繁重的工作後，傷于寒暖不定的氣候，發熱感冒，面頰燒起朵朵紅雲，已兩日不進飲食，晚上是無疑要和衣睡過去了。不經意的對話，竟成爲這夜的織語，世上的巧合，往往是劇發生的原因，于是我爲自己的冥想恐懼，有黑影探空而逝，疑是不遠的徵兆，我乃賢緊了眼睛階夢來。

中秋夜擔心會落雨，却出門去了。回來被阻在路夢，翻手視書，讀一段詩章，朦朧得燈下滿是光腿的女人，吃人的血紅口唇伸三房角，面前幻現地獄般的醜惡世界，華麗的氣紅燈也不再能掩稀人間的罪惡，我如躲避刑罰似的，轉入暗夜小巷，回到自己房裡時候，心頭猶惘惘鹿跳，燈光顯七色虹的顏色，繚亂不足……

自從很久，我任思想無覆的馳騁，這夜依然。我會想寫下習慣了的人事，一時的思程，結末來作精神的憑依，結果總是筆並白紙又放回原地。我要寫過，連續幾次清晨，進一個園中，過荒經古佛下，默數相挨的一把日子的心情；我想記下深夜裏爲我送山果來的女孩子的身世，我爲她可憐的遭過的牽掛；我更想畫出午後初醒獨到郊外尋古跡，穿行荒村小路時，望扇一挑柳枝，藍色野花的鄉童，襯背後綠叢中塔影的畫面；但是這都徒勞，最後是依肘遐思空惆悵，這夜又是燦燈憑標睡沉遠了。

一段故事，一支小說常引人回到古昔的年代，歡喜或哀愁；實際那不過是蒼茫人生的點滴而已。夢裡嚐受的悲哀不能流向筆尖，我覺到「文學」的無用了。

我用力作我的日課，我不相信命運，而我却爲命運支配了。
一場秋雨後，寒冷迫人加衣；重讀到上面的文句，也不禁有些微寒意。秋的早晨，正午和黃昏的溫暖與寒涼還有生活對我的刺激同樣的切實明晰，而怕過的陽光溜上瓦簷的午後，除有默默的展望，現在更添上病人睡床聽鳥叫的寂之感了！她會告訴我，窗前時有歌聲清脆而不知名的小鳥來——幸喜現在我可以來往在路上，後面別樣的日子且不管它，因爲蹣跚的足跡後跟着來的彼此都是落觀春夜，燈光酒在紙上重抄。健強的脚步的。

傷心拭不去鞋面雨跡。
上床聽門外默戰震水如訴；
精雁聲送雲窗斷續風；
誰知道今夜風雨幾時休呢？
夜行人爬上深更

(七) 失落

風聲響碎天井團圓昏暗
落肩階前飛舞
前夜拾來半斷殘燭
喜念燃起微芒照路
風聲層層不見了
期待風和日麗
尋回空花夢
風散了晚空却起一片鴿鈴
是誰人掃淨階前呢
雨天的日子千里心情

隨筆

布朗爵士的瓶葬

論

李舒江

十七世紀英國神韻派散文家，托馬斯·布朗爵士，在一六四二年，發表他那

中國文藝 隨筆

遲暮

林藍

昨夜我咳嗽得厲害，醒來又是個陰霾的天，心裏煩得很，望着自己蒼白幾欲透明的面孔，又不禁茫然了，我把臉埋在手裏（你看我的手也白得這般可怕），輕輕呼着：「我的青春呢！」我的青春呢！屋子裏只有你，望這這空洞洞，我害怕得閉上眼睛。

這兩天我更加的憂鬱，新年一過去，覺得自己更老了许多，流過去的年華是眞眞喚不回來了。除了你，對於這世界我還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呢。然而你，對於我又是多麼矛盾的痛苦與喜樂！我已經覺到自己身體一天比一天孱弱，我時時喘息咳嗽，這慢性殺人的疾病，眞要使人發狂，我老了，我又有病，我眞詛咒這奇怪的人事，爲什麼讓我們倆相遇，又讓我們倆相愛呢，你這樣年青，這樣頑偉，（我愛你修長的影子），却來苦苦戀着一架木乃伊，這是多麼荒唐而怪的事情，雖然你說我有着內在精神的美，但年齡却不欺哄人啊！我已經三十二歲了，我沒有絲毫的權利把你一個廿多歲的年青人縛在身邊，我病得厲害，我更沒有絲毫權利拉住你鐵似的肩膀，但是我怎能禁止自己奔向你呢，和你在一起，我忘了自己的年紀和病疾，我憶起十幾年前繫着藍綢緞，偃着一個人看月亮，說夢話……

想到你的前途，你的事業，一個夜裡，我跪着抖索着流着眼淚，祈求上帝給我點勇氣，第二天我拒絕你再來，你死命地搖着我，問我爲什麼變了心，我哽咽着不作聲，晚上你又俯在我腳邊求我的寬恕，天！我如是人，怎能脫出這天羅地網！我時常在你身傍如是一個年青嬌態的姑娘，對你該會好得多，我這般蒼白瘦削，美麗二字已與我絕緣許久了，人事的折騰留給我的是絨緞，我已失却快樂活潑的心情，除了憂苦，我沒給你什麼，我真願意自己快點死掉，然後你快快忘掉我，那時一切也許都會重新好起來，世界上一切不合乎常情的事，本都不易存在，何況這變態畸形的戀愛。

這時正是我最討厭的黃昏，天空灰得厲害，推開窗子，烟霧相濛，令人生日暮途窮之感，我原可犧牲了一切，離棄了一切的，但我想不出適當的理由，爲什麼我應受世界怎般的待遇，三十多年來，我如吃一個苦味的橘子，一瓣瓣地剝着，一瓣瓣地嚼着，却又把最苦一片留下來和你分吃，這真是罪過，昨夜不能安睡時，我張眼凝視黑暗，自己問着自己，我會作過什麼孽，我愛過被愛過，這是罪孽麼？我波折磨過，却未折磨過他人，這是罪孽麼？我被欺騙過，却未欺騙過他人，這也是罪孽麼？昨夜我撕着自己的頭髮，咬着自己的嘴唇，我使勁地喊，却喊不出來，我使勁

遲暮

一三三

篇無入而不自得的醫生的宗教。又在一六五八年，發表了一篇驚絕千古的瓶葬論。這兩篇文章，不但在他的全部著作裡，占了領袖的地位；就是在英國的文學史上，也可稱為劃時代的作品。因為在布朗以前，社會上雖然充滿了古典派的劇和詩，但還沒有詩意派或神韻派散文的名稱。在布朗以後，這派的散文，才得到人們的注意和崇拜。一脈相傳，各有師承，真如雲霧水漲，奇花異草，俯拾皆是了。

這一派最重要的作家，如萊穆，佩脫，劉客士諸人，雖然他們的思想和工作，不盡是模倣布朗的；可是他們的大部分寫作的技術，確受了布朗的感化和影響。只要翻開萊穆的依利亞隨筆，佩脫的享樂主義的馬留斯，和劉客士的小品文，在在都可以見出神韻派散文的真髓。尤其在佩脫的享樂主義的馬留斯一書中，不但作風竭力追摹布朗，就是命意也顯然受了布朗的默化。他因為竭力模倣着布朗的作風，在措辭和布局上，不免有過度的渲染和刻畫，致有呆板之誚，畢竟不如布朗那樣的自然和怡悅。

我們現在不要多費時間，討論這一派散文流傳的原委，那是我們的題目以外的

的事。

地哭，却哭不出來，我用力踢着被，讓自己心都嘔出來地儘量咳嗽，我對世界原無留戀并且願意離開你，但却想她你在此，我的咳嗽會稍輕些，這該詛咒的矛盾！

真的，這該詛咒的矛盾！爲什麼我們不該承認那些心跳的日子呢，我們彼此間的話語少得可憐，但眼淚和嘆息不是把我們攏合在一起了麼，還記得那微雨濛濛的黑夜，我們共撐一張傘，無語地走了那麼多路，分別時你告訴我你是快樂的，還記得那天，我們爬過山，在頂上睡午覺，太陽那麼好，醒來，你說你作了一大串金色的夢，但是親愛的，你可知道我們都作錯了，我們的愛情可以是詩，可以是夢，可以是神話，但他却不能喊進實際生活裡去啊！

昨天你走後，一個朋友看我，望着那紅紅的兩頰，豐腴的雙臂，我頹然痴呆，我并未妒忌，亦未傷心，祇是感到失去了什麼似的迷茫，偶一想起你不喜肥胖，乃又驕傲於自己的窈窕，一個人竟會變得這般幼稚可怎好！

其實人又何必過於苛求自己，我何嘗不會理智地分析這剪不斷理不清的網結，我何嘗不知這些事情的結果會是一場眼淚流盡的噩夢，前幾天，我夢見一個狂風驟雨的夜晚，我們避雨在那小亭子裏，雨像洪流似的衝進來，打着我的膝，疾風吹得我長髮四處飄散，四周漆黑，我又冷又餓，又害怕，緊緊靠着你，閃電馳過時，我望見你凝重的眸子和皺鎖的濃眉……難道人事也是這樣的麼，我猛然失掉你，黑暗中我摸索着，疾雷中我喚命喚着你，醒來啞泣猶在，人既留不住年華，又安知留得住愛情，誰能確切保證我不可在黑暗中叫着你不答應的名字呢！

真的，我又何嘗不用過我的理智呢，在我們剛剛落進這害人的深淵中時，我已忍痛告訴你，我有着醫治不好的肺病，我已是半老的女人，我流着淚勸你趁還能離開我的時候快快離開，但是，這可憐的孩子，在纏綿中失去了母親，五歲又失去愛你的大姐，懂事後又被初戀傷了心，你說你要我，你要一個是母親，是大姐，是情人的人，真的，親愛的，既然一個人走路是黑的，兩個人走路也是黑的，爲什麼不兩人拉着手比較安穩些呢。

想得太多，頭又隱隱痛起來，今天已到這時，你怎還未來，我心慌得很，好像會有什麼事發生似的，你也許該來了，讓我塗一些胭脂和口紅。

我從床上站起來，呀！我的眼前怎麼這樣黑？我的頭暈得利害，我的胸口像許多針刺似的疼痛，我的喉嚨有些發癢又有些發腫，我又咳嗽了，呀！你看我又吐血了。

我難過得厲害，我又匍倒在床上……

天漸漸黑了下來……

考証的。大體的說來，中國是根本沒有這種葬儀的。就是在西洋各國，我想，也已不是老早過去的風俗了。所謂瓶葬云者，不過是火葬的一種必然儀式而已。因為在盛行火葬的時代和國度裡，人們把死者的屍體放置在柴架上，注上油，點起火來，燒燬了。餘下的骨和灰，便收拾起來，裝在瓶裡，埋在土中；此外，再沒有煩雜的手續了。正如布朗在完成這篇論文之後，寫給李格拉斯先生的信裡所說的：

「當葬火熄滅之後，講完了最末次的告別詞，衆人向他們的被埋葬的朋友告別，並不希望後世的好事者，在死者的屍灰上，加上注釋，並沒有想到死者的遺骨會永久存在着的老經驗，也沒有將屍骨留作後世追想的觀念」

是的，他們除了向死友告別以外，還希望着甚麼呢？然而時間確是一位奇怪的老人，他的神通廣大，竟能在千百年後，把千百年前深埋在地心的屍骨瓶，發掘出來，使人們見了，感覺一種人世的變幻，和思古的幽情。

布朗爵士的思想和作品，既然富有神韻的或詩意的傾向，對於這些陸續被發掘的灰骨瓶，自然就會發生莫大的興趣和感慨。因為生和死是一向被認為最富於詩意的。我國的王逸少，在他的蘭亭修禊序裏

姊姊

蒙蒂

昨天初次到何瓊佩家去。瓊佩母親問我姊妹幾人？我剛說及姊姊於去年病故的話竟至潸然淚下，咽不成聲了。

「姊姊真好！我是一個脾氣粗暴的人，她時常勸我，若是我現在脾氣好點，都是因為她的原故！」

她們雖不如我那樣感動，却毫無有笑我的意思。

姊姊小時就有一種善體人家心意的領悟，她知道怎樣作能感動人。六七歲的時候她到醫院割病，大夫一邊施手術一邊誇讚她是一個體貼的孩子，她便極力忍痛，至終面不改色。凡是父母心裏想要的物件，她沒有不在父母未說出以前拿到，而永沒有錯誤過。母親常說她眼力好。下面一事也是母親常道及的：

我有一位祖母，原是父親的伯母，她自己未有子女，父親奉養她一如己母。冬天有一晚八點多了姊姊尚在祖母房中談笑，父親叫她，她只留連不去。那時家裏尚未按電燈院中一片漆黑，又是冬夜，蕭蕭風聲在空中呼哨。父親怪她如此晚還回來睡覺，便把房門關了，並且上了門。姊姊從祖母房中回來，她很有耐心地等在外面，她不哭不叫，依然用了平常的聲調懇求開門。父親心軟了，開了門，迎着燈光她面上露着燦然的笑容。母親問她在黑暗中害怕不？她天真而嘻笑地回答不害怕。這時父親確後悔得很，撫慰她半天。她心裡想哭，表面却被溫柔的笑容掩蓋住了。

不久父親得了重病，虧得母親日夜勤勞看護病始痊愈，病後父親的脾氣變得暴躁異常，因此母親常歎息從前父親是何等溫柔有耐心的人。他動不動大怒，其實毫不值得，只為你先走在父親要去的後方，或者將父親索愛的東西放的位置不合父親的心意，他便大聲叱責，雖然事後加倍後悔，但當時總盡量發作了。姊姊達到這種時候總是作完必須作的事溫順無言地走開了，父相怒猶未息，叱責必須達到某種高度才低落下去。但這事却給父親一個甚深的印象，等心氣平靜的時候父親便和母親道謝姊姊：

「靜已在責備她的時候，她不反唇辯白，仍是恭順地作事，她真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說道：

「死生亦大矣，豈不悲哉！」

足見東西相映，所見皆同了。

布朗爵士的這篇概論，全文分爲五段。前四段敘述古人對於這種葬儀的見解和習俗。上下千古，博引詳徵。他那進退如意，左右逢源的睿智和辭鋒，能使古今最淹博的學者，退避三舍。第五段是結論，用大刀闊斧的氣勢，來評判和褒貶前四段所敘述的諸般事實，而給人們一種正確的解決方法，那便是，將殯儀歸宿在基督教的思想與儀式上。這種解決方法，是否適當，暫且不必論他。因爲我們是站在文學愛好者的立場，不是站在宗教研究者的立場上。

這一篇包括五個長段的論文，最令人服膺不置的，是那種行文上的音樂性。這音樂性，充滿了字裡行間，和本文的題旨，正相吻合。他是沉鬱的，靜穆的，莊嚴的，偉大的，正像貝多芬的交響樂一樣，給人們一種古雅而高貴之感。古今的作家，無論是劇家，詩家或散文家，在措辭命筆的工夫上，儘管用音樂的美，來裝飾他們的篇幅，但是沒有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裡的音樂性，能够和貝多芬的音樂的感情相符合。能和貝多芬的音樂的感情相符合的人，那便是布朗爵士了。

父親常講然親切地向她說：「靜已，你真是一個孝子。可惜你不是一個男孩子啊！」姊姊聽了只謙卑地嘻嘻而笑，她反而覺得生爲女孩子對她是最適宜的了。

入高中以後一種壯盛之氣充滿了她，許多學說理論如新鮮潮水不斷從她腦中湧出與起伏，想以理論改造現實的幻想常縈繞她的腦際，她眉宇間盪溢着有所作爲的喜興。我的叔叔姑姑們因爲他們自己的錯誤生活陷於困苦，每月須受父親的接濟，姊姊以爲這不是根本辦法，於是她以現實爲與理論辯論的對象，父親常是啞口無言，從一聲深長的歎息中姊姊可聽出一個被父親鍾愛的孩子是怎樣傷了父親的心，她傷心這是不可以挽回的事却不後悔。關於文化與政治的見解父親與姊姊總立於兩極端的位置，常常是姊姊尚在熱烈理論的時候而父親已不能保持學者的態度了，結果父親暴跳如雷，姊姊却安靜極了。但是在別的機會父親仍說：「只有靜已是孝順的孩子。」

應酬是多的，姊姊索性喜靜，她寧願避開交際，在家安詳地代替母親管理家務。等母親回來述說宴會場中的見聞，她不禁眼中潑光閃閃，宛如身臨其境一般。有時她描寫出那種烏光鬢影衣香脂膩的場景，彷彿那即是她生長的環境似的，而其實她是自奉甚約的人。

後來父親被調到青島服務，因爲姊姊能管理家務，所以母親在北京的時候姊姊在青島，母親在青島時候姊姊便陪伴弟弟，昭吾，在北京讀書。

人一定要以爲作一位首領人物可以發號施令，他的言行被人尊行。但當一個機關中有一部分人有一種潛伏勢力，他們不時鼓動衆人妨礙公務的進行，那麼一位新任的首領正不啻是被挾的天子，父親便是青島某機關這樣的一位局長。在父親手下有一個直接與父親辦事名爲襄辦的人員趙樹棠，爲人陰險，却有一個忠誠老實的外表，他並且是以老實聞名的。局中每逢發生一時難決的事，父親和他商量，他陰沉地說：「請局長作主。」但是父親的辦法他永不續成，而一般人又都看他的臉色與暗示，這樣命令就不能執行。其實父親所說明是最適當而唯一的辦法，例如人員的難於調遣，環境的特殊等，必要使公務陷於停頓的境地，由其他的人從新請求，那方法與父親所說無異，他才欣然照辦了。父親原先所想到的是與外界聯絡周旋等的困難，却不料局內處處掣肘。他們惟恐不發王事端，看見公務發生阻礙便聚在一起竊笑和私語即使對局長也毫無避諱。

有時人員作錯了事，襄辦不立即稟報（襄辦正是一個居間的人）必要使錯誤繼續兩三次，一直到總機關都確實知道而指責下來，父親才發覺事情的奇突是以往所未發生過的。這時趙樹棠倘若無其事坦然負責負責的人辯護，父親爲平息其事，只得自行引咎。有一句話是父親特爲寬慰自己的：「我豈管別人受責了！」暑熱炎的正午父親要親自到車站看視工人是否按照命令

我們現在約略的把這幾段的大意寫出來。第一段自然是總序的性質。首先提到的，是空間和時間的重要。他這樣的寫道：

「自然已將裝飾好了地球的一部分，那另一部分，是人類裝飾好了的。」

他又說道：

「時間有無窮盡的稀奇，和各種的啓示；牠把天上古老的東西，顯示出來，在地上作新的發現，就連地球本身，也是一個發現呢。」這種思想，是何等驚闢！何等酒脫！

人們對於死後自己屍體的處置，確費了無數的心血。因為他們相信靈魂的存在，就靈魂總是附於屍身的，墳墓鬼魂的傳說而是一個明証。他們死後，不願意別人把他們的屍體埋得深深的。那樣，他們想，不但永遠無出頭之日，更永遠受着沉重泥土之壓迫。簡單的說來，人們對於殮葬，不外採用兩種儀式；土葬和火葬。

土葬的來源甚古，傳說人類的始祖亞當，死後被葬在大馬士革左近。可是火葬的來源，也是很古的，施行火葬的範圍也很廣泛的荷馬詩中的英雄美人，像裴秋克拉斯，阿基里斯，阿美森的皇后潘德西利等人，死後都是舉行火葬的。至於焚屍之後，將屍灰貯在銀瓶中，那是從泰尼亞國

作事，看見是符合應行的命令方才坦然。父親不能命令那些直接吩咐父親命令的人，却去查其最末次執行事務的下級人員也就可悲極了！我們分担父親的重壓，確感到人生所賦與人的委實沉重與難挨啊！慈悲的上帝，即使一切的事將來都不是徒然的，我們也寧願少受試驗！

父親不知何時發生何事，因此終日惴惴不安，父親臉上向來不能掩飾心情，那樣子看了令人心碎。母親不在青島的時候，父親便把預想到的憂慮說與我們兩人，姊姊盡力寬慰父親，說那些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只在聽的當時稍微寬舒一下，隨即又現出一幅空洞的表情。父親是隨時都需要聽取寬慰的話，而這樣寬慰的話如同不良嗜好一般，它的程度與時俱增。起先姊姊還得意她神經健全有安慰人的餘裕，因此即使父親憂慮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姊姊也寧願曲解事實。但是久之她就感到左支右絀了，父親則尚在等待着更確實有把握的寬慰，她的神經竟弄得異常敏銳，無論遇到什麼事立即觸到她如針的神經梢上而坐立不安。從此她對一切事都不在意了，爲她一向所反對接濟叔叔姑姑們的事也淡然而了，如果這能安慰父親，能使他忘却眼前的煩惱爲什麼不作呢？

徒此她覺得世事可悲，人類在世上徒然作威作福，終不過是意志的奴隸，她願意超脫意志。雖然人世間許多事她尚未經歷，但是她心靈看待這一切彷彿在大海的此端穿過這道霧氣清楚地看到彼端一般。這時她重又恢復極端的恬靜與溫順，終日都是溫和喜興的樣子，有時她忘記了情不自禁發作起來，突然想起便在中途抑制着了。

我們在青島人地生疏，居住在這機關的內裏無異軟禁，我一起想起這事便聯想到被逼於曹操的漢獻帝。姊姊也如此想，她說：「想起這樣可悲可泣的事令人悲哀無言，但也令我們感激不置，曹操這樣人物畢竟也成塵土了！我現在經過了這些事寧願向一切渺小低頭！」偶然仰觀慷慨慨和悠然白雲，欣賞情緒中加雜着過多的煩惱，自覺慚愧；俯首相望我們眼中充滿了相憐相愛的了解。看見父親從外面回來我們立即忘記自己，歡然迎上前去，好使父親看見歡快明亮的臉。我們唯一可告慰的便是我們焦思慮慮都不是爲自身的事。

有時到海濱散步眼見遊人興高采烈閉情逸致，天空采雲千變萬化，下面則陽光與海水互相追逐嬉戲，天光水色一碧萬頃的令人心曠神怡的境界雖近在眼前，我們則如久絕人寰驟入人羣的格格不入，舉止失措。挽手回歸的時候姊姊仰起她那疲倦沉重的頭凝望着開朗的天空，如天鵝羽毛般的白雲激起人前世的欲望似的在那上面疾徐如意地進行着。她歉然地說：「我畢生沒有什麼奢望，但願能登泰山遊太湖。但當前的景色尚不能領略，我已失去欣賞的快樂了，惟恐到了那里依然辜負青山綠水啊！」

王爾德他的兒子起始的。嗣後這種儀式流入開爾特，撒馬爾丁，日爾曼，高盧，丹麥，瑞典，挪威等國。

他們願意把死人的屍體焚燬了的緣故是因爲火有一種濼清的美德，能把人生的污穢，燒除淨盡。印度的波羅門教徒，依乎是火的老朋友，他們甚至當活着的時候就蹈火而死。他們想死在火中，是一種高尚的死法，那樣才能使他們不朽。

埃及人畏懼火的兇殘，不願意採用火葬，西森人指着風和刃起誓，就是指著生和死起誓。他們對生和死，是毫不顧計的。然而一提到火葬，便談虎色變了。他們寧願採用別種儀式，甚至幻想把他們的墳墓，建築在空中，也不願意把屍體焚化了。布利雅蓮人的風俗，最爲奇特。他們豫備下巨大的瓶和多量的薪柴，但並不舉火，只是將死者的肉和骨折碎了，塞入瓶裏，再把木柴放在瓶上。中國沒有瓶葬的風俗，在死者的墓邊，種植松樹，把許多色彩顯明的，用紙紮的奴僕和馬匹，焚燬在墓前。

我們這裡覺得特別驚訝的是，布則爵士的學識的深遠和廣博，在十七世紀初，歐亞交通未開的時候，他居然連中國人對於殮葬的儀式，也知道得很詳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蹟。我們懷疑，他究竟從

似乎仰望青空都是一件極累人的事，她重又低俯了頭。後面墮墮的人聲與激拍的水聲不會在我們耳畔昭告道：「兩個世界！兩個世界！」

我們最幸福的時候便是團聚的那那，只這唯一的時間忘記世間一切煩惱。因爲所遭遇儘多苦辛所以分外惜離別了，體察的剎那一遇父親即又計算那離別的確數了。母親來青島的日子即是姊姊將去北京的時候，姊姊確也感到身心交瘁，需要一番修養，以備再來青島有充足的精神。

姊姊和吾弟在北京同住在一間大屋內，中隔一張大幔帳，昭吾是最不好相與的人，他相來不理會別人的感情，他覺得事情不對便整顏厲色，他向亞爲他的見解是唯一的正確的。可是姊姊每次和他同住一個長時間總沒有發生口角的事。

最後一次姊姊正要回歸青島時候恰巧父親因病告假回北京醫養，全家得以團聚。每次我和姊姊久別重逢必徹夜不眠躺在床上暢談，我便說到近來我脾氣不好，動不動生氣。她便勸我人生氣的時候感情是最不平衡的，因此不容易得到人的同情，而且又有傷身體。後來又談到她在北京和昭吾弟生活的情形。

姊姊有一位從小學至大學的好友徵，惟有她和徵在一起的時候便彷彿恢復孩童時代了。有一晚徵來了，姊姊只顧那種話時較時緩的境界永遠繼續下去，徵雖屢次要去，却被姊姊挽留住了。可是昭吾已不耐煩極了，他屢次用力開關書本。十點過後徵走了，姊姊送徵回來時看見房內燈已熄滅，月光投射到窗戶紙上一片白色，隣居的燈光還在照耀着，她尚以爲昭吾到別處去了，她低聲叫了十天不見答應，她一拉門才知門從裡而鎖上了，她屏息下氣地說：「昭吾，你讓我在外方站一夜『媽』是她的聲音，不是她的話才使把門開了。

姊姊每次回青島時瞥見父母的剎那總情不自禁地哭了，彷彿受了許多委屈一樣，昭吾常譏誚她：「這次回去還哭『不』」

「無論遇到什麼事，」她說，「我都不生氣，只覺得可悲而已。」

我說：你說你不生氣，但是你真不動心『嗎』」

這話正觸到她傷心處，她立即制止不住窒息嗚咽起來，我也哭了，我下了床走到她床邊去安慰她。

她窒息地說：「我覺得一切都可悲，就是爸爸的事想來也是可悲的。」

「姊姊，你讀讀列子莊子罷！」

「讀什麼也沒用。在讀時時候自海感到一種超越的快慰，但離了它又沉入現實的境界。他們

裏也羅來這些材料呢？

基督教不採用火葬，然而保存了好些和希臘、羅馬相同的儀式。如果看見基督教徒所開的喪事筵席，他們的音樂和哭泣着弔客們，他們如何把他們的朋友的眼睛圍上，如何洗滌，油塗，和親吻着死者，就知道這些並不全是異教的禮俗了。

受過美好教化的人，甚或這樣的慈善他們看見別種生物的死亡，有的爲牠們修築墳墓，把這些生物的屍體，埋藏在裏邊也有人先把牠們的屍體焚燬了，然後再把灰和骨埋藏在地下。在皮西米爾地方，時常發現這種象，鶴等物的葬所。（待續）

與甲骨媲美的阿墨那楔形文字

磚

孟德

三千年前埃及法老的古書翰

對於研究舊約聖經文獻

研究古代史，特別是研究舊約聖經文獻的人，近年以來不斷的以在威勒阿墨（Tel-el-Amarna）所發見的楔形文字書翰爲根據，而有新的資料產生，這些出土的楔形文字書翰，給了研究古代知識的人以新的途徑，所佔的地位非常重要，現在已經有了英譯本兩巨冊行銷問世，頗得一般學界的好評。

這種書翰的發見，正如其他關於古代

中國文藝 隨筆

所以寫出這樣解脫的文章就是他們的眼睛洞穿了人世，我雖不如他們深刻，不能將這些象徵化，但是我所見的和他們所見的無異。」

「姊姊你不要說這樣話，你改變一下環境就好了。」

「就是改變了環境，想起爸爸也是於心不安！」

第二天早晨我精神困倦，看着什麼事都是惹厭的，家中沒有一僕一婦，姊却沒有精神地操作，我向她抱怨各種事情，她勸我鼓起精神，事事並不如我所想的不如意，她深悔夜間和我談的話，她說那都是因爲夜間才使她有那種思想，一到白日那種思想完全沒有了，那想來反而可笑，她讓我忘了那些話。

回青島以後幾個月的生活沒有什麼改變，遇到痛苦煩憂她除了安慰別人從不爲自己而痛苦而悲憤，她的意思是當時固然是艱苦難堪，但是事過境遷便感得當時的不能惹是愚蠢的而且是徒勞的，因此你願以過去的情懷看待當前發生的事，她願超越「時間」這一個阻礙。一直到死她沒有痛苦的表现，她坦然地說着「何處黃土不埋！」她的死只像是心臟的力量支持不了生命時跳躍而逐漸停歇了。她臉上永掛着一種微笑，那微笑可看作被傷害者的標記。

姊姊已被一坯黃土包裹住了，然而和姊姊朝夕長談恍如昨日事。縈繞我昨日和今日記憶中的都是她藹然的影象，在她眼中融會無限的同情，儼然向我微笑頷首。我低低的向路路中悄然喚道姊姊……

落夢輯 外三章

狂、夢

寂寂的春寐

厭倦了，厭倦了那寬寂春寐，而我是如此的倦怠，全身的骨節都似乎鬆懈了，惰懶的春愁漾入了少年的心，睡眠朦朧，看世態乃另有一種淡漠的情意。我暫且閃眼做一個甜蜜的春夢吧！願煩惱離開了我的身子，去向無底的夢的深淵裡漫遊，想摸索那幸福的希冀呢！

每天，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讓時光步子從書本上跟蹤的踏過。原稿紙上會印下無數心的憂悒，書堆隱藏了過多的智慧。去發掘智慧的泉源，也如同在黑礦洞裡工作的工人，向攪着雜質和石塊的金鑽研下了斧子。鑽洞裡永沒有季節的區分；抬起頭來，窗外，有春天。

窗外是一個花園，我親眼看見碧直的大塊草地，怎樣由枯黃變爲淺綠，又怎樣由淺綠變爲豔

落夢輯

二九

知識的文獻之出現於偶然是一樣的，三千年前埃及法老皇上的四百餘件古文書的發見經過，我可以簡略的寫在下面：

一八八七年，尼羅河上流將近二百英里的地方，在一塊被洪水氾濫的平原上，有一位農婦在那裏挖掘沃土以代肥料來增肥她自己的田園，正挖的時候發見了一小塊棕色的磚形的硬土片，她的好奇心使油然而生，經過仔細的審視，這塊磚片形像是與普通磚相同，不過大略異罷了，二又二分之一英寸至九英寸長，三英寸至四英寸寬，兩面均有行格齊整的文字，鑄刻在上邊。

這種消息傳出去以後，各地的學者無不以此珍藏爲榮，開羅，巴黎，柏林，倫敦，牛津以及其他各地的學者均爭先獲得，經過專家的鑑定並譯解，才知道上面楔形文字的記載，實際上是二位古埃及的法老安米諾菲斯第三 Amenophis III 和他的兒子安米諾菲斯第四在紀元前一四一一至一三五八年與亞洲西部的各王侯間往來的書翰，在這些函件中大部份都是巴比倫王，亞述王，帕勒斯坦王，敘利亞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元首們，寫給埃及法老的信件，實際上說來，這無異是當年法老王文書檔案的再出現。

研究聖經文學的學者，對於這些文書

然的碧綠，綠得那麼悄悄的，那麼使人驚訝啊！在眼看見桂花的花粉，杏花的笑，接着是濃潤的榆葉梅，潔白玉容的梨花，文雅大方的蘋果花，綠葉襯托戰嬌容的海棠，相繼的代替了那已凋零的花兒，不使春園寂寞佔滿，頗想博得蝴蝶的一笑呢！

我怎能抹去了記憶中的艷影，榆葉梅的粉紅色花團，愉快的緊抱了瘦枝醜陋的調子是蜜蝶傳出來的，使我瞪直了兩眼，呆望着羣花的媚姿。她們不在同時開放，而先後的相繼盛裝出現；祠大而神秘的自然界啊！難道她們是預先商議好了的，相繼點綴春日季節，不管她們是否費了若何的苦心，最後也難免香淚飄零的日子。因記起有一個身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怎樣用嬌嫩手爲落花在蓋起了墳墓，是憑弔她自己的青春。

採下！采好花，壓乾在書本裡，寄給天外的友人，春天的痕跡被壓扁了，從褪色的顏瓣裡能嗅出來昔日的清香；遠方的友人是多憂傷的，他在懷念着兩顆心共鳴的節日，北國的春天已逝，只有乾枯的被壓扁了的花朵，佔據在回憶的角落裡，而訴託出一派幽情了！

我已懶得沉入寂寞的春寐，讓我努力睜開一雙沉重的眼皮。

殘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眼裡有了一層雲翳，它遮住了我正當視線。我想拂掉那討厭的東西，但它是堅固的遮住了我的眼珠。

同時，「僧恨」這種東西，也開始在易感的心裡生了根。孤獨的漫長歲月，飽浸了灰色的彩調，於是我被遺棄在荒蕪的野地上。

我因了眼裡的雲翳而激憤，因此我是與人死生疏的了，也思索着怎樣在炎涼的世態裡，取得一絲友情的綫意呢！

我並不以爲眸子中的陰影而失意，失意的事還在後頭，青春的路子總會有走完的一天，我活在地球上，並不希冀生命給我報酬。

本因冷眼觀察這世間吧！，人與人之間原沒有原諒和同情，這樣得來的效果，也許勝過於熱心腸的庸人，爲着物質而諂媚了「人生」。

可是我並不希望眼珠上永蓋着雲翳，且企盼着光明的信息，不管希望是沉在虛無裡，不曾有一天雲翳會完全遮蓋了眼珠，使我變成瞎子。

殘了的昨宵

不能相信的，是我的眼睛。我要哭，可是並沒有哭出來，在心中吞下的淚，更爲旅愁添上難

特別感有濃厚的興趣。因為這種資料記載約書亞時代以色列民族由曠野進迦南美地的事跡頗詳，多年來學者們苦於最難解的歷史背景，從此得了確切的參考資料，並且釋明了古代民族間的，外交情形。」

我們相信當年那位農婦挖土的時候，在發見了這新出土的寶貝以後，無疑的她是把附近的地方，都挖掘的非常周到，結果發見了約近四百片楔形文字的文書，後來分散到各地，獲得數目最大的是柏林博物院，有一百九十四片之多，大英博物院有八十二片，開羅博物院有五十片，其餘諸片分散在各地的公立的博物館中，就是遠在紐約的市立博物館中亦得有兩片來珍藏。

安米諾非斯第四 (Amnonthas) 或阿克那頓 (Ikhnaton) 在承繼他的父親安米諾非斯第三 (Amunophis) 登極的時候，因為願意禁絕境內分門別派的宗教，惟尊一神阿頓日神 (Aton)，所以從舊都底比斯 (Thebes) 遷往忒勒阿墨那 (Tel el Amarna)，新都忒勒阿墨那是位於尼羅河東畔的尼羅平原；並且拋棄王號安米諾非斯而改用阿克那頓，意謂日輝，他與僧侶相持不下着十有八年，崩後始有還都之舉，阿克那頓宮，亦相繼變為廢墟，這位阿克那頓不但是世界上最老的一位宗教

言的酸辛。

還記得火車站上的喧嘩沸天，使我想到「魂斷藍橋」影片內的一個傷心鏡頭，那騷擾的人群，隆隆的車馬聲，陰暗的空氣散佈着，旅客們都過分的慌張；到如今那急促的場面，仍然縈迴在我的腦子裏，但扮演者不是一個受傷歸來的戰士，而是一個離鄉的幽靈。就那終日喧嘩的車站，也不知灑過多少扮演悲劇的眼淚了。

幽靈般的倉促，幽靈般的迷茫，飄進雨來了。第一眼看見了電車上閃出的藍色星光，在照不眠的都城的暗空掩護下，我懷疑是夢中墜落的星星。乃憶起前年第一次踏上這都城的時候，明亮的電車上的藍星，曾予我心靈以無限神秘的感覺呢！

走進那狹小的屋子，厚的灰塵蓋滿了所有的物件，像果戈爾所寫的：「只夢誰伸出去的手」會很像戴上一隻手套。」我去拂了塵土，拂去了灰暗的心情。用手打開一盒點心，一個瘦長而清秀的影子似乎又出現在面前了。

昨夜的歡聚，也如同曇花一現似的消滅了嗎？謙弟買來一盒點心的時候，我有些忸忸不安，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的熱情，他却比我更爲不好意思起來，他囁嚅的說是爲我買了在車上吃的。無言的離情，隱含在我們的相對沉默之中，彼此間都很難過。

隨後二哥來了，用鏡光爲我和謙照了幅合影。接着倩也來了，這真是一個多麼難得的夜晚！雖然二哥的小提琴的嗚咽，生硬笨拙，沒有「陸士柴爾特」的提琴悲切動人，使聽了的人都這落淚，但也能挑撥起將要離家的遊子的心絃，我的雙目不覺微微潤濕了。「哥最愛拉「送君」的調子，我也十分執愛着那憂悵的歌音！「送君送到百花洲……」——而百花洲有含笑的花朵歡迎疲勞的過客呢！

倩是某報館的編輯，他天真的彈着六絃琴，頗有興緻的閒談着，又談文學，又談起在一塊同學時的舊景……琴聲倦了，門外的黑暗吞去了歡聚的人們。度過了難眠的一夜，清晨的寒星送我登上了雲天旅程的

似乎有濛的親切的絮語響在耳邊：

「明天你要走了。」

「要走到千里外的地方，有古蹟，有討厭的灰土，有駱駝的遲緩而沉重的足音。」

「什麼時候回來呢？」

「不久就要回來的，季候鳥忘不了舊巢的方向。」

改革家，並且還是一位極端厭戰的詩人兼哲學家呢！

在這些文獻中有五片是當埃及法老王與其他王侯間的禮物饋贈目的錄，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那時候的帝王對於禮物的愜意與否非常爽直；並且象徵着他們沒有一位不是以獲得珍奇的寶物來自豪。若果禮物是失當無疑的也要大筆特書的記錄下來。例如第一信中記載着安米諾菲斯第三對於巴比倫王的饋贈大為不滿，直到巴比倫王將自己的女兒許給他，他的怒氣才漸次消滅，當安米諾菲斯第三在位的時候，二者之間的競爭性已達到了頂點，等到阿克那頓便漸漸的衰退，是以埃及也日就淪落到第二流的強國行列之中。

亞述王依戀王位的情形，在這些文獻之中，也被顯露出來，他借稱「大王」，稱埃及法老王為「兄」；並且堅絕主張二人非立於平等的地位不可。提醒阿克那頓促其注意說：曾有一位法老給他祖父的禮物不得不少於黃金二十Talent（古貨幣單位約值美金三萬二千六百四十元）。他毫不客氣的也這樣要求，若不是同等的禮物，便有傷他的尊嚴，在巴比倫與亞述間起了爭執的時候，埃及拒絕參加，但是到了後來發生了疆界糾紛，阿克那頓才給亞述人一些援助，結果亞述人從无前的上邦巴

「可是中間這一長串日子，這些歲月的空白……。」
一日的火車輾輒，送我到千里外的遙遠的地方，早晨呼吸的空氣是親切的，晚間又呼吸着另外的土地上的空氣了。火車真是個難解的謎，我怎麼能相信我的眼睛，一天裏我踏在兩塊不同的土地上。

昆明湖影

偏遇上一個大風的日子，昆明湖的波浪怒滾着，滾碎了一湖陽光落下的銀波。
來到古城裡將近三年了，還沒有到那開名的頤和園一遊。提起來倒也自慚，彷彿辜負了自己是這開裡的一粒微砂了，我担心中春又無機會去飽餐秀色，有一個約會又因友人的臨時返里而打消。我悵然的推想着那一代的至尊怎樣發揮了女人的威風，空爲後人去咏歎和憑弔這殘蹟；造它的人本不想死去，但到底拋開那無邊的榮華歸土了……

出人意料收外，有友人突然說要去到頤園，我即刻在歡欣的情緒下答應了。我沒有錯過這將殘的春天！

萬壽山是屹立在昆明湖傍的巨人，黃色的琉璃瓦會給予外籍人以驚異的心情。看那偉大的建築，是出自古色古香的國人之手，誰說不比西洋的以科學來度量的工程師更偉大些呢！有多少寶物沉埋在懷裡，生鏽的大銅缸曾被利慾薰心的人用小刀刮去了金皮，一雙顫慄的手和慌張的眼睛圍住大缸，竊走了懷古者的遊興，有遊客的怨語咒詛着偷金的人。

所有值得描寫的名勝古蹟，都被人寫够了；值得欣賞的都被人拍照過千萬次了。灑青道上，曾留下萬人的煙塵的

不必談美古式的汽車，不必騎那罩着網子的銅牛，且喝一口長壽井中的水吧！井水是森涼而甘美的。——有幾個穿灰制服的學生在爭着喝水。

昆明湖的亂波，沒有映照出那樓台的澄清倒影。風聲在空中作吼，遠山蒙上一層灰色的沙霧。我獨立在湖邊，看湖水的涵湖，浪花撞擊着石岸，濺濕了衣服上幾點水星，使我本禁想起闊別多年的海來了。

真願停立在湖邊，變做一塊化石，再沒有悲哀刺激我的心。

同行的兩個伴侶和我性情懸殊，他倆的強健體向山上奔跑着，使我遭受了莫大的疲倦。遊山觀水本是雅士的行動，而我不是雅士反覺在無味，也難怪我不好去踏遍這古城所屬有的勝蹟

長廊裏有露着大腿的大學生唱着淫佚的調子。

知春亭的桃花落了，春天並沒有長住。
回歸時，春天的風沙早已封鎖的鬧市。數年來的幻境實現了，寶物往往不如幻想的美麗。所可追味的，我還趕得上看一兩朵將要凋零的玉蘭花，白玉的花瓣也憔悴難耐了。

比倫，不法的占領了一點土地，由此看來歷史的故事是不斷的重演着，那時國策劇的扮演和現在的國際變化，豈不是前後相映如出一轍麼！

送給埃及的函件佔最多數，由埃及發出的占少數，在埃及發出的少數函件中，三件是給巴比倫王，一件是給阿札嚒王，六件是給埃及西部的幾個陪臣的。從楔形文字磚片的色澤及構造上來鑑定和辨認這種文獻，曾致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還沒有十分的成功。送給埃及的函件中，差不多有二十封是由巴比倫王，亞述王，米塔尼王，和哈契王，以及敘利亞北部的一位不知名的王侯所送來的。此外有米塔尼王致安米諾非斯第三的未亡人的一封信，還有兩封是給埃及貴婦人的。鑄刻的銘文不是一致的，要想譯解上面的記載，須費相當的時間去探索研究。除了三片不計外，其餘的都是用阿加往語（Akkadian），當日最流行的（Tigris Euphrates）語所寫的，阿墨那文獻在他的歷史價值以外，對於研究古代語言上亦占極重要的地位。關於蘇馬連，阿加德，哈契，埃及，米塔尼及迦南的參考資料，在語言學家的眼光中，站在研究古代語言的立場上認為極端重要，加之那時帝王間的往還，通商訂約的情形，以及當時民間盛行的婚喪禮俗宗教儀式，從這些資料中都放出了異樣的光芒，地理學家也從這些資料中獲得了珍貴的見解來重新檢討古代的地理。

中國文藝 落夢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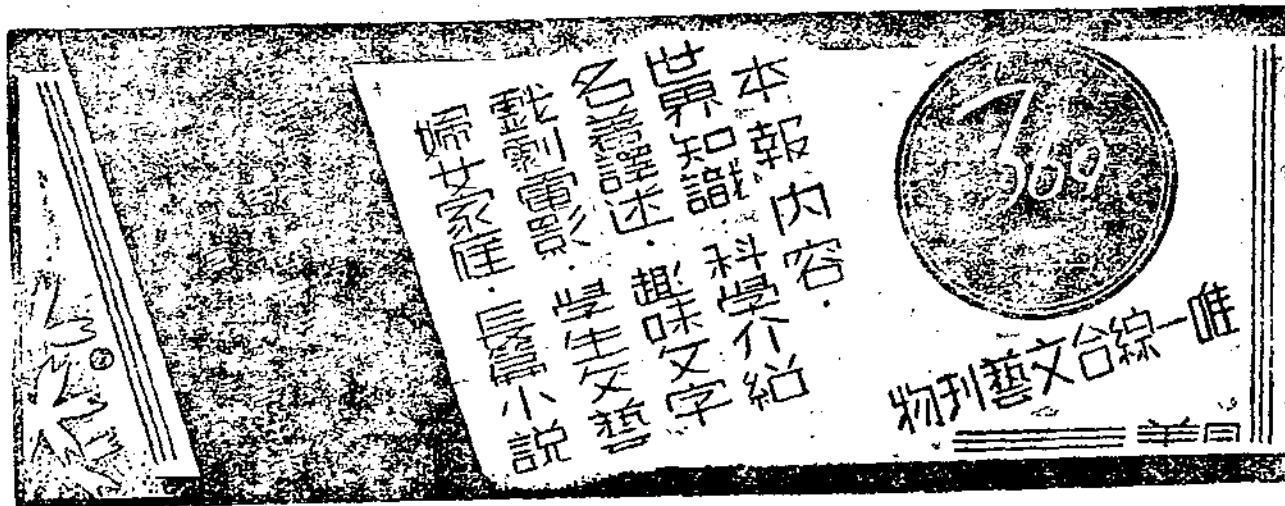
亞細亞而達幼發拉底河。這些資料在阿墨那文獻中敘述的十分周詳。但是盛極必衰為天漸不可磨滅的定理，埃及當然也不能例外，下次衰頹自在意中。在安米諾非斯第四當政的時候，因為他的厭戰主張，致有哈契人及其他遊牧民族的內侵，而促成埃及的日就衰亡。

自從阿墨那文獻喚起了許多學者的注意以後，討論這問題的文字雖然不少，只不過是零星的片斷的；但是那偉大的巨著仍然留給麥舍博士（Dr. Emanuel A. Bickner）和他的助手哈勒克教授（Prof. Frank A. Haas）他們費了多年的心血才完成了這部不朽的譯著，將散佚已久的重要文獻的出土，原原本本的敘述周詳；並且將難以了解的文字全部釋出交由麥美倫公司印行問世，其功之偉不問可知。

關於討論這種問題的資料不斷有人發表文字。在一九〇七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有一位挪威的學者柯德遜（Prof. Knudtzon）教授在柏林把他的譯著印行。後來又有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克萊先生（Prof. Clay）決定將閃族學文庫（Library of Ancient Semitic Inscriptions）中的一本來討論英譯阿墨那文並獻加評論。

後來多倫多城的University of Toronto大學亦約請該校埃及考古學教授麥舍博士擔任研究歷十餘年，以後又繼續的發見了十有八片，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之間，譯解工作遂行補充完了。

Four hundred pieces of Pharaohs found in
Sun Byakert F. Dilmore (Pergai
Chronicle Friday Oct 31 1941).



本報內容
科學介紹
世界知識
趣味文字
名畫譯述
學生文藝
戲劇電影
婦女家庭
長篇小說

360

唯一綜合文藝刊物

三三

滿洲作家之氣味

平滿交換作口

賭博

爵青

（略歷）爵青，本名劉佩，供職於滿日文化協會，現為滿洲文藝家協會委員，為滿洲鬼才作家，其作品受法國波德萊爾的影響，稱謂滿洲惡魔作品的代表，中篇「麥」為滿洲文話會賞第一次的滿洲受賞者，著書有「歐陽家的家」譯有「居利夫人傳」。

我希望松花江結凍以後，還能在哈爾濱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樓上遇見他。

每年松花江入了結凍期，下流各邑的商賈都要到哈爾濱來過冬，哈爾濱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樓上便有一番盛狀。有時，輪盤上的一個數目，也許就等於一座礦山或一個農場，或一艘千噸左右的江船，而有時，又能在五分鐘之內，使一個衣衫襤褸的無賴漢成爲富翁，同時也能使每擲千金的巨商化作赤貧，在這樣的盛況裏，若沒有他是美中不足的。

其實，他似乎既沒有礦山，也沒有農場，松花江下流有幾千里地，兩岸盡是無限的寶藏森林，沃糧，鎮市和漁場……却沒有一件是屬於他的。不過若在俱樂部裏賭起來，却比那些號稱爲農場主，探伐公司經理，漁產公司董事，礦山所有主……之流，要得飄爽而豪放。譬如，他敢將幾近三千圓的籌碼放在輪盤的案子上，一次一次地押下去，未到三十分鐘，就輸得將座位讓給背後站着的人。然後，他泰然無事地坐在客廳的搖椅上，神色不愉，或向侍者討紅茶，或和熟人閑談；那情景真有些使我瞠目咋舌。

每到冬天，我因爲商務上的關係，總要在哈爾濱滯留幾個月。我和他結識，就是在去年的冬天。我的職業每年要使我來往在兩個都市裏，極熱的六七月，留在南部的海港裏，極寒的十一月，留在哈爾濱，這種迎着氣候喫苦的職業，雖然有些掃興，不

編年能到哈爾濱去過冬，倒是我的最大的權趣。留在哈爾濱的期間，除了整理我的公務，大概就躲在友人家裏作客敘舊。不久，松花江結了凍，下流各邑的商賈到了哈爾濱，俱樂部漸漸興起來，我便携着一年的勞力報酬，留連在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樓上。雖然也有手運好的時候，不過每到年末或翌年要離哈爾濱的時候，總是要向我的公司拍去「連匯款若干圓」的電報，預支一兩個月的薪水，纔能保持住自己的携帶品，走出哈爾濱去。

認識他是在去年十月末旬的某個夜晚。十月的末旬總該是俱樂部的繁昌期了。以農產物上市為轉機的北滿經濟界，其市面的活躍與沉悶，是和天連的出口狀況互為裏表的，農產物的海外輸出若是順利，那些碩體大腹的富商們便能像經濟市況的標識一樣出現在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樓上。去年的十月恰是歐洲情勢日見糾紛的時候，或者就影響了天連的出口，總之，俱樂部裏並沒有像往年那樣起色，不過俱樂部本身却換上了新裝，鐵柵門外面新派了一個守門的老白俄，對於來往出入口的客人，總要按個施禮，照顧衣帽的年青姑娘也穿了醒目的麗服，往三樓去的樓梯鋪好了地毯，侍者的白衣服也立起了新製的棱角，喫茶部早把各種類來的飲料預備妥當，夏秋兩季無人駐步的狹窄的客廳，收拾得神悅目，足以安慰輸錢客人的懊悔，好讓將上賭案或由賭案上被擊退下來的男女客人，在這裏一面喝茶，一面預卜自己的賭運，並或講自己的失敗談。

我和他認識之後，深深地佩服了他的賭術，幾夜。有一天晚上，輪盤非常奇怪，反復在「二十六」和「二十九」之間，會有六次之多，我和他併坐在數字盤的左隅上，當這樣反復在「二十六」和「二十九」之間，兩個人頭上的錢就剩得無幾了。我只剩了六枚五圓錢的籌碼，他只剩了一枚五圓的籌碼和四枚一錢的籌碼。在這數目上論來，究竟不應該再生下去。我對於賭輪盤非常蠢笨，勝負輸贏到最厲害的時候，就覺得惴惴不寧。後來，有人授給我幾種賭訣，不過至高的賭道是沒有技法的，所以這些賭訣也就未成。過我。兩天夜裏，我操用着一種賭訣，預備了一技鉛筆和一張紙片，待每次的數目都用心地抄了下來，每經五次，將這總數目平均一下，來押這預卜出來的數字。不過在那天晚上，這預卜出來的數字却每次都將我的錢送了出去。這敗戰使我發了呆，用手擺弄着六枚籌碼，已經預備着要退陣了。兩時，他坐在我的左面，響然向我望了一下：

「五次平均起來，是不是二十七？」

我對他這機敏非常驚訝，再着手中的紙片，所得的商數果然就是「二十七」，於是我對他悽慘地笑言點了點頭：

「二十七！」

這時，他便把共計九圓錢的籌碼完全放在「二十七」上了。意大利體的阿刺伯字上，堆了一枚橙紅和四枚藍青的籌碼，竟要決其最後的輸贏，這孤注一擲的行爲是非常悲壯的。當時，我雖有心抽身退陣，看見自的伙伴居然能這樣毅然，於是也就把六枚橙紅的籌碼放在了「二十七」上，但是他看見我押了「二十七」，似乎若有所思，作着玩皮的鬼臉又把我的籌碼替我取出了兩個，我已經不願再賭下去，留兩枚籌碼也沒有什麼用處，於是又撥開他的手，將籌碼推了上去，不料他看見我又推了上去，就把他自己的籌碼由「二十七」上拿了下來，全部放在「〇」上了，對這出乎意料的豹變，我很不高興，但是輪盤上的球子已經轉了起來，一種賭博時特有的緊張壓迫了我的全神經，我的注意力又移到了我那六枚籌碼的命運上去。

「○」該是多麼不吉的數字，在殷紅的燈下，他那他五枚籌碼就孤獨地放在「○」的中間，我望了望「○」的附近，知道很有一個客人押這個「○」以及「○」附近的數目。

但是，一切都為偶然支配，在「二十六」與「二十九」之間反復已久的趨勢，驟然一變，輪盤上的白球第一次被挾在了「○」的格子裏。

我像被騙了一樣，望着自己的六枚籌碼被收了過去，更望着他的五枚——其實還不抵我的二分之一——籌碼變成了五十四枚橙紅的籌碼，像一座珊瑚山一樣推到了他的面前。全案子上的人們，却露出羨慕和嫉妒的顏色來，用充血的眼睛望着他這超過一切智能的正確勝利，而他却鎮靜得連籌碼也未數，拿出兩枚籌碼遞給了立在身後的侍者——這是在這賭場裏的一種習，贏了錢後的客人總是這樣慷慨地讓人來為他喜悅的。

這種驕傲而奇特的行為，立刻使我感到了一種嫌惡，那時，雖然沒有一面鏡子來窺一下自己的顏色，大據我總不外是作着灰白色的面孔，氣憤憤地想要立起身子來。就在立起來的同時，我又被他按着坐了下去，接言，他作着輕卑的笑臉，將他自己的籌碼分作兩份，而推給了我一份。

賭徒這個人類，無論什麼時候總有割斷自己的氣管來抵塞債務的決心，暫時借用他幾枚籌碼，是無需怎樣思慮的，於是在無言的瞬間，我又成了一個中等的賭客。

「還是押「○」，押「○」！」

他像瘋狂了一般，抬高了聲音要告訴給全案子上的客人似的，說着數出了二十枚籌碼放在了「○」上。

對這無謀的押法，大家都驚異了，就是我也有些不敢相信，所以為珍惜我的所有，我就沒有押籌碼。

「押「○」！」又喊了一次。

這二次的興奮的預示，激怒了對面的一個老人。

「胡說！怎麼第二次還能出「○」！」老人似乎有些嗤笑他這種暴發戶的失態。

「怎麼不能出「○」？一切都是可能的，可能！在不可能上論來，你押的「十六」和「○」一樣不可靠，「○」和「十六」一樣，所以我押「○」。」

這樣作着無謂的辯駁之間，輪盤又轉了起來，時纔那個老人在「十六」上押了五枚橙紅的籌碼。

果然，又出了不吉的「○」，而且老人的五枚籌碼眼望着就混入他的所獲之中。

總之，我們這樣在賭案上又坐了十五分鐘，籌碼像受過魔咒一樣漸見增多。及至由他提意離開賭案向客廳走去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的懷裏合計竟有六百枚五圓鏡的籌碼了。橙紅的籌碼在胸前發着光。

在客廳裏，我們訂了紅茶，而且立刻裹着起來，每杯紅茶都開付了一枚籌碼。

「世間有一種對於叛逆法則的倫理，」他開始說明起他的獨特的賭理來：「而就所謂正確。正確應該化為一種疾病，長在我

們的身上。」

「總而言之，贏了錢是勝過一切的理論的。譬如剛纔，誰能揮用正確的技术來決定『二十七』和『〇』的孰利孰害呢？」

「『〇』當然是有利的。」

他用兩根指頭，輕輕地端起茶杯來。

「那麼你爲什麼先押了『二十七』？」

「『二十七』也是有利的。」

「怎麼？」

「因爲你也押了的關係，在我的世界裏，『二十七』突然變成冷門，於是當的正確就讓我押了『〇』。」

接着，他就講起這類似偶然必然來，而且還引來了另外的兩個賭客——

「偶然！一切都是偶然，不信偶然的人，又怎麼能以命運等待必然的來臨呢？你看！天上也許有星；」他立起身來掀起了窗簾，但是在陰翳的北方的天空上，却沒有一顆星，有的只是杏紅色的煤烟：「沒有星對這理論也沒有什麼關係，人類爲測定星的位置，是費過苦心的，不要笑！那比我決定押『〇』還要麻煩幾萬萬倍。人類爲第一次爲測定星的位置，先在地球的兩個『點』之間劃了一個底邊，這該是多麼可疑的底邊！但是人類若不信這底邊是千萬萬確的，是連知星之位置的幸褔也不會有，於是就當作絕對真確而信了這底邊，纔第一次知道了一個星的位置，說起來：這真是絕大的發現，由這一個星的位置就解釋宇宙秘密的半壁。但是這底邊果是真確嗎？現在我們推想妳只有一公分的差誤，全宇宙的星立刻也許就要顛倒了但置，星在空虛的蒼穹裏，人們測定了它的位置，而且信以爲真，這該多妙！簡直就等於我把握住『〇』一樣玄妙。天空真有星，我們又真知道星的位置，於是我們就像用手擺弄着星一樣的信以爲真，而講又敢不信呢？因爲什麼信呢？就因爲人類具有最大的正確！如此，正確就是真理嗎？不！至高的正確又偶爾有被證明爲不正確的時候，你相信不！你應該相信這是可能的，這證明的性格就和剛纔所說的底邊一樣，從來的正確既然可以被底邊那樣未必正確的新正確證明爲不正確，究竟什麼是絕對的正確，而什麼是絕對後的不正確呢？」

糟糕！說得太難聽了。總之，天空裏的確有星，的確也有星的位置，但是我們所誰的星及其位置，却未必然那是那星的位置，星及其位置，可以按着未必正確的新的正確，在宇宙裏來往翻筋斗。與此類同，『〇』就壓倒了『二十七』，我爲這『〇』會在觀念裏設了一個底邊，這底邊的一端因爲付在『二十七』上放了六秘密碼，忽而向無限的虛空延長起來，預點就落在了『〇』上。

「好在贏了錢？」我稍帶諷刺地說：「你的賭經是成立的。」

「但是誰能保得準贏呢？正如天空的星一樣，星也許不我們認識絕對正確的位置！」

「總而言之，『〇』的勝力真是絕妙！」

他於些疲憊了：起起來，真是惡魔的遊戲。三千圓！這個偉大的可能！」

這樣架空的玄論，不知因為什麼就終止。我們將籌碼換了錢，憑空分給我一半，我抱着厚厚的一束紙幣，喝着茶，就吟味起這場使人神經之戰慄的賭博來。

這夜，我沒有再上賭案，而他却又走到了輪盤那裏去。及至客人全部走盡以後，我還未看見他走回客廳來，我很奇怪，走出客廳去纔看見他氣昂昂地立在賭案傍邊，正和那管理輪盤的白俄大漢口角。

時刻已是早晨四點，大漢爲時赦這最後的賭客，嘴兒上掛着唾沫，向他發着怒。

我却非得再賭一次不可！他擺弄着一枚籌碼，我走近他，纔看出而是一枚鏡青色的一圓籌碼，原來在他走出客廳以後，他又把所有的錢都輸光了。

「好！」大漢莫可奈何，諷刺地講：「你押那一塊錢好了！」

「我不押。」他看見我走近他，輕率地笑了笑：「你給我押，押什麼都可以！」對於這奇怪的賭客，那大漢完全爲難了，然而看見他兩副神情，好像要復仇似的，就由他手裏搶下了兩枚籌碼，順手扔在了數字盤上籌碼先落在了「三十一」上，忽然又滾到了「九」上。接着，這大漢就轉起了輪盤。

假設人類若是真能支配他自己的命運，一切都該是人智所能左右的。然而，造物在天夜裏却作了一個惡戲，竟使輪盤把勝利賦給「九」了。一切都爲偶然支配，輪盤的白球就被挾在上「九」的格子裏。

一枚鏡青的籌碼變成了六枚橙紅的籌碼，這個詭計立刻就使那大漢羞紅了臉。

但是他並未用手去拿那六枚籌碼，像被過大的衝擊鎮攝住了一樣，睜大了眼睛望着那一堆籌碼，接着，又由瞠仁裏吐着火氣，盯着那個大漢。

「怎樣？」他失神地問。

大漢簡直是受了侮辱，居然對他挑戰起來：「好！你再押！」

他微笑上一下：「不！今天晚了沒有精神再賭了。博役！來！」

穿白衣的侍者恭虔地走來，他指着賭案上的六枚籌碼：「這些送給你罷！」

這樣，我們成上最後的賭客，走下上樓。當我隨着他走下樓梯，穿上外壁，走出俱樂部時候，俱樂部門口的古鐘正敲了四下。他那巨靈一樣的高身材，就消逝在拂曉前的寒氣裏了。

這夜，我被邪魔迷住了。這惡魔的，虛妄的怪人，宛若用一條不吉的繩索牽着我一樣，使我無意識地隨他走去。哈爾濱的十月，而且更是拂曉前的四點，每個街口都黑得像有幽靈出現，路燈凍得和未熟的橘子一般，把附近的物體射到地上，映出漆黑的陰影來，他的影子也忽長忽短地在積雪的步道上亂動不已。我很恐怖，但是我也很放心，這周圍的一切不是恐怖。爲這恐怖的自虐，我很希望他能和我搭訕着談些什麼，不過他却閉口無言，只是在黑暗與光明之間邁着曠足。

我們穿過一些小公園和立着紅燈的電車站，又走進一條大街，這條用花崗石鋪好的大街更顯得寂寞陰慘了，似乎由每個台階底下，都能跳出全身透明的長髮的幽靈來一樣。

果然，我的全身的毛根悚立起來了，就在一家大銀行的文藝復興式的圓柱旁邊，出現了一個女幽靈，一個妖艷而風流的女幽靈。

先是在圓柱的背後蠢動着一個陰影，灰色的花崗石襯出了這個女幽靈的輪廓，這削長而動人的輪廓，突然跳到了他的面前，而擋住了他的去路。

那女幽靈止住了他的脚步以後，用悲愁的眼睛凝望着他，突然抽泣起來了。我雖覺得脚下不穩，却不得不往前走，當我走到他們身旁，我隱約地看出女的已經流出了眼淚。眼淚被遠處的燈光一射，恰像一串新出水的貝珍。

「我知道你要從這條路回來，我已經等過一個鐘頭！」女的說着，就癱倒在他懷上了。

「啊！……」

「天真冷！脚都凍僵了！」女的抬起了俯在他懷裏的腦袋：「十二點以前，我在你的旅館裏等了三個鐘頭！」

這突如的男女關係，立刻把我擲入五里霧中了。這時，他突然把頭轉向我這面來，悽慘地笑了一笑：「剛才的錢呢？先借給我！」

我完全呆癩了，望着他悽慘的笑臉，用戰慄着的手，將一千五百圓錢由內衣的口袋裏拿出來交給他。

他順手就將這束紙幣塞進了女的大衣口袋：「不要哭，明天早車你就走罷？」

女的抽泣得更厲害了，恨恨地摟住他的脖子：「不！後天晚車走！我非得搬在你的旅館裏住一宿不可。」

「你隨便！」他無情地推開了女的，拉着我就走開了大銀行的門前。

我們走出了十多步，才回頭望了一下，那女幽靈已經露着最後的衣角拐進一條小街去了。

我愈是茫然了，這樣三言兩語就交出了一千五百圓錢，這該是什麼人生的鬼事呢？直到我們又轉進一條街，他才興奮地對我講了這女人的始末：

「你看見沒有？那個女人的一雙好看的眼睛，女人長好看的眼睛，不是騙人，就要殃己，前天晚上，她突然陪着我在旅館裏睡了一宿，想起來，人是時常要作些惡事的。這女人在今年六月死了丈夫，因為丈夫生前的債務和死後的費用，會以自己和三歲的孩子作抵當，向一個人借了一千圓錢，兩人虐待她，她要和那人脫離關係，可是必須要有二千圓錢才能買回自由，今天晚上給他一千五百圓，連旅費都在內了。讓她買回自由是很有趣的，你說有趣不？我答應了她，居然又給了她錢，他能買回自由，這該多有趣，而最有趣的，倒是這錢的來歷，世界妙得很！朋友！」他突然拍了我一下，又指了指天空，天空上孤零零地懸着一顆不太亮的星：「那個星你說究竟是什麼星呢，離我們有多遠呢？哈，哈……」

他竟仰天狂笑起來：「輪盤是誰發明的？真妙！朋友！你會占星術嗎？可是天文學又是什麼呢？哈，哈……」

這樣笑着，就到了他所住的旅館，他未答應我怎樣來還這錢，就走進了旅館。哈爾濱的旅館的門是徹夜不上鎖的。

當夜，我回到友人家裏，已經是早晨五點半鐘，心神失寧，時時覺得有一羣魔鬼來往在我的身傍，合衣睡下的時候，東方漸將發白，友人家的僕人起身在打掃院子了。

我和這個怪人的交友，就在這短短的一夜裏告終了。翌日下午，我去那旅館找他，據說他在當天早晨就搬走了。這事，惹起了我的偵探的趣味，對旅館詢問了一番，果然未出他所自告的事實——他在旅館才住了九天，當第五天夜裏，他在飯廳裏吃晚飯，把一個瘦個子的女人拉到屋子裏睡了一宿，次日，這女人又領着孩子在他房裏坐了一天。雖然是個紳士的客人，却不知道爲什麼在早晨便搬走了。

不過這件事倒無足使我足感，因爲只要晚上再到俱樂部，是不難會見他的。那天夜裏，我又到了俱樂部，一走進客廳，侍者就遞過來了茶點單，對這過分的慇懃，我很覺到討厭，侍者却像陪罪似地說：

「在這茶點單的背面，有昨天晚上兩位客人留給你的話。他等你有兩個鐘頭，後來忙着走了。」

果真，在印着花紋的茶點單的背面，就寫着三行草率的鉛筆字，而且僅僅七八十個字裏還挾雜着一些訛字。大意是：因爲脫避那個女人的麻煩，就搬出了旅館，不料又發生了別的事，今夜必須要離開哈爾濱，所筆錢不能還給我，不過他希望我能聚精會神地再賭賭輪盤，賭博是神，是可能，幾千塊錢立刻就會到手。最後他又說：本年內不能再來哈爾濱了，他敢立誓，明年十月，一定還要和我在那中央大概的俱樂部樓上會見……

如此，我便和這哲學的賭客分手了。去年冬天的賭運只是平平凡凡，一直賭到十二月，始終未能實現他的所囑，賭得不太順利的時候，也曾做他的作法押了幾次「〇」，却一無靈驗，當十二月末出哈爾濱的時候，結算起來無非未受損失而已。

所以我希望松花江結凍以後，還能在哈爾濱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樓上遇見他。他那不可知的，虛無的，放浪學者的面影，年來，在我的精神界裏成了一個美麗的魅惑。

人類是在各處都有發現生活的本能的。哈爾濱中央大街的俱樂部，是人生的學校，同時也是思索的溫床。在午夜裏，一部車子輕輕地將你拉到門前，按過神秘的門鈴，老白俄就要隔着鐵柵欄，望一望你的臉，把你接進去，於是你把衣帽交給樓梯下的年青姑娘，就踏着地氈走上三樓，在那裏滿聆人生的百味，可以用一秒鐘體驗三十年的人生，可以用一圓錢買來價抵百萬的幸福感，同時，也可以用一個生命去換別人的輕笑……讓私慾和命運角逐，讓智理和偶然格鬥，但是無論怎樣神往於那裏的天地，在我的賭博生活……

野豬河的喜劇

劉漢

(略歷)

劉漢，本名，劉泰東，供職在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是滿洲小說家青春力最躍進的一人，在短篇小說中的取材，最爲尖銳，爲新進作家的立物。

(編者按：超然之意)

山嶺上，爬滿赭色的時候，野豬河已經是暮秋了。

百多戶的小部落裏，幾天來，人們的心像春水般的波動，這波動的漩渦中，包藏着憤怒，高興，嫉妬，惋惜……的不同感情，因爲消息是千真萬確的，——小林子不久就要變成野豬的二老婆。

揣着憤怒感情的人，當然是那幫有正義有熱情的小伙子。揣着高興感情的人，不問可知是野豬的爪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跟野豬弄點油水喝的壞蛋。揣着嫉妬感情的人，是連拉屎帶吃飯都懷念着小林子的單思病患者。至於揣着惋惜感情的人，我們也不難想到那是一批良心被世故戰勝了的明哲派。

不管人們的心是在怎樣的波動，可是部落裏的人物野豬並沒注意過這些。他指揮着，指揮着揣着高興感覺的人們拉棚，挑傢伙，宰豬等的瑣事，一面自己在心裏打算盤，算盤是這樣打的：——

上邊又要三千斤大葱，一斤葱用掉五分錢去買，回來告訴他們一毛錢，蔥鬚子剪齊，再多報一千斤的損失分量，一下子就愁有二百塊錢的財發。秋季的布票，眼下也要領下來了，一組剩六張的話，至少也可以有二百塊錢的來項。媽的，僅僅這些就足夠小林子的裝煙錢。豬？豬是家裏養活的；棚呢？棚更不好意思租金。拉棚的車，只消預備兩頓高粱米飯和粉頭炒豆芽便可以。雖然正日子需要一筆賞錢，但是部落裏的一百多家，那家不得拿個四塊五塊的來上喜儀。他的結論是除剷淨剩，剩一個細皮嫩肉的小老婆。

落秋的浮雲，流在赭色的山嶺上。但是部落裏的人物野豬，却感覺這時候彷彿有花有草的春三月。

小林子雖然被部落裏的人們稱爲是一隻高山上的俊鳥，但，如今這隻俊鳥是在遭魔難了。

隨着出嫁日子的逼近，她的眼淚也在加次數的滴着。自己醜態坐在炕頭上雙目失明的爹，又醜態患着痰喘病的媽，她顫抖了，顫抖着嘴唇，顫抖着四肢，顫抖着心。

孩子，這門親事，媽知道對不住你，但是孩子，誰讓你作錯了事情……」

老太婆用顫抖的手，撫摸着自已的女兒，坐在炕頭上雙目失明的爹，也像似傷心似的搖一搖頭，又搖一搖頭。

小林子心中在憶念着媽剛才說過的話：

「誰讓你作錯了事情……」

這話，究竟應當怎樣解釋呢？難道一隻吻就賣掉一生的幸福嗎！想着，她又把那美麗而可愛的故事拾起來——

是春天，花，開遍山嶺的時候，她跑到李家烟樓子作女工，於是她開始認識城裏派下來的指導員王傑。

他，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有聰明，有魄力，有……有一切的男性美。自然，女人，尤其是小部落裏的女人，女人們的心都圍繞着這男性而掀起微妙的作用了。惟有，惟有這隻被稱為是俊鳥的小林子沒關心這些，可是，可是事情偏偏發生在她的身上。

王傑任務將完了的那天，偷偷的邀她到嶺南談幾句話。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但，愛是天賦給的本能，她覺得甚麼都可以拒絕，似乎這要求不可拒絕。她戰勝了習慣，戰勝了風俗，戰勝了……終於他們兩隻影子悄悄的出現在嶺南。

嶺南，鋪着碧綠色的草氈，草氈上，插着黃色，紫色的花朵，有風輕輕的吹着。——是一個傍晚，春天裏的傍晚。

她，臉在微紅着，似乎理解這行爲的後面，緊跟着便是諷刺，笑罵，和父母的紅黃，不過這些力量，都被另一種新的力量給兌換了。

「林妹！我發現你，如同發現一件寶貴，你所有的條件，都適合我的理想，所以我……」

她，明白，把頭垂下去，眼睛在數着脚下的草，草上的花朵。

「我們相見，雖然僅僅是一個多月，但是我的人格，我的行爲，你總會清楚的，你要考察一下是否也適合你的理想……」

她，還在垂着頭，只是腳趾又輕又慢些。

「你說呀！你如果再不說，我便認爲你反對這件事情……」

她把臉揚起來，兩顆眸子黑黝的充溢着眼淚，但，却向王傑微笑。

「林妹！這是甚麼意思？」

「請你託人向我父母提一下！」

她說完了這話似乎加強了勇氣，把身子靠近王傑。

「妹妹！從此時此地起，我便屬於你，同時你也屬於我了，讓我們留個紀念吧……」

小林子把記憶溫習到這，彷彿自己的嘴唇，還在被王傑吻着。但是，但是現在的時與地，不是春天，不是春天的嶺南傍晚

了。

於是，她又想起來哭，想起來戰慄。

「孩子，想開一點吧！我知道你心是痛苦的，可是，可是誰會想那個姓王的小冤家攤上無期徒刑的官司了呢？……」
姓王的小冤家，無期徒刑……她馬上又想到野豬，一個四十多數的男子，尖頭頂，大眼睛，豬肝臉……貪婪，狡猾的醜惡傢伙。

她，眼前掠來一片黑，暈倒在炕上了。

二

秋風，刮在野豬河，刮在一個喜劇的頭兩天晚上。

棚，搭好了，臨時廚房裏也開始了工作，野豬的家，上下屋明燈燈燭的挺熱鬧。

四個人，圍着一張八仙棹，有野豬和他的太太，有煙樓子李二爺，有徐把頭。

這四個牌友，在部落裏被稱爲四大金剛，野豬向來是一毛不拔主義，太太當然是夫唱婦隨，其中頂徐把頭慷慨，輸錢最高額爲一元，李二爺則照徐把頭打扣。

「喂！徐把頭，現在甚麼都漲價，你，有名的徐一元也應該改爲徐二元了……」

野豬太太打趣的說。

「大嫂！我真佩服你，你真够個女中豪傑，眼着大哥後天又作新郎了，你連一點醋也不吃，真怪……」

李二爺把在烟樓子裏常和女工們玩的態度拿出來，賤賤氣氣的逗野豬太太。同時，他並計畫借這句話解徐把頭的圍，因爲他知道徐把頭若是由一元變二元的話，他就得由五毛變一元了。

「李五毛！我告訴你吧！這可不是對你嘍吹牛，太太是一心念佛，沒有那份開心，不然，不然他也敢……」

四個人都笑起來了。不過各有各的味道，野豬太太的笑，多少稍帶點酸，野豬的笑至少心裏打個冷戰。李二爺的笑一方面是應酬，一方面是所幸野豬太太還管他叫李五毛，最高輸額沒有變動。至於徐把頭的笑則完全是粉紅色，因爲野豬太太一口一個沒開心，可是和自己在烟樓子裏幹的勾當，那壯老虎的姿勢……

「可是大哥，春天和小林子曾經有過一腿的那個姓王的小傢伙，倒底因爲甚麼攤上無期徒刑的官司了呢？」

李二爺摸摸自己不太長的鬚鬚，從手裏打出一張「三萬」。

「三六九萬，李二爺！你的五毛錢光……」

她把放在棹邊的幾個零角收拾在自己的腰包裏，照例是這套收場白……

「你們喝水吧！我還得念灶王經去。」

野豬太太向徐把頭擠一擠眼，拖着笨重的臀部走了。

李二爺沒注意這些個，祇顧等待着野豬的回答，可是部落裏的人物野豬，祇是一味的嘻嘻着，表現自我的偉大和勝利。

四

下半夜，野豬輪在被窩裏轉轉着。

他想起一件事情的成功，真不是容易的事。就像自己把小林子弄到手，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至今，部落裏的人們，也許都以為小林子不是處女子，可是這事情，除去天知道，她知道，便是自己知道。王傑那小子託自己作媒的時候，把僅僅接個吻的秘密都告訴給他了，他，爲了使部落裏的人們沒人肯娶這破爛貨，所以向別人造謠說小林子和王傑有一腿。一方面爲了使小林子忘掉王傑，才說他攤上了無期徒刑的官司。自己好占這便宜。另一方面爲了使王傑割斷念頭，會親自到城裏去告訴王傑說：小林子的父母嫌王傑窮，已經把女兒嫁給別個部落裏的大糧戶了。

他，轉轉着，在讚嘆自己的手段高明。

想起王傑臨走的時候，來託他作媒的情形，那小腦瓜也不度量一下「高山出俊鳥」但是能出幾隻俊鳥呢？我們野豬河就出這末一隻俊鳥，還能選到你的身上！

想着，想着，他不知怎樣高興才好，因爲後天，就是明天過去的後天，便是自己幸福到來的日子了。那白淨的臉蛋，那黑大的眼睛，那細長的睫毛，那脾板，那身軀……

想着，想着，他飄飄然的飄飄然了。

他剛要走向夢裏去，外面竟攪起了一陣嘈雜，嘈雜裏似乎是說有人上吊。他被這消息給嚇抖了，於是跳起來，披好衣服，真到有人跑進來告訴他，人命是出在東大門，他才把心放下去。

於是他吩咐進來的人，好好的看守臨時廚房，小心點有人偷肉丸子。自己又平安的睡下去了。

五

東大門的老爺子七十二歲了。據說七十二年來從沒受過別人的氣，但，偏偏是部落裏的人物野豬不聽這套邪。

幾天前，野豬領着瓜牙去向東大門的老爺子討蔥錢，老爺子因爲說一句：「要錢沒有，要命捨不得。」所以挨了野豬一個耳光子。

東大門的老爺子，光榮的七十二年歷史，被野豬的一個耳光子染上黑點，所以這次「要命捨不得。」也不中用了。思來想去好幾天，終於他想出這上吊的辦法。

老爺子是這樣的企圖，自己的兒子窮，假使「壽終正寢」的話，還得自己買棺材，上吊死，野豬至少得花個三頭二百的。於是東大門的老爺子一吊便死了。

野豬本來在半夜就接獲這消息，可是一直睡到太陽爬滿南窗才起炕。起炕的時候有人告訴老爺子的兒子要進城去告狀。畢竟是部落裏的人物野豬，一向就沒把些事情放在心上，他甚麼也不怕，祇怕老爺子的兒子一狠心叫班吹鼓手，打擾他們的喜興。

但是，他確信，確信老爺子的兒子連口棺材都不會有下落，叫班吹鼓手的事，滿可以放心的。他把這些不高興的事情，都從心裏排出去；棚裏棚外的指揮着，指揮着廚子煮幾升米的飯，指揮着棚匠搭娶新人用的喜事。過晌，野豬太太開始念姓王經的時候，部落裏的人們已經成羣結隊的來吃喜酒了。

六

黎明前，小林子把野豬家送來的大紅色襖褲穿好，靠在媽媽身旁悵悵的哭。

雙目失明的父親，搖一搖頭，又搖一搖頭。

「孩子，你別哭，媽的心已經碎了……」

老太婆的嗓子，在暗啞着，聲帶像一隻禿針割動着唱盤。

「媽，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別了……」

她顫動着身子，顫動着嘴唇。

「孩子，你爲甚麼要說這不吉利的話呢？」

老太婆氣的簡直又要犯癡癡病。

「媽！我老實的告訴你，我已經預籌好了，我要死在野豬的家，免得媽和爸爸償還他四百塊裝煙錢，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跟

那禽獸的東西過日子的……」

老太婆果然氣犯了癡癡病，腰又彎成馬蹄鐵形，在一聲連一聲的咳嗽着。

遠遠的有小喇叭的響動了，接着又隱隱的傳來鑼鼓的聲音。

雙目失明的爸爸，依然坐在炕頭上，搖一搖頭，又搖一搖頭。

那響動，一度停歇後，許久沒有動靜，老太婆知道，定規是向這邊走來了，一面在輕微的繼續着咳嗽，一面在把身子向地下

挪。

四個酒茶，兩壺白乾，都預備在北炕上，注意着街上的大吠，準備開大門。

可是，街上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遠處倒是亂嘈嘈的有些動靜，不過，那動靜好像保持在一塊地方。

老太婆由野豬的咳嗽而恢復了平息，不計數和女兒再說甚麼，她並不太担心女兒的死，因爲她知道死是何等的不容易，祇要

女兒到在野豬的手裏，那標了半輩子野老婆的傢伙，還能讓她死嗎？此刻，她所煩悶的，祇是女兒那樣漂亮人材，好像一顆明珠埋到沙土裏而已。但是，她一想到女兒作錯了事情，又想到四百塊錢的裝烟錢，於是又心平氣和了。

遠遠的，響動又嘈起來，老太婆知道這回許是時辰到了。不過，不過仔細一聽，那遠遠的響動，有些怪異，調子彷彿是送葬時候吹奏的拿天鷲。

小林子也像被那怪異的響動給逗楞了，自動的停止了哭泣。

雙目失明的爸爸仍在搖一搖頭，又搖一搖頭，許是也感到這響動的霉氣。

工夫很久了，喜車還沒有來。

近處依然沒有犬吠，沒有鷄音。

他們在等待着，等待着。

東方已經發白了。

七

天亮後，

部落裏的人們在播傳着一個驚異的消息。

消息是這樣：——

黎明時候，野豬正吩咐着爪牙套喜車。頭通喇叭吹起了，野豬家跳動着二十年來未曾有的熱鬧。

這時候，部落裏的一批有正義有熱情的小伙子走進來，一句話也沒說，便把野豬給綁上。

野豬咆哮了，一面威嚇着衆人，一面命令着爪牙把他們都抓起來，可是爪牙們還沒動手的時候，又有一批人走進來了。

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很像春天城裏派下來的指導員王傑，野的楞了，野豬的爪牙也楞了，誰也形容不出來那緊張。

後進來的一批人，逼着野豬用僵來的吹鼓手把東大門老爺子的屍首接到家，最後竟用披紅掛綠的喜車，把野豬給裝走。

這消息，像長了翅膀，飛呀飛的，飛遍了百多戶的小部落。

蒼色的雲，划動在藍色的天上。

又划到赭色的山嶺。

秋風一樣的吹着，

只是野豬河的喜劇”

被秋風給吹走了！

青春底流

杜白雨

(略歷) 杜白雨，本名王度，供職滿洲映畫協會，爲滿洲脚本家的開拓者，不但擅小說寫作，對於詩，評論，都稱上手，著爲詩集「新鮮的感情」一書，開新詩的別一風格。

二個清爽的初夏的夜裡，開往新京的列車而破寂靜的郊野，向前飛馳着。

二輛污穢的三等車裡，搖搖的貧民們，擁擠着，釀出一種觸鼻的臭氣。孩子們放着尿，哭叫着，大人們啃着污黑的窩頭，吐着痰，……空氣像垃圾箱一般的惡濁，雖然車窗在開放着，引進着清新的夜氣。

雜在這群襤褸的隊伍中，有幾個樣子個别的青年男女。他們都穿着比較新的衣服，並且打扮得很是新穎，雖然並不大齊整。每個人臉上，都抹着一層疲勞的顏色，有的甚至挂上上薄薄的灰塵。

是一隊很有精神的青年。身體雖似乎疲乏了，眼中却閃着興奮和喜悅的光輝，裏面有面孔美麗的姑娘，有風采奕奕的青年，活潑少女，跳跳蹦蹦的少年；

他們有的在談笑着，有的在唧唧低話着，歌唱着，還有的在熱烈地爭辯着甚麼，把這一輛本來挺討厭的三等車廂，造成了熱鬧的生氣勃勃的地方了。

他，一個年歲較大而面孔清瘦的青年，正倚在車廂的一個角落裏，噴着那羣青年所不喜歡而他自己也並不太嗜好的紙烟，聽着他們的活潑的歡笑，默默地望着他們，一抹慈愛的羨慕似的微笑，浮在他的眼邊。但是，每當其中的某一個偶一回頭，和他的目光觸碰的時候，他的眼裏便似乎直射間一股銳利的光，於是，那個人的談話聲立刻平穩下去，所以，雖然他在目不轉睛地默視着他們，他們却很少有人回過頭來看他。

三個男的，夾着一個女孩子，開始激烈的論爭。
「人若相信上帝，才能够得救。」

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紅紅的臉頰，有些嬌媚的兩眼，在熱烈地這樣叫着。他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自幼飽受着聖經的教

「可是，小蘑菇，你看見過上帝麼？」

這問話，跟着一陣含着譏諷的狂笑。這是一個身體高大，面孔很俊的名叫老丹的青年，他很好吵鬧，但非常馴服，而且喜歡幹木匠活，釘子鑿子是他所最愛擺弄的玩具。

「你這簡直是抬槓，」小蘑菇有些急了，口吃吃地辯別着：「我！我所說的上帝，不是真有的，是一種精神的！——安慰」費了十足的氣力，他才把這篇背得爛熟的文章吐了出來。但是，對方那幾個人似乎並未感動，他們繼續以諷刺的口吻反駁着他。於是，你一刀，我一槍地開始了舌戰；把夾在中間的女孩子擾得不耐煩了，她閉上眼睛，口裏囁囁着：「甚麼上帝，下帝的，沒意思……」

這是一個吉普賽式的流浪姑娘。家住在冰天雪地的北部國境，單眼皮的細眼睛曾使她的面孔減掉不少美麗，但適中的身材，熱情而沉默的性格，加上銳麗的歌喉，都使人對她發生好感；她的名字常常更換，這時是喚作「英子。」

熱烈的關於上帝存在與否的辯論，却並不因她的懶得聽而稍停，反之倒更相激烈了。最後竟而大聲吵叫起來。

「我說有它準有」小蘑菇漲紅着臉叫着。

「耳聽是虛，眼見是實。」

老丹搖着粗大的骨架，一步不讓地吼着。結果，還是英子這姑娘聰明，她伸手按住兩個人的手，結論似地說：

「這件事，你們倆個都有理，我想還是快去請叫方大哥吧，」他一定會給我們一個解答的。」

「方大哥」，就是默默地坐在角落裏的地。

於是，兩個熱辯多時的少年沉默不言了。小蘑菇回頭看：方大哥正在對自己微笑：便起來走到他面前，很恭敬的口吃吃地說

「方大哥，您說——世界上若沒有上帝……」

老丹也跑過來，他的嘴快：

「方大哥，他迷信，哪兒來的甚麼上帝呢，」

他看見面前這兩個誠懇的年青人那種天真的樣子，忍不住笑了。

「上帝有也好，沒有也好，總之和我你的工作毫無關係。」

他緩緩噴着一口濃重的烟，端詳兩人的表情。他們聽見這種不輕不重的回答，都彷彿不大滿意似地，對視一下，回到原來的座位。尤其是小蘑菇，頹唐的樣子，似乎受了多大的挫折。

車廂裏當時變得沉靜了。火車的悠長的笛聲，清楚地從窗外傳了進來。突然，一串嬌媚而清脆的聲音叫了起來：

「啊，誰把我的小老虎拿去了，不玩了……」

這個女孩子今年才十七歲，有着異常秀麗的面孔和清脆的喉音，很好笑，從來沒有生過氣。

於是，車廂裏又開始一陣喧譁和笑聲；當那女孩子急得落了淚的時候，一支黃色的棉老虎却從老丹的屁股下跳了出來。接着又是一陣狂笑和吵鬧。

他，方大哥，却始終獨坐在一角里，一枝又一枝地吸着紙烟，像看戲似地，聚精會神地望着他們。

他們似乎鬧得累了，漸漸地安靜下去。這時，響起了一種低低的尖銳的歌聲，他才慢慢閉上眼睛。那歌聲是一個上海姑娘唱出的，她有着兩隻很大的眸子，正表現着性格的潑刺和好勝。接着，又有一股男人的細媚的歌聲唱合起來。這是個大滑頭，專喜歡幹離間友人的勾當，所以被伙伴們罵作「奸細」，他的風頭煞最大，唱歌時專做出女人似地媚腔，所以，不大受伙伴們的歡迎。雖然他很有天才，而且是一個大學未畢業的智識份子。

低低的合唱聲，乘着輕輕的夜風，在美麗地浮漾着——

「荷花枯焦，在水面飄流，

黃花朵朵，含笑在枝頭」

接着又是——

「我的姑娘，我怎麼能夠捨得——」

這柔媚的歌兒，才一開始，立地就起來一股輕動的歌聲打破了它，於是，空氣驟然一變，大家都放開聲音合唱起來——

「沒有錢，也吃碗飯，也住間房。

「老板娘，怪模樣……」

最後，一直沉默下來的他，也不知不覺地隨着這群孩子們的調子歌唱起來。

這一羣浪漫的青年是做甚麼的呢？倘有人把這疑問質之那被尊為「方大哥」的他，他也許會微笑着給人一個模糊的回答，說：「說甚麼，他們祇是一隊追求青春的孩子。」但是如果這解答，不能使你滿意的話，你也許會直接向那羣孩子去問那麼，他們或者要挺起胸脯，得意地回答說，「我們是幹藝術的。」

不錯，他們的生活，的確和藝術有着大的關聯。他們在把人生和社會底縮影，具體地搬到舞台，給別人鑑賞；雖然他們本身也許並沒有這種自覺，並且也絕不把自己心頭所吸嚥着的「藝術工作」看得怎樣嚴肅；反之，他們倒是存着「玩」的心理，所以就是愛玩，沒辦法。」到那兒還不是玩呢？這一類的話，常常可以在他們中間聽見。

除掉方大哥一個人有着固定的職業外，其餘的多半都是流浪者，至少也是家庭底叛徒，他們無情地拋棄了幸福的家庭，背叛了父母底教訓，而逞強地流浪到遠方去。」追尋青春底樂趣。譬如那個上海姑娘名叫和子的，便是一個很好的榜樣；父親是一個

奸商，有錢，有姨太太，總想利用女兒底美貌，發一注大財，但是潑瀟而年青的她，對於父親這種視人爲商品的態度，異常憤懣，她認爲她有追尋愛情和自由的權利，便當面向父親罵道：「你有做我父親的資格麼，呸！」遂即拋開了家庭，向寒冷的老國飄流下來，還有那個被喚作小蘑菇的男孩子，當他從中學畢業後，父母打算讓他送到鄉下的郵局做事，但是他非常討厭那種機械的工作，便在一個落雪的深夜，從暖和他的被窩中逃出，祇穿了兩條褲褲，小老鼠似地跑到城裏，來幹他所憧憬的藝術工作。

在朝生暮死的力量薄弱的劇運中，他們這藝術羣青年的生活真是貧苦極了，這個戲團倒閉了，再走到另一個，另一個散了，再走到別的新起的地方，例永遠不想回家。住在下等客棧的單間裏，每天嚼着生硬的煎餅，口袋總是空空的，有的便是幾張當票。但是，即使是如此困苦的生活，他們的精神，却永遠是那麽潑瀟，那麽高興，口裏離不開流行歌，身上也缺不了一套時髦的但而料子並不很好的洋服，同時，帽子一貫的是歪戴着的。

喝酒，吸煙，拍照，逛公園，打小牌，是他們的嗜好，打打，鬧鬧，說說笑笑，便是他們日常的功課。這許多年青的藝術使者們不知何時，都深深染上了一層浮浪癖。

他，方大哥，是一個經驗過一些風浪時人，提起他和這夥人發生關係，那更是偶然得很。

寒冷的二月，當他整居在新京的一個寒冷的一角時，某夜一個異國友人走來訪他，請他出馬去幫忙組織一個劇團。那時，二則因爲友人不可大靠，二則方的本人，已經再不願參加甚麼團體的生活。雖然如此，但無奈那個友人始終執拗地勸說着他，並且誓言一切的責任，由自己擔負。

「方君，你應該參加文化運動才是啊。」

「但我早已够了」方知道他又在說謊。

「可是，你應當替我想，我現在的生活，實在沒有辦法，除了演劇弄幾個錢之外，已經是無路可走。……」

聽見他這種類似哀懇的實話，方也就不忍再拒絕了。便暫且答應下來。

於是，方發揮他的獨特的手段，迅速地把他這個小型劇團組織起來，這時，他本來可以依據當初的約言，撒手不做，可是他看見這一羣熱情的年青人太可愛了，同時也太可憐了，不願把他們委託給那員商人士的文化人，他想利用這機會，叫他們過一過有秩序的團體生活，同時希望他們在這團體中學一點關於藝術的智識，所以，便無形中一直地逗留下來。

方的那個友人，是個毫無辦事能爲的人，劇團的事都交給方，他祇在旁邊說說大話，再不就支使團員替他和人跑跑道兒，這樣一來！方忙得不可開交了，他每天露着兩顆輕眠不足的充血時眼睛，東奔西跑，一方面和外界連絡，和一切迫害鬥爭，另一方面還要進行團裏的事務，準備首次的公演。

兩個月以來，原是三十多人的大團體，結局却祇剩下了十幾個人。那許多混場的公子哥兒，東出西入的流氓演員，都被他給無情地趕掉。所餘的人，雖仍舊有着一些浮浪癖，却都是比較有希望的熱情青年。他們很能吃苦，工作也很熱心，並且對於方的言

行，都表示敬服，所以到後來，這個小團體，竟而變得像個小小的家庭一般了。

劇團的經濟，困苦得不堪設想，從到這次從吉林演出回來，已經兩個多月沒有發薪但他們的精神仍舊很好，除掉那上海姑娘和子有時因為生活困苦私下發一兩句怨言之外，其他的人，似乎忘掉了甚麼錢不錢的，並沒有人提起它。

我們信賴方大哥的，他絕不會給我們虧吃。」

他們的眼裏閃著這樣的先輝。

吉林的出演，並非他們本身的公演；祇是爲了獲得僅僅的二百塊錢，不得已才替人家演了個斷然鴉片的宣傳，就是這二百塊錢，中間還受了介紹人的剝削，所以他們這一趟實在非常勞苦。不過，堪足自慰的是演出的成績很不錯，和子的眼淚，老丹的反派演技，等等，都曾博得台下轟的熱熱的掌聲，地點是在山脚下的一個露天舞台，當時，那濛濛的夏日的塵沙，迷漫舞台，幾千個人頭，擁擠着，吵叫得甚至台詞也很難聽見；同時，那可憎的土棍們，聽說有好看的明星來到，便一匹跟一匹地到後台來搗亂，處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他們這羣青年還是那麼熱烈，他們不怕別人恥笑，吞着烟一般塵土，熱心地幹着他們的工作。結果，台下的幾千觀衆，整個被他們感動了，掌聲雷一般地響着，小孩子們最後都跑到台下，用頭把台板頂起，從那隙縫往上看。其間，雖然那個號稱「奸細」的老桑，曾經皺皺眉頭，翻翻眼睛，表示不高興在這種野台子演戲，以及和子子因爲借來的衣裳不合式，會說了句氣話「這不是演劇，簡直是開玩笑」；但一經方告訴他們：

「既然做了就要做到底。」

他們也就立刻無言而照常工作了。方再一想到那時的光景，心裏便不由得顫動起來。

從吉林回來，他們趕緊着手自己的首次公演。這公演在種種限制之下，是非常困難的，一面要合乎現勢，一面要有些意義，同時，爲了不賠錢的原故，又得使它合乎所謂上中下三等人的口味，最後還要顧及到劇團本身的設備的能力以及演員的人數力量及個性等等，實在是極煩索而困難的工作。

方參酌一兩個幹部人員的意見，再經過一番慎審的考慮，於是決定了創造一條新路，在一張白紙一般的北國藝術中，上演小型的古裝歌舞劇。

在百忙之中，方迅速地將脚本寫完了，題目是「卓文君」，描寫中國古代女性的戀愛和出奔。接着，開始排演，不到一個月，大體都練習妥善，便趕緊着手造備道具衣裳和佈景等，可是，終於難關到來了。現在甚至吃飯也要發生問題的他們，那裡會有錢預備這許多東西呢。想來想去，方想出一個辦法，先從預定上演的劇院借幾百塊錢，等公演完了時，再償還給他們。但誰知道這條路却完全失敗了。那奸滑的劇院老板，認定這無名劇團不可靠，而一口回絕了。但是方却並不因此氣餒，他跑到朋友處去張羅，奔走了兩三天，受了很多的白眼，結果祇借來了數目很小的一筆錢，就利用這一點錢，先把要買和要做的東西付了一半現款，而急着手準備起來。

衣服，帽子，鞋，扇子，甚至鞋帽上的花樣，都是在幹部負責者指導之下而經他或她們自己動手做的。

公演期就要來了。

一個灼熱的下午，方流着汗從劇院回來，他和那奸滑得狐狸一般的老板交涉公演，費盡了口舌，結果仍是以一個低小的數目訂了合同。方一路往回走，一路煩惱地在心里罵着。

他走進旅館裏的辦事處時，看見那些年青人都在熱心地工作着，有的用紙貼扇子，有的用針補着鞋子，還有的在壁唱歌，二壁整理着假髮和假鬚的。

但是祇有老桑不在里面。這個奇怪的人物到那裏去了？方覺得有些可疑，便向工作着的小女孩子問：「老桑怎麼不在家？」
「方大哥」那個女孩子的清秀的眼里閃着一抹寂寞的光，他彷彿生氣似地：「我們正預備告訴您呢，他被那個無賴叫去喝酒去了，也叫我們和他一道去，可是我們沒答應他。」

方當時明白了。那個號稱「無賴」的，是個遊手好閒的破落戶的公子。他曾經在這劇團里混過半個多月，一心要爭個指導者的地位，結果被方給無情地趕掉，他便記下了仇，在外面散布謠言，中傷他們，並且誓要把演員們用金錢挖走，使這個劇團不能立足。但好在這些年青人對於方，都已有了了一定的信仰，所以，即使他千方誘勸，也沒有甚麼效果。

「哼，這傢伙一定是想來破壞我們的首次公演，而老桑也許會給他誘動。」
方在心里暗暗想着。

「老方，我們告訴老桑不叫他跟那雜人一道走，他不聽，到底去了。」

說這話的，是一個團里的重要人物。他名叫老嚴，面孔生得老成，人也最老成，不好說話，在台下等於一個啞叭，但一到台上，立刻就變了。他很有文學天才，能作歌，可以寫劇本，在團里是擔任舞台主任和演員主任的。因為他性格沉悶，終日不發一言，一張大嘴，却不時地在顫抖着，所以，他們都嘲笑他說他有神經病。

「不要緊，老嚴」

方微笑了，這微笑的聲音裡，含着一層嚴冷的調子，正表示着方的絕不退讓的決心！

「他要走，就讓他走吧，實在沒辦法的時候，我上台！」

這一番話，聲音非常嚴肅，聽的人都抬起頭來，吃驚似地望着他。

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晚上，老桑的行動就有些變了。

當小蘑菇求他幫忙畫扇子的花樣時，他馬上回了一個奇怪的答覆：

「我祇管演劇，不管甚麼扇子。」

這意外的答覆，使小蘑菇驚呆了，但立在旁邊的方，却祇是淡淡的一笑，因為他早已預料到這一層了。於是，他彷彿下了決心似地拍了拍老桑的肩頭：「老桑」。

那個回過頭來，勉強笑着：

「甚麼事，方大哥。」

「你實在太聰明了」，方嘲笑似地。

那個豎一下眉頭，假裝發楞，其實心里已竟明白了，兩個人對視片晌，方便和藹地說：

「快要公演了，你這種態度實在令人不滿」。

「我，我沒有甚麼呀，您道話，打哪說起的呢？」他的眼里放着怯懦的光。

「老桑，你的爲人，我也不是不知道，今天你和那無賴出去是甚麼意思？」

「我們是私事，和劇團毫無關係」。

「沒談到劇團麼？」

「沒有」，他明明又在說謊。

「但是，老桑，」方靠近他，注視他的兩眼，低低地說：「你不高興和我們在一起麼？你覺得那無賴對於你更有益處麼？」

方祇說到這兒，便走出門去。

在第二天晚上，方剛要就寢的時候，老桑輕輕拉門進來，他恭恭敬敬地施了個禮：

「方大哥，我錯了，請您原諒我吧」。

方聽見這些話，再看看他那幅可憐的樣子，不覺笑了，便默默地點頭，表示原諒了他。不過，自從經過了這場事故之後，劇團中的人們，對老桑又加一層地憎厭起來。反之，在方這方面，倒無形中覺得老桑確已有了自覺，絕不會再變心了。

公演期到來。

報紙上開始宣傳，劇院門前的廣告板上也貼起宣傳畫來。他們的名字和照片都在火紅的陽光的照射下，和觀衆見面了。

這個劇的主角「卓文君」，由和子扮飾，所以，她的古裝畫像，大大地張貼在劇院的入口，看見這個，她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火一般熾烈的風頭慾，使她忘掉了生活的困苦。

公演的前一天，傍晚時候，四輛馬車，載着道具衣袋和佈景以及這羣年青人，洋洋地向劇院出發。旅館的茶房也彷彿相信他們一定會賺錢回來似地，忘掉了連欠四個月多的房錢，問他們揮着手：

「祝你們成功！」

他們這時真是興奮極了，緊張和高興的顏色充滿年青的臉上，或在唱歌，或在背誦自己的台詞，彷彿對於明天的公演，有着絕對成功的自信。方仍無聲坐在車里，望着他們這種生氣勃勃的樣子，感到無限的生死希望和青春底歡悅。

夜半，他們開始在舞台上準備一切。

這劇院的舞台，地面很狹，而且祇有一層幕，在演出這種歌舞劇上是頗爲困難的。不得已，祇好另在台口加上一層新幕。這些，本應由劇院負責辦理，狡猾的劇院經理却拒絕了，結局仍得由他們自己動手來做。

一張高三丈多的梯子，搬上了舞台。方首先脫了上衣，那些年青人，連女孩子們也都蜂擁而至，齊心合力把這張梯子豎起在台口。然後，那素喜木匠活的老丹，便脫了上衣，赤着臂膀，飛一般地一級一級地跑了上去。很敏捷地從腰間拿出錘子和釘，開始釘着。但是，那梯子立得不穩，下面把着的人們，稍一不留神，它便向旁歪倒下去。於是，那個子細高的老丹，就像一條蛇似地在空中遊盪着，但他並不害怕，反而發出洪亮的笑聲。

台下坐滿了人，在吞着唾沫看着。

方把着梯子，看見老丹在上面一錘一鎚地堅實地釘着，心里說不出的高興，覺得一切都有了希望，大家的力量，大家的注意都集中在這張梯子和上面的臺上。遊盪和懶惰慣了的這羣孩子們，已經在神聖的工作中團結起來。

幕釘妥了，接着試釘佈景，試驗橫聲機，最後，開始試演。在悶熱的夏夜中，汗水從他們的頭上流着，臉塗滿了灰塵，他們本着素日的練習，熱心地演着，他們並不把它看做試演，而當它是真正的公演。

這劇團和其他的大劇團不同，沒有甚麼前台人員和後台人員的分別，佈景由演員自己佈置，音響也由他們自己做，所以，他們一面上着裝，飄着古裝的衣袖，一面腰裏却插着錘子和釘子，前前後後地忙着。

這一夜，一直試演到午前三時。一切都在熱心的集體工作之下，準備妥善。最後，由方招集他們，在台心集成一個圓圈，規矩地立着。

沉默半响，方慢慢抬起頭來，向他們環視一周，每個人的臉色都是興奮和緊張的，毫沒有一星疲乏的神色。

方嚴肅的聲調：

「今晚的試演，成績沒好，這當然是諸位在過去幾個月間辛苦勞力的結果，幹部人員的我，真是十二分的感激，同時，尤其是大家的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更使我佩望不置。大家能够如此的齊心合力，無論做甚麼難事，也不會失敗，諸位，請抬頭看看上面這張幕，它就在告訴我們，明天我們是一定要成功的。諸位，相信自己的力量吧，不要忘了，我們是一定要戰勝觀眾的。」

方俯身把放在台上的皮酒瓶拾起，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後，遞給老桑，老桑喝了一口就交給和子，就這樣，一瓶皮酒在十幾張熾熱的口唇上喝乾了。

次晨，時鐘才指着六點，他們便完全跳了起來。圍聚在一起，開始念誦他們的台詞。

這一天公演的成績，出乎意外的良好。每一場的掌聲，不絕於耳，台上的歌，才唱完，台下就有人開始模擬。老板的一張鐵皮臉也變得她鬆了，他並且親自給他們送茶送菓子，而且要請方去吃飯，但却反而被方以一張鐵皮臉給嚴詞拒絕了。

他們的演技，歌唱，跳舞，都達到了一定的水準，照明，佈景，衣裳等雖不華麗雄偉，却也都恰到好處，所以台下的千餘觀眾，都被他們激動起來。當「卓文君」反捨她父親和公公說：「我不死，我沒死的道理」的時候，和子那悲壯而嬌悍的表情，和她那清脆的聲音，使台下的觀眾們，沉靜得鴉雀無聲。

劇是毫無疑問地成功了。

一群羣的青年男女，都擁到後台，求他們簽字，要求和他們做朋友。甚至有許多大學生也感動了，願意今後無條件地幫忙他們。並且，有一個小學校的先生，特意到後台打聽誰是這劇本的作者。他很感動似地太息一聲，說：

「唉，想不到有這麼好的劇，在這兒上演，這劇本是那位寫的，可以讓我見見麼？」

但這時，方却已躲在客座的最末一排裡，靜靜地吸着自己並不太喜歡的紙烟。一抹輕輕的類似驕傲和滿意的微笑，浮在他的唇角，他默默地望著那忽明忽暗的舞台，聽着觀眾席喧囂，有時却無端地闔上雙眼，微微吐一口氣，讓一層無可奈何似的感傷，蓋住他的臉。

由於第一天的公演，獲得了意外的成功，劇院老板便破格賞給他們一筆出乎意外的報酬，方捏着這筆血汗換來的錢，帶這羣孩子到飯館去吃夜飯。

一向嚼着粗劣的煎餅的人們，一旦遇見較為豐盛的饌肴，便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

「諸位朋友們。」

方的聲音才一發出，連吃帶噉的這羣年青人，立刻肅靜下來。都把疲倦然而興奮的目光，集中到方的臉上。

「今天，我們是成功了，諸位，儘量地吃吧，喝吧，這是你們自己的血和自己的肉……」

說到這裡，方似乎憶起往日的勞苦，心裡擁上一陣悲哀，他覺得眼邊有些發熱，極力抑制着，繼續說：

「朋友們，在藝術上說，我們還都很幼稚，也許根本談不到甚麼成功，不過，在這次公演中，諸位和我都學得了許多從前所不知的東西，我們知道了工作底神聖，集團底力量，以及友情底偉大，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完全成功，朋友們，我們痛快地乾一杯！」

大家舉起杯子，聰明的和子低聲說：

「方大哥，您受累啊。」

方祇報以微微的一笑，接着十幾杯酒，一齊灌入了十幾個青年的胸膛。

白酒的泡沫鼓動着，燃燒着每個人的火一樣的口唇，他們忘掉了過去，也不去想將來，禍是陶醉在美麗的目前。歌聲又起來了，雄壯的合唱中夾着活潑的笑聲：

「沒有錢也吃碗飯，也住間房……」

老板娘，怪模樣……

不知何時，外面落起簌簌的細雨，從開着的窗子掃進，正打在方的頭上。

方有些醉意了，又掏出一盒二十支的紙烟，默默噴吐起來。

喧嘩聲，打鬧聲，以及無盡無休的辯論聲，在他所噴吹出的烟霧中，絞成一片。

四一年歲末在新京

墟園

吳瑛

(略歷) 吳瑛，本名吳玉瑛，刻供職滿洲圖書株式會社，主編滿園出版之：「滿洲文藝」，文化刊行會同人，自梅娘走出後為滿洲女作家中重鎮，稱為鄉土作者的實踐者，短篇集「兩樣」曾受第一回滿洲民間文學賞文選賞。

引子

從母親講述着早年太祖母摔碎了客廳裡面的一隻珍貴的古燈的時期，我起始有了記憶。

「媽！太祖母爲什麼摔碎了那隻古燈呢？」

大姐姐把讀着的「篇桃花源記的講義合起來，央求着母親，去追究太祖母摔碎燈的原由。

二姐姐又偏逼問着母親，那隻古燈的究竟模樣？我同二姐的意思偶合了，心裏不住的去幻想那隻古燈的神秘。

「是不是那隻古甜比得及電燈還要亮，還要美麗呢？」

我用兩隻手去搬住母親的頸項，看着母親一副清秀的臉，母親被這兩種問話互相追問不知所措了，用手去輕輕的推開我，去止住二姐和我的纏繞着她。

「古燈哪！彷彿是什麼樣式什麼朝代的呢，我忘記了，我也正見過，都是聽你祖母講述的」。

母親看着我們底臉說，臉上平添了自己的記憶，大姐爲了急着要早聽到了摔燈的原由推着我同二姐去睡覺，於是我們同二姐在母親爲大姐講述着那故事的時候，都悠悠的入了夢鄉。

至今，那太祖母摔碎古燈的故事還是一個謎。

秋天，大姐把一片紅得鮮豔的楓樹葉夾在讀過的講義裡面去，弟妹們都相繼的死亡驚旋了這整個的家，母親強烈的在痛心着子女的天亡，父親悔起竟掉了太祖父遺產中的僅餘的一所住宅，像是做錯了一樁頂大恥辱的事情，愧對了太祖父，愧對了一段的人，爲着搜尋一點可憐的安慰，傳信把鄉中看守墓地的雙合叫進城，預備把太祖父的墓地從新修建一下的。

這消息興奮了大姐和二姐，雙合在每個小心靈上描繪了一次，散散亂亂的一直扯到嘴角的鬚髭，鼻端向下墜，幸福得無憂的一雙眼，因為早年曾經跟從太祖父，死後爲了替死去的主人再盡一些忠，自願替太祖父看守墓地。

信傳去了，父親整日盼望雙合來，雙合是規定每年秋天要進一次城，進一次城替慈中送上了線香，另外報告一些一年來墓地上的消息，不是太祖母的墓上早年堆砌的灰石傾塌了一處，就是二祖母的墓上失了修，或是鄉中又發生過幾次偷竊墓地的事情，但是從未有一次不說太祖父的碑墓修砌得有講究，比起少亡祖父的碑墓要差強得幾倍的。

雙合要來了，父親憂傷的臉上無端地堆上了希望，秋天，算計着不傳信去叫，雙合也該到進城的時期，從去年母親給的一件父親的退了顏色的舊袍子，還戴走了父親的一頂水獺皮的舊帽子，用顫顫的聲音和母親說：

「少奶奶，這次走了，還是要在明年秋天祭祖時再來。」

大姐扯起雙合的袖角，央求他再來時多給講一些鄉下的故事。

二姐姐背着母親在玩笑着雙合，用一種詼笑的样子去同雙合說：

「噫！老雙合呀，你的鬚子明年長得長地扯到地，像馬尾巴的時候再來吧。」

這樣的話老雙合聽去也總是笑了笑，鼻端更顯得墜下去。

「二小姐，我的鬚鬚不會再生去了！」

院落被秋風掃得蕭條，大姐姐躲在房中再讀起大鐵錘傳的文章，小的瑩同二姐寂寞的蹲在窗前拾取着殘葉，殘葉被風捲走了，兩個人却氣咻咻地去追趕。

「噫！瑩，雙合來了！」

一驚，着見二姐別轉了頭，揚手拋去手中的殘葉，殘葉在身上下做起了刷刷的響聲捲走了，二姐撲上了雙合的時候，瑩却無原由的大笑了，捧着手中的殘葉，呆視着雙合的一副臉，從臉又轉到腮上，對這視線的去處，無端的生了一種生疏的感覺，這感覺不比二姐大姐，雙合拙笨的笑着，邊還用手去拭抹着額角上的汗。

二姐像本能的又微笑着去尋找雙合腮上的鬚鬚說：從雙合的腮上尋取着笑料。

「老雙合呀，你的鬚鬚長得多長了？」

「你們都好？」

雙合躲去了二姐的取笑，一邊披肩上沉重的東西壓得吃力的去支撐着身子，身子劇烈的搖洩着，預備去跨過較高的門檻這樣說！

立刻，整個的家被騷動了，從弟妹死後才有的興奮。

母親的房裏寂靜着，弟妹們死後留下的可怕的寂靜，平月的喧囂一掃淨盡，一隻破舊的沙發上灘滿了弟妹們留下的衣褲，地下衣櫃門敞開着，裏面經過了母親一次大翻動。

雙合進來了，前面跑着戲笑的二姐，這時雙對雙合却由生疏轉變了羞怯，羞怯得無原由，扯着大姐的袖角把身子投到了母親的背後，再從母親背後奇蹟的偷視着雙合的臉，雙合尊敬的叫起少奶奶，把腰深深的彎下去。

母親一時被怔住，有如一旦看見了別後的雙合，由家中新的遭遇上追起一段陳腐的記憶，陳腐的記憶對比着新的遭遇，使她對這三代的忠僕無從說起話，雙合也暗地在從母親的臉上搜尋着弟妹們小心的去說：

「少奶奶你們都好，頂小的聰小姐和立少爺呢？」

母親突被這問話刺痛了心一樣的，淚要從眼中奪下來，痴了一刻又故做慎靜的淡然一笑，使自己不要在僕人的面前失去了尊嚴，但從笑中驟然會給人不安，使人會想到一些不幸上。

「家中生了不幸，聰和立三月前相繼的死了。」

把這不幸的遭遇再說給雙合，於是一種不可制止的痛傷攫住了家內所有人的心，母親把臉背過了雙合，她強忍着欲墜下的淚，二妹也像在這緊張的空氣中掃興的去安靜着自己，雙合的臉上投向了大姐。

雙合被這不幸驚震了，把一種受驚後的眼光直射了出來，半響雙合吐出兩個字。

「死了？」

說完暫時都沉靜着。

母親再次的平靜着自己，臉也顯得端莊地，平和着聲音去說：

「雙合你那麼大的年歲了，聰和立全是小孩子，就連活着的三個姑娘琳和秀，雙更小，你也不要再稱呼她們什麼了，你是這家的功人……」

母親稍微停了停，像回憶着這家中早年的興盛，重講給雙合。

「你看，這家中早年的排場全看不到了，前三月孩子死去就把家中的僅餘的一個用人辭退了，家中雖更顯得淒涼，但在支用上又減輕了一些，現在就只有指着少主人的官銀錢號的極輕進款。」

母親嘆息着，長長的吁出一口氣，雙合的臉上又平添了上替人家所有的不幸傷感着，去回憶起早年父親少爺生活懦怯的性

格。

「少奶奶，這一切我都没想到，少主人從小的嬌貴，到中年也會一個人支撐起了這個家。」

母親暫時沉靜下，無言的把傷感去加重，在掃視着房中所有的舊舊的家具上，從家具上再尋起早日的的生活，二姐像不堪寂寞的猛然的跳出了母親的房，這一點小小的動靜驚動了雙合，雙合把眼睛才投向了大姐的身上去。

「大小姐懂事太早，又太安穩了，總帶出一些小姐的氣派，二小姐？二小姐喜歡淘氣，三……」說到三字上，雙合把注意又尋搜着雙合的身上來，雙合又猛然着法的把頭重轉到母親的背後，用一隻手緊緊的，扯住母親的舊綢衣的袖脚，雙合的話音在雙合的迴避中響了出來。

「三小姐哪，生得又小又精靈，皮氣有些怪。」

母親聽雙合說把發傷的目光也投向了雙。

「這孩子，從弟妹們都死去了，這會才顯出了她，才對她去注意，小的是候太愛生病，只有少爺一個人喜歡，把她交給了用人是吃過一些苦的」。

過了一會母親似乎不願意再說什麼了，才像是想起了一件事去告訴雙合，這次從鄉中叫一的原因，父親爲了要從新修建大祖父墓地的事情，又稍微探訓了墓地上一年來的情狀，然後又催促着雙合自己去廚房，吃一點什麼。並囑咐着大姐去照料雙合的一切，照顧着雙合要去多休息一會，晚上父親從官銀號歸來時是有許多話要同雙合去商量，另外母親像再無心緒去多照顧着雙合了。

雙合尊從着母親的話，拘謹的又退出了母親的房，雙才彷彿像得了自由地從母親背後探出頭，母親平靜的把臉從退走的雙合身上又轉問了頂小的雙去說：

「雙，出去吧，找大姐教你讀書，別在我身前纏繞着。」

母親說話時的臉有種逼人的冷落，這冷落使雙起了微微的恐懼，從弟妹們死去母親愛沉靜，愛一個人躲在房中想，陷入深沉的思索裏，先從死去的弟妹們，再追索起這家中往日的一些陳腐的故事。

二

鄉中的雙合在母親辭去的僕人房中休息着，房中透不進多少陽光來，顯得暗暗的，一些陳腐笨拙的家具點綴了這房中凌人的空虛，平日房中只顯所死寂，大姐從不願意進到這個房，二姐却總喜愛在這房中背着母親，從一隻塞着零亂物件的立櫃中取出一些什麼出去做玩具，雙也有時伴着二姐躲在這房裡。

今日雙合彷彿就類似這房的主人，大姐也出現在這裡，二姐像才握住了可以隨意去問雙合取笑的機會，一時不忍離開這，只有雙孤寂，雙寂寞，雙從母親的房中走出來，想找二姐玩，二姐去圍上了雙合，雙單純的想，她有了抱怨，抱怨的是雙合麼，抱怨的是二姐呢，她理解不出，乍響她想法要去叫三姐，但又遲疑着，無論如何不願意看到那個從鄉中來的生着鬍鬚的雙合，寧肯一個人去玩，但雙不放心，身子竟不自主的靠近到雙合的房中，她想，要從房裡偷將一些什麼來，一扇黃色的洋門閉得緊緊的，從房裏僅可以傳出二姐姐的戲笑聲浪，這戲切更加重她此時孤零的焦燥，她想要哭她又恨不得立刻把這鄉中的雙合撞出去。雙又氣又惱，獨自跑出了房外，一個人在地上選擇着地方蹲下去，頭上被風吹折一隻概枝來，落在雙的身旁，小的聲音聲猛然一驚，伸手拾取來握在千裏，用樹枝無意地在地上畫起了一副不成形狀的人臉的模樣，然後又思索着，在人臉的下半部上畫上了無數的小道道，小道道做了畫裏的鬍鬚，畫完雙端視着去說：「這就是雙合」。

雙合在房裏坐候着父親，臉靜靜的不時去嘆嘆，鼻端在暗色中下墜着，在重溫起主人家景幾年來所有的變遷，所有的遭遇，

自己早年是如何受了這家的恩惠，和自己同爲這家供僕的老劉，老劉比自己年代久了，死後老爺特意叫人把他埋在老爺家的墓地邊上，一直傳到了少老爺，少老爺到了少爺，少爺至今每次下鄉掃墓時，還帶去一些紙錢送到老劉的墳頭上焚燒，如今把這留舊事都追索起來，他想，老劉在這家是光榮了，一個失了家業的人，死後總算是得到莫目，總算是未白侍候了老爺一場，由老劉再轉到自己的身上，他想，自己也經有資格爭得了和老劉一樣的特遇，他值信少爺雖尙年青，但也能和老爺一樣的仁慈，無論在什麼時候他也堅信着傳統是有着重大的關係，他滿意。從暗色裏眼睛迷朦的掃視房中所有的陳舊的家具，彷彿這家中愈顯得陳腐的每種物件愈和自己有過共同的存在，他能够分辨出靠門的那隻塞着零亂東西的檀香木的立櫃，還有兩隻太太師椅子，這是老太太的陪嫁，另外老爺的兩個大書箱，都和自己常常接觸過的東西，他又想起老爺生時寫得一手好魏碑，他雖然不懂，但是聽許多人會這樣稱讚過老爺，老爺當年做過三品官，官做得清了，排場又大，整年家中有着佳客，結果家中是未積下了許多財產的，人又不興望，老爺身前只是有少老爺一人，少老爺做上清閑的少爺，老爺故後，少老爺又活得不到中年便死去了，那時少爺才四歲，才四歲由着太太和少太太嬌養成性的長起來，他想着他不爲這家的蕭條去感傷，他只感覺這家的人望上太孤零了。

和少爺同胞的還有一位如千金般性格的姨太太生養的姑奶奶。和少爺的關係很疏遠，早年雙合常爲這兩位養尊處優的男女少主人去打算過，他想，少爺到什麼時候也不會支掌好這家，使這家再如老爺生前時的典盛起，少爺若念得雖好，雖也寫得好魏碑，但憑那一身嬌懶又愛揮霍的性格也足以阻碍他去不吃一些苦。

花姑奶奶是姨太太所生，姨太太是少老爺騙得的貴小姐，到家後姨太太太發覺自己的尊貴被損傷了，就一躍把原有的尊貴一掃淨盡，轉換一個潑辣的女人，終於生了二女便少亡了，如今，少爺新近又喪子，少爺雖在中手，但在這家的傳給上數，就無論如何子嗣上是要稀少的，這樣他覺得主人家的從日是灰暗了，他爲這灰暗的鬱悶握住了整個的心神，不由的被這一切人事上的奧妙去蒙蔽的他，他的心和暮色一樣的暗灰了下去。

昨夜，父親由官銀號歸來了，雙合聽說立刻要出來給父親請安，躲在房中的半日的母親，像才哭過似的，眼睛紅腫着，這時也要走出舒散一下心，又無時不在迴避着別人的目光，便父親窺視不出她是經過一次巨大的感傷，在雙合身上也不要太失掉了尊嚴，頭雖微垂着，臉上做出一種淡笑來，一隻手牽起地下的瑩，大妹妹也參與這將要商量修建太祖父墓地的足以典奮自己的類似故事一樣的談話，二她姐因怕着父親，站在堂屋外從玻璃上遠遠的向這裡直射着羨慕的目光。

雙合的去按着母親，在誰也不再注意着自己的時候趨勢把目光送向到雙合的身上去，雙合給父親問着安，拘謹的站在地下，眼睛在父親的臉上搜尋着，他想，那早平淡人的嬌貴在眼前這副清秀的臉上滅消了，同時有種憂傷湧流了出來，從身上不知什麼地方還足以能找尋出一些遺留驕傲的氣派，早年他雖算不上闊少，不如少老爺闊少爺的優適，但也是勝過一般闊少的嬌養。看見雙合，父親的臉流溢出了高興，他笑，從弟妹們死後父親很稀有的笑臉迎上雙合去，如往日像是看見雙合就忍不住要想從雙合的身上尋找着可以逗趣的味料，半響，忘記了雙合仍拘謹的站立着，母親看眼裡去，抬起微垂着的頭，靜靜的去說：「雙合，坐下說話好，你的年歲太大了！這樣再三的勉強雙合好好去坐下。」

父親開始和雙合談話，眼睛老在左顧右盼的在所有的人臉上掃視着，去尋找着自己想說出底話，臉也看去像嚴肅，退去了剛才的興奮。

「雙合，家裏的情景比去年變得蕭條多吧！」

說完父親又好像是不願意這蕭條延續到長久，還有種希望的心又去說：

「這是不會長此下去的，家運總會有一日會翻轉過來！」

雙合抬起頭，抬起頭看着又微微堆上笑臉的父親，要乘機附着父親的意思去趨奉着說。

「那是，少爺的大發跡在後日，年青時受些折騰也好……」

雙合不知道再說什麼好，又低垂了頭，他雖在爲着少爺的景況傷鬱着，他雖不一定去堅信着這家是再興望不起來，但是在此時，他知道他的這樣不若實際的趨奉，有些滑稽，有些無味，但是他知道，他是了解少爺的性格，或許比少奶奶還清楚，在太失意的時候，少爺常是希望有人去趨奉他，他可以從趨奉上得到了一時的安慰，趨奉他以後他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今兒這麼說，雙合想去趕散了少爺臉上所有的傷鬱，但他知道這位多麼冷靜的少奶奶，是不會滿足自己的趨奉，他親視下母親，母親又陷入深思裡，他索然的去別轉了頭，一種希望也像把握住了自己的心。

話才要入正題上，父親的臉更沉靜了下去，輕輕的嘆息着，把想要和雙合商量的事情躊躇着說出，那賣掉太祖父僅餘的遺產，真有些再難爲情的去告訴這時候三代的忠厚的僕人，此時一切勇氣全消了，他覺得把這件像對不起太祖父的事情便雙合聽去是會立時恥笑的，恥笑了這損傷了太祖父一世威名的後人，慢慢的垂下了頭，他要從什麼地方尋出一些道理來，尋出一些道理，可以去既不損傷了外祖父，也不損傷了自己的話去向雙合說，去拂開了眼前的窘狀，父親把手去擋着自己的頭，在恨起自己，也輕蔑了自己。

坐在父親下首着黑漆木椅上的雙合，像被父親這種不安的沉默尋出許多態衰的印證，這印證使他去斷定出父親此時的心境，這心境使他萬感交加的無從說起話，一直的平靜着自己，也去注意着父親所有的動作。

房中暫時陷入了逼人的沉寂，三個人從無言沉寂裏送走了苦悶的目光。

明亮的燈光下，照着母親的蒼白清秀的臉，母親從呈現着冷靜的臉上，像更加重了苦痛，這苦痛使他沒有勇氣再去聽下父親將要說出的令人傷心的一番話，他知道父親的話是足以刺痛起她的心，她強支起着身子拉起要睡在懷中的瑩，也再沒有勇氣去看一次父親的臉，走回到裡間的房裏去。

房中聽見大姐姐從自己的房中傳過來讀誦着父 所教的講義，母親在從這聲浪去平靜着自己，慢慢的憶起父親早年讀書時代的興感的家景。

三

夜來，父親和雙合商議着修建墓碑的事情不知如何了，大姐姐和二姐姐依然套上了小裙子到學校去，在弟妹羣中父親偏愛雙，雙和父親睡在一起三年了，雙醒，早晨看見父親尚在輾轉着，今兒說是午後再到官銀錢號去，母親在無言中做起從前僕婦們的工作來。

雙又孤寂了，端詳着母親細高的身材從這幾間房裏沒有次數的走來走去，雙忽然想起雙合來，雙合在自己居住房外通過廚房的局道上入神似的僵立着，像在思索着心事，雙從母親把洋門一開一閉的剎那親視下雙合，雙還特別的在心上描繪着雙合的下墜的鼻端，和那腮間的生得散散亂亂的鬚鬚，鼻端有些奇特，這奇特的記憶不時出佔據了雙的心。

雙想，家中突然平添了雙合，她的自由又像被奪去了，使她如舊的不能隨隨便便的自由出入着去玩，她想，雙合會不會也像從前僕婦們樣的去監視着自己，去限制着自己，一次自己把一件綢袍子弄了，僕婦還故意跑去告訴了母親。

雙想着，寂寞從心底昇上來，從弟妹們逝後，雖然雙多得了母親的愛撫，彷彿也知道了許多的寂寞，這寂寞攪纏着在不滿足這目前的家景，她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剛會啞啞學語逝去的弟妹們。

家裡從雙合來，父親每晚從官銀錢號歸來的時候，就把雙合叫進房去商量着事情，這樣大姐姐沒有新的講義讀，有時把學校的功課拿起無聊的重溫着，母親從看見雙合的那天起，像總不能把心平靜了下去，在極失意的時候，就要百事都廢棄的躲在房中流着淚，二姐姐把從前父親強命讀着的國文地到一旁去，放學只顧去找雙合玩，只有雙，雙如舊單獨地對雙合不知是憎是怕，依然怕去接觸他。

秋夜是寂寞的，房裡房外雖現着蕭條，那舊舊的陳設陪襯着每副憂鬱的臉，誰也沒有如往年的一絲高興的氣色。

二姐姐從母親的房中悄悄的尋找着雙，雙在母親的粧台前被牽住了，雙正一個人細心的對鏡梳攏着自己生得才將寸許的鬚髮，雙愛漂亮，常常去收拾着自己的小頭。

「雙！」二姐姐輕輕的叫，一跟我去聽雙合講故事，」雙一驚被二姐姐強着牽走了。

隨着二姐姐的身後撞進雙合的睡房裏，這白晝透不進充足陽光的屋子，到夜却被電燈光照得通亮，空氣也顯着活潑，大姐姐正倚着門緣，把一本講義端上去遮住了下半部的臉，雙合癱軟的坐在椅子上，當着這頂人不過十四歲小主人的面前，他是可以有自由的。

「雙合，鄉下還有什麼更驚動人的故事呢？」

大姐姐彷彿又去史求着雙合，看見二姐姐和雙走進來了，乘勢又追加了一句，「只講這一次。」

二姐姐聽見一擁，跑到雙合的椅子前，做勢要去從椅子上扯下攏軟着身子的雙合去說：

「講，講，要你來講，不講就不行，」威焰萬丈地。

盞把剛才縮進大姐身後而自己探出來，再把視線忙亂的投向了二姐姐和雙合的方向去。

雙合却未曾去動轉，一任着二姐姐猛烈的在他的身上任何部分一捧一捺的跑去，看着燈，臉靜靜的說。

「鄉下再沒有故事了，願意聽，你們家的事有比鄉下的故事還熱鬧，還要驚動人……」

雙合坐直了身子，用這樣的話去誘惑着大姐和二姐，鼻端在三個人的注視下去下墜着，二姐姐依舊扭着雙合，盞奇怪的被習合剛才的話止住了去心，大姐挪開遮在臉上的護鏡，止住二姐姐的凶擊，催促着雙合快去講，雙合興奮了三個人的心，三個人靜靜的圍坐了雙合，亮的燈光下，把塗着油漆的壁上印映出最大的雙合的影子，影子真而清，隨着說話間去間動着。

「你們家……」雙合把話頓了頓，眼睛在三個人的臉上一停，又把注意落在大姐的臉上，像要從這十四歲的大姐的身上才能尋出故事的根源，盞把自己再換近了大姐，心在增惡起眼前雙合的下墜着的鼻端，坐在臨雙合身旁的二姐磨嘴角一歪搶上說：

「我們家，我知道，太祖母擇碎過古燈！」

「小姐，那擇碎古燈的故事還在後面——」

雙合用手墊去扯住二姐姐的話，「要聽好好聽，不許插話。」

大姐去怒視下二姐姐，雙合起始說：

「從你們的太祖父的時候說起，你們是滿族正黃旗人，太祖父早年是北京人，兄弟行中屬第四，後來都稱為慶四大人，因為早年在北京做官時犯了罪，犯了罪就一個人從北京發配到現在的東三省，落在現在的吉林城地方，在此地娶上了太祖母，前清時又做上了二品官，太祖母是受過皇封的二品夫人，官做得很清，人又忠厚，不像你們的太祖母，太祖母，就是從前在客廳，現在又掛在少爺的房中門壁上的大像片，那就是那時候的太祖母。」

雙合的話停了停，把眼睛在房中一掃，又像是借機去稍憩一會，三員人又從雙合的話中去描繪起那掛在父親房中門壁上的像片中的太祖母模樣來。

「太祖文因為什麼不像太祖母？」半響大姐忍不住去追問着停話的雙合，二姐姐却從話裡去平靜住自己了，盞有些莫明其妙的不解解雙合所講的故事，不住的把寂寞的眼睛投在了壁上的印映着的雙合影子上，從影子上去回憶起二姐姐平日講着的紅眼珠白臉魔鬼的故事上。

盞想着去扯住大姐的紫綳的衣袖，雙合又輕輕的咳嗽起，把從以裡流出的涎水掛在鬚鬚上，從散亂亂的鬚鬚住下扯得長長的，二姐姐忍不住去暴笑起，盞也去附合着，把剛才可怕的回憶從雙合的可笑的臉上忘去了；大姐姐生氣的扯下了二姐姐，坐在椅上的雙合也退去了剛才的沉靜，從笑中去接下底下的故事上。

「因為什麼不像，就是因為你們的太祖母，從太祖父逝世後，一個人統領起家來驟然變了脾氣，講起家教來，家教講得太嚴了，唉！什麼叫家教，反正是折磨人，折磨誰呢？都是自己人，那時候你們家裏正裝的主人倒不多，太祖母底下只有你們的祖父祖母二個人，其餘呢，嚇，其餘的可多了，三日一換，兩日一來，全是你們太祖母的娘家那派的，還有一年到底住在你們家裏的，

住着，吃，挑，依仗着太祖母的勢力，錯待一點都不行，就屬你們的四姑媽還算好……」

「四姑媽？」三個人的記憶中熟現出一個小女人的模樣來，整年穿着各色花樣的綢襖衣，臉上總帶笑，笑得令人愛接近，做得一手好女紅，還能講得許許多多怕人的故事。

「對了，四姑媽，是你們太祖母的娘家姪女，從小住在這，一直到陪嫁出去，還有誰呢，這就臨到祖母的頭上來，說來，你們的祖母也是太祖母一個遠房的姪女，但是人一到家就變了，整天到晚僕婦們不用，偏偏迫令你們的祖母去打掃客廳，一天三次，客廳誰來呢？太祖父去等，祖父又年輕，就總是冷冷清清的，但是，不這樣是沒有另外方法去折騰你們的祖母，」

「祖母呢？」大姐姐把眼睛垂下去，像有所思的，二姐姐扯住雙合一把說：「沒意思，」這故事印誘惑住了螢，螢的小小心靈不時的從雙合的故事裏去莫明其妙的追思着父親房中門壁上的大像片。

「祖母嗎？祖母終年忍受着，逼得利害的時候和僕婦們，哭，早年的人不像現在，現在呀！」

不是那年代了，「雙合長長的嘆息着，「有一年一天，早年的冬天比現在要冷上一倍，那時候沒有大樓，風沒有掃向，就一直呼呼的吹，雪也像比現在厚，有一次你的祖母因為換驚中的水仙花池中的水，心裏不痛快，一時大意了，把花池碰壞一塊，惹怒了太祖母，祖母的臉上變了色，全下人們都替你們祖母担起心，太祖母知道了就威焰萬丈的鬧起來，家人全束手無策，祖母三番四次去賠罪都不行，開夠就一天兩天的飲食不進，」

「一天兩天飲食不進，」三個人一齊的把奇異的目光直射向雙合，雙合笑語着環顧着把頭靠近到自己的三個聽講的臉。

「是呀！你們的太祖母這脾氣太怪了，她一個人去不進飲食，從上到底就誰也別想進一口水，那時候我正在你們家，後來還是我把太祖母最信任的松二爺請來了，才算太了這場禍，」

雙合講述着，不時的舉手去抹着濺到自己鬚髮上面的唾水，三個人臉上驟然轉變了不平，大姐姐像認定了太祖母不講情理的，去平添了一種懷疑的憤懣，二姐姐把嘴鼓起去怒視着雙合，螢且默默的去描繪着那個大像片中的太祖母，對於這位沒曾見過面的太祖母發生了敬意，把母親講述過的太祖母碎碎古燈的故事，追思了起來，故事在螢的心上結了一個迷。

雙合看着入神的呆視着自己，一會又轉顧着大姐姐臉上漸漸弛緩了剛才滿面怒容的二姐姐，又從笑語中把太祖母的脾氣在三個孩子的心上重新一描繪。

「二小姐，太祖母活着的時候，一定頂不喜愛你，愛喜歡大姐，螢有些怪也喜愛。」

螢聽見把頭別轉了過去，把憎惡雙合的一付下墜鼻端的心情加重了去衝動起她的心，二姐姐聽見這極不稱贊自己的話，突的怒視着雙合。

「去吧！老雙合，太祖母才不喜歡你，你那滿腮臉的姐姐，瞧！那髒像，涎水又滴出來了！」

「雙合，二祖母呢？」大姐姐慢慢地想起由母親口中講述的美貌的二祖母，想再由雙合的講述中去對比一下自己記憶中的二祖母。

「唔！二祖母，」雙合彷彿才從自己記憶中去尋找出了二祖母，驚叫着去說：「又平下心去想。」二祖母，那時還未來，少爺也還未來，這樣太祖母這脾氣從什麼時候改的呢？」雙合苦苦的去思索着，發覺自己的記憶也有些恍惚的時候，就笑了笑用手掌去擊着頭，三個孩子靜靜地。

「對了！」半晌，雙合接下說：「從你祖父把二祖母領到家來的時候變的，因為二祖母到家後，太專橫嬌懶，這樣還覺着委屈自己的時候，你們的太祖母才看出你們祖母的所有柔順來，太祖母和祖母去合談一條心，這時候就專看見你們二祖母的世界了。二祖母因為失了小姐的尊貴做上妾，心有些不平，萬分焦燥的去想法擾亂這個家，自己吃，喝，還抽上那個，整日躺在房中不起床的抽，自己抽，還讓上祖父也去抽。」

雙合說着臉上露出一種蔑笑來，笑的聲音冷冷的，表示他並未曾去怎樣重視過這位女主人。

這還不過，最講不通的，就是不許你們的祖父要去進祖母的房，因此兩個人在二祖母的監視下從未到一起過，那時二祖母已生了你們的花姑姑了，你們的花姑姑有些地方很像二祖母。」

雙合又現出一個蕩笑來，大姐姐的心上也跳出一個美貌的花姑姑的臉，據說花姑姑生得太十全了，沒有一處醜陋的地方，有些和二祖母相似，這家她們母女出衆了，花姑姑養了一身的嬌懶，祖父寵愛她。

花姑姑在大姐姐的心上儘是這點點的記憶，但二姐姐和爹却沒這生疏的講述消滅了興趣。在大姐姐靜靜的去想着這一點點對花姑姑所有的記憶的時候，雙合又用手一拍自己的頭，像由今夜的話中又須證起了許多的記憶，這記憶足以興奮了雙合，雙合願意去對這主人家的又一代的後人去講述起這只有自己清楚的曠野的故事，這樣可以足証他在这家裏是佔有過怎樣的地位，他並不如自己做了這家一生奴才而爲恥，他覺得在這許多的下人們中間，要明白這家最清楚的現在，只有他自己，他爲現在的巧妙稱贊他是這家的功僕而自豪，他覺得他是有資格去稱受這句話，想着，他興奮了，他要再和這又一代的後人講述起那自己認爲最清楚的做事才覺得滿足。

「你們家的事務，只有我知道的最清。」雙合氣勢昂然的去掃視着三個靜靜的小主人的頭，大姐姐去清醒着剛才入神的思索。一說：你們的二祖母，你們誰知道，少奶奶許不會這早去講給你們聽，有過這樣的事情，不是二祖母不許祖母去接近你們的祖母嗎？祖母不生育，二祖母只有你們的花姑姑，講家裏的太祖母也像失了策，後來，還是你們遠族的三祖母想出了主意，有一天，背着二祖母把你們的祖父和祖母請到自己家中，就這樣的祖母才有了少爺……」

雙合說着，又一停去舒展一口氣，像把當年的一切不平的怨恨却從那長長的呼嘆中去放散了出來，又去坐直了身子。一後來，二祖母看見祖母生養了男孩，這家中正像人渴望着的接續香燭的孩子從祖母的身上生養了，自己的身位也要在這家中低落了下來，連日夜的計劃要去對這新生的少爺起了傷害的心意，所以……」

雙合的話重重的投到三個孩子的心裏去，三個孩子一驚，把眼睛亂射在雙合身上的所有的部分去。

少爺在從這左擁右護中去長到三歲的時候，二祖母少亡了……」

雙合再次的平着氣，像一切都有了結末，臉上平添了勝力凌人的光茫，三個孩子的思索也隨着活潑起來了，雙合接下說：

「少亡了，家中除個害，家人像全從大難中脫出，看看少爺，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但是你們想想二祖母該是怎樣吧！在臨逝去的時候還囑咐着祖父要仍守前條，不許祖父走進祖母的房，這話被你們祖母聽去了，二祖母逝世後，就無論如何拒絕你們的祖父祖父病了，疾中二祖母就擴日纏磨着祖父，祖父在夢中去和二祖母談着話，像生前時一樣，後來不到一年中祖父也逝世了……」

雙合描繪着往事，大姐姐去隨着雙合進展的話中默然了，由這故事去暗暗引証着母親的話。

「祖母活着的時候常嘆息着說，父親是天賜給的，雖然是由自己生養的，但花姑姑的母親總還算是勝力了。」

於是雙合這些動人的故事，在三個孩子的心上塗上了深深的記憶，父親從官銀號歸來的時候叫進雙合去，大姐姐像不肯捨這故事仍的送去了。

四

商議着修建太祖父墓碑的事情像是目沒有頭緒，父親每夜從官銀號歸來的時候，就把雙合叫進房，母親仍像迫避着父親和雙合中間的談話，一個人躲在房中靜聽大姐姐，着講義的聲浪，大姐姐似乎爲了沒有新的講義讀，覺得很無聊，把父親寫字桌上的隻新毛筆拿出來畫起水彩畫，或當着雙合母夜坐候父親的時候，大姐姐就把一切全放棄的去聽雙合講故事，二姐姐有一二次因爲太疏於了功課，在學校中受了辱，到家就有心無心的被母親免強着去讀起教科書，螢也開始讀起了「大狗叫，小跳！」

大姐姐發螢，螢小，中間隔着二姐姐，和螢不發生衝突，時時奚落着二姐，二姐却比大姐姐和螢全沒有限狗度，上下都可以直接去衝突，大姐姐善念得好的做氣太凌人，螢被父親的嬌寵偏待了自己，這樣二姐姐在這家中形成了孤立的氣勢，母親有時去愛上三姐姐，說二姐姐沒有大姐姐那種堅定着己見的性質。

大姐爲了成衣送來的由祖母衣服改製給自己的件藍色絲質的長袍而起了反感，和母親生着氣，和全家人生着氣，在她十四歲已經變成了大姑娘的心目中，她開始輕蔑起這從記憶中的自己，決少穿過這樣古老的質料，如今，由這爾老的絲的襖袍引起過去的記憶，走向母親哭訴着。

「這樣的衣料，穿人家都說古派人，寧可不要了。」

母親看着這哭訴着的大姐，觸動了「一切新舊傷感來，淚要眼眶奪出，她想，這個十四歲的大姐也開始受起了虐待，她知道這一些同窗的東西穿出去是不體面的，但是在目前家中的景況上打算，急要減輕了所有的支出，她雖不再希圖這家能有早日的興盛，但也不希服再一落千丈的一任他衰落，她清楚少爺的種種揮霍無度的性格是難以一時更改的，目前，她僅能從孩子們的身上省下筆可憐的消毫，她感傷的去欺騙她說：

「琳，將就點吧，你大了，總該作點事，那是絲質的料子，還有九成新，雖然式樣太古了，但是……」說着，母親眼前現

出十四歲以前的穿得如華貴小姐的大姐，二姐和爹却不同了，一怔，母親才把停下的話又茫然接下說！

「還一件件如往年連你們在家都穿著時樣的絲質的衣料，在目前的家景是再也辦不到了，所以，就總比穿上綿布的料子的，而且我從來也不慣着。你們穿上那些粗質的東西，祖母贈送的衣服多，够再給你們三個人改製幾年的，二祖母的衣服我不願意動才送給僕婦的孩子穿，完了還有我的，外祖父贈嫁我的也不算少，那時候誘和爹也要她繼續穿到大，這樣，家裏可以省下一筆製衣費，再說，家裏古東西太多，穿完了也淨心，將來你們父親能有好事的時候再為你們添製新的吧！」

說完，母親像輕去了一種壓迫的，把眼睛再次的停到大的臉上時，看見大姐的淚，猛然又亂墜了下來。

看着放在大姐身旁的藍色絲質的綢襖袍，看着母親傷痛的臉，二姐用着一種輕蔑的眼色避着母親找向大姐去，她覺得大姐的嬌氣太凌人了。她意做出一種及姐的表情怒視着大姐走出去找雙合玩。

爹在這緊張的空氣中靜默着，一個人在母親的梳臺前慢慢仔細的梳盪着小頭，單孤的爲這寸許長的小髮髮急燥着，爹想，什麼時候能再長一些呢，長了的時候也能仿照大姐一樣的梳盪起小分頭，梳成小分頭，才顯得自己也是個大姑娘了，大姑娘全是美麗的，如大姐一樣，變成大姐一樣了，也會讀起了講義，或許比大姐讀得更好，更多，這樣才被人重視的，自己也能爲了一件衣服去和母親有理，的去哭訴，自己這次未去附合了二姐向大姐去起鬧，自己還莫名其妙的去計劃着有一天成衣也給自己送過來一件稱心如意的袍子穿在身上，爹愛漂亮，爹只憧憬着那一類鮮艷彩色的小袍子。

爹把小頭梳得厭煩的時候，把臉送到鏡中去呆視着自己，去冥想着自己，又爲母親的冷落，大姐的傷痛，驟減了自己的高興，爹不自由的爲家中的令自己掃興的事情及斷的如奇蹟似的出現，開始去爲這奇蹟沉思了。

大姐像未息怒的跑回自己的房中，放棄了再讀書講義的工作，母親無言的抬起頭，想起蕭索的家景，觸動起了不能言說的難過，一腔怨恨無有聲處的失聲的哭出。

有一夜雙合從父親的談話中探訊了父親賣掉太祖父的住宅後，除償還外面的一部債務僅餘的微小的存款，雙合驟然的把要幫助父親計劃重修太祖父墓碑的熱意全消了，他在追思起這主人後日的家景，他爲這愛揮霍的少主人，担起心，他更想起這正於傷痛子女天亡景傷痛家斷髮落失了主顧的少奶奶，如今，像百事却廢棄的忽略起所有的家事，整日躲在房中找清靜，在目前這種狀況下自有他自己，他要拒絕了少主人的修建墓碑的計劃，他爲少主人所有的打算上着想，就決計要打消這次再浪費金錢的念頭，他並且知道他自己，他是少主人家三倍的奴僕，只有他了解這主人家最清，少主人是可以聽信他所有的勸告，他計劃着他要如何把話說得動聽，把話說得能去打動到主人的心裡去，無論如何他要搖動了少主人這修建墓碑的計劃的。

「少主人，老爺的墓碑，雖然年頭久了，有我在世一日，我總能精心的看守這墓地不會使它有了損傷的，你的目前家景不好有沒多大的收入，可也暫時再放棄幾年，我知道這是一筆大銷費，早年修建這座墓地的時候，官恰是花過很多，我還記得清……」說着雙合又追憶起早年太祖父逝去時候修建這座墓碑的陳舊的記憶，像要把這一切陳舊的事情重新講述給父親，父親也在追思起聽祖講述給自己的模糊的記憶，兩個人均陷入一種沉思裡。

雙合的話，父親像是更堅決了自己修墓太祖父墓地的意思，他想，他不能再聽從雙合的勸告，他不能再把這計劃去搖動了，這樣她對不起太祖父，對不起太祖父，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一些可憐的安慰，而且他不願意在親族中再聽了一切不堪入耳的話，再聽到有人說自己愛揮霍守不住遺產的話，如今，他要在給太祖父修建墓地的美舉上去減輕別人對他的污言，別人可以譏稱他一聲會營繕起了家事，爲着尋找一些安慰，父親像一切都不願意吝惜的。

雙合像未達到目的的，但他仍相信自己總有一天能把少主人去說服了，這樣，雙合和父親的心上都單孤的塗土了一種希望。父親把雙合仍留在家中，暫時不令回鄉中去，家中所有的人的臉上更顯冷落了，雙合握着，這整個的家，大姐彷彿被這鬱悶的空氣所苦，減少了興緻，再，願意去聽雙合講故事，一個人躲在房屋寂寞的讀着講義，只有二姐尙有時去找雙合，帶一個人去靜靜的嘆着，或是捧攏小頭，雙合的身前寂寞了。

突然，家表又被一種驚人的消息震驚了所有的人，奉哈爾濱軍署任職的花姑父逝去了，花姑父逝去，花姑姑要携帶着人回到故鄉的家來，父親看着信爲了這位同父異母的同胞的墓居的花姑姑傷痛着，另外，對於花姑姑的歸來未表示可否，他知道眼前這個蕭索的家是不能再如往年的希望比自己自愛揮霍的花姑姑的歸來，他知道花姑姑不會孤身一人歸來的，只少這次得跟回一個聽差的，如今，自己家裏一點排場也沒有了，添進這樣人是給自己增加苦腦的，而且也不願意再看花姑姑擺着比自己還利害的闊太太的架子，每日想活使自己享受，一身殘人的嬌懶。

母親呢，母親被這突來的消息震驚得心裏說不出是酸楚，是抱怨，更顯得不寧靜了，每日望着所有家人的臉，好像把每個人的品格都在她的心上精心的描繪着，第一，她知道父親爲了尋找一點可憐的安慰才要修建太祖父的墓碑，這樣她不認再去阻攔在一切親族中討不出一點同情的自己的丈夫，她對父親的這次的計劃要不加可否，她不再去顧問了，她只想寧靜一下心，如今，花姑姑又要歸來了，歸來，母親在猜想到不會是一個人的，她知道，她是如何的痛心看見花姑姑那種嬌貴闊太太的態度，這樣就更加重了她的極煩的心緒，第一花姑姑若長時日的住在這裡，她立刻合想到她的孩子會受花姑姑什麼嬌懶影響的，目前她雖像百事都廢棄了，有時她尙能想到了關係着自己的事情，另外，她此時總想理清，花姑姑歸來是免不了要應酬的，她也爲已往的應酬花姑姑的形勢擾得頭痛了，想着，她像絕了生路似的，這家中重重發生的事故壓迫她喘不出氣來，在強烈煩燥的時候，母親驟然的想起自己的家來，她想着，她是有二年未歸了，她可以借着這次貴子的機會歸家一次的，歸去可以在外祖父的身前述說一下自己家景的窘狀，向外祖父痛快的傾述着她的一腔怨恨，並且還可以向外祖父要求照拂她以後的日子，這些全是她往日避所追的迴避自己要靠外祖父的地方，有要求外祖父的保護，而把自己的痛苦述說給外祖父，因爲，她不願意聽到別人說她一句嫁出的人還要依靠外祖父的，但，如今，她再也堅持不下她這種信念了，她不能有比外祖父再親近的人，她在痛心的要打消了她在日的自尊，這樣她或許能夠減輕了所的痛苦。

五

母親堅定要歸寧，往鄉中得信給外祖父，要外祖父派人進城接她歸去的。

兩個姐姐呢，兩個妹妹聽說姑姑要歸來了，母親又要歸寧去，兩種要實現的消息在他們的心上轉，兩人全單純的捧上一種不同的希望，大姐爲要看花姑姑，要陪伴寡居後花姑姑的寂寞生活，不願陪母親到鄉中去，二姐，往日在嬌貴花姑姑的身上找不到愛撫，願意同母親去看望外祖父，她感覺自己家中太寂寞了，像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她所有的理想，她猛然憶起鄉中做地裡主的外祖父，外祖父是如何的愛撫着自己，只有在外祖父的家中才不會有寂寞的，並且外祖父還可以命令家中的用人到大地陪着自己玩，那些想像不到的高興呀，二姐被母親歸寧的消息歡喜得跳起來。

爹呢，雖然不開父親，父親比母親還愛撫自己的，另外又想一見這嬌貴成性的花姑姑，花姑姑在營的心上沒有記憶，不能同母親去，不去，又無時不在憧憬起鄉中的一切，她雖不會去憧憬着那大地，但她由變合的談話中，只少對鄉中有了種想像她輪廓，營在苦苦的追思目前這兩種不同的希望，兩種不同的希望相爭着去佔據了營的心，營心上像結了種鬱悶，這鬱悶，使着地名其妙的不知要如何排遣了，實現的消息愈顯得近了，營也愈愛一個人苦苦的冥想，頭上的短髮像是長長了一些，每日仍在對鏡的梳攏。

雙合聽到寡居後的花姑姑歸寧的消息，重新又給大姐和二姐講述起早年花姑姑的奢侈的生活，營在旁靜靜的由雙合話中古無根據的描繪着花姑姑。

家裏像重新興了，這暫時表面的重興，更刺痛着母親的心，父親暫時把早年遲掉廚師叫回家，另外把幾位親族也請到家中來，那修建太祖父墓碑的事情，目前像就要籌備就緒似的，雙合出來進去的不斷的嘆嘆着，並且還找機預備當着親族的面前求他們援助自己去說服了少主人，止住了少主人去修建墓碑的堅意。

花姑姑歸寧的日期一日近似一日了，母親爲要躲避這一次的喧囂景象，就要回鄉中去，把所有的家事都話咐給雙合，她自道雙合要比任何人都比較着可靠，這樣，她可以安心暫時到鄉中去，立刻，家中被一股緊張的空氣包圍了，這張一掃往日的沉寂，每個人都暫時去弛鬆了平日的鬱悶，親母在收拾着東西的時候決定把營也帶到鄉中去。

突然，一天午間外祖父由鄉中派人到了，母親看見鄉中的來人，想起外祖父，想起了自己的遭遇，觸動起一切的往事來，在避迴着衆人的眼目偷印着臉上的淚痕，第二天就決定歸寧去了，臉上又平添了一種新的希望。

興亞紀念週標語

慶祝興亞紀念。建設大東亞共榮圈。

慶祝興亞紀念。爭取大東亞戰爭勝利。

慶祝興亞紀念。徹底打倒英美。

東亞民族覺醒奮起。協力完成興亞大業。

日本國力鞏固充實。勝利業經確定。

努力鞏固華北治安。積極建設興亞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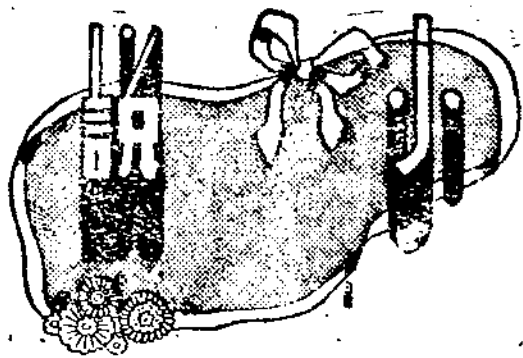
強化華北後方實力。達成解放東亞目的。

英美勢力崩潰。興亞大業完成。



在療養院裡 (下)

郁靜



像這樣敏
感的女孩子，
是多麼叫人担
心啊！

「孝！那
時我也是一個
不懂事的孩子

，那時我還在玩着鐵環竹馬和大皮球呢，
是剃着和尚頭的，爲了淘氣而挨母的打是常
有的事——那時我們各居着一角天地啊！」
我告訴她，她仍是默默地安靜的微笑着，感
愁又消散了。

在那樣美麗的環境裡，我們都變得更有
菁了，說孩子們幼稚的話，做孩子們可笑的

事。我們都像失掉了自己；而又找回來一個
真的新的自我。

活在幸福裏，是僅僅知道有一個幸福，
此外就不再去留心別的東西。在那裏命運悄
悄地爲我們埋下一粒種子，可是誰又去留心
它的顏色和它的所在呢！

在藤蘿架下，我折了一串淡紫色的花給
她，她將它掛在衣襟上。

邊走邊談，我把南國的山水；東北角的
冰天雪地，以及那塞北戈壁的風砂都一一描
畫給她。她像孩子聽大人講故事似的聽着。
眼睛閃爍着羨慕，驚奇和喜悅。

在她夢幻的國度裏，我給她另闢了一角
新奇的宇宙，於是她開始做新的夢了！我編

她了，我錯了！

「靜！快談！我變做一隻白鴿或是紫燕吧
——她急急的說着，輕輕的跳着。對於這
樣天真的神情，我快感動得流淚了。

「飛，飛，飛呵！」凝望着天邊，「先
飛出這療養院，再飛過山，飛過水，飛過水
，再飛過山，飛！飛！飛！飛向遙遠的天邊，飛
啊！飛！飛！飛！……」話聲漸入喃喃，她
入夢了！兩隻手交叉地壓在瘦小的胸前，眼
睛格外晶明，那裡洋溢着渴念，和不能耐煩
的期待。

我沒有說話，什麼也沒有說。真的，我
有什麼權力去打擾她呢！我應該把這片刻的
安寧留給她，好讓她完成那個美麗的梦。」

飛吧！飛吧！遠遠地飛！等飛得疲倦了，或是失望地歸來時，我再爲你拭去傷心的淚！然而，傻孩子！你能飛到那裡去呢？可憐的孩子！」想着，我心裏偷偷地哭了。

「累不？歇歇好嗎？孝！」她已經有些喘息了，兩頰燒得很紅，她疲倦了。當我們步到一條小河的旁邊時我這樣問她。小河僅有四五尺之寬，斜斜地切着花園的東北角，恰巧做了東北角的圍牆了，河水澄清而微綠；岸上平鋪着碎細的小石子兒，河岸上有一排垂楊，不吃力的彎着腰低低地吻着水面。

「你呢，你不累嗎？唉！我們這樣不用啊！」

「我也走累了，坐下來歇歇吧！孝！發熱了嗎？你今天太興奮了！」說着，便一同坐下了，她坐在河畔的碎石上，背倚着一棵粗大的樹幹，我坐在她身旁的一塊大石上。

坐膩了，她就拾取着那岸上的小石頭子兒，把拾起的放在一條雪白的手絹里；手絹平鋪在地上。石頭子兒有着項樣的寶石般的色彩，美蘊而耀目。

我並沒有去拾取那時美麗的小石頭子兒，我願意安靜的坐在一旁，細心地觀察這一幕孩子似的舉動。

隨後，她又將那些石頭子兒，拿到河水裡去沖洗。因爲氣候的關係，那時河水還很冰手；但她好像並不覺到寒冷。一雙纖細瘦

弱的小手，盪動着水波，濺起一串串的小水花而嘩嘩價響，像是和大自然在絮語。此刻她什麼都忘却了，她已經走入可愛的天真的境地。人在這時恐怕是最幸福的了！

「孝！」我將手按在她的肩膀上，我的語調微顫着。「孝！我很胆怯！心跳的很厲害！」

她沒有說話，只是臉上遊來兩朵淡紅色的雲片；然而態度却很平靜。把剛才那些沖洗好的石頭子兒放下了，用另外一條手絹拭乾了雙手。

爲冰冷的河水所浸過的小手，是更爲美麗了；潔白而染着淡紅，微微地閃爍着光澤，像是用賽璐珞製成的，而又塗抹着一層稀薄的奶油。

她低下頭，玩弄着指甲。無波紋而澄清的水面上，映出兩隻年青而衰弱的影子。五月的徐風輕輕地吹過來，又悄悄地拂過去。帶來興奮，帶來舒軟，帶來愜意，我開始沉醉在更軟綿的夢裏了。

於是我吻她了！於是她吻我了！

給初戀留下一顆深長而甜蜜的溫存；給青春留下一隻不可磨滅的印記。

病態的燃燒，加上她的害羞，使她的兩頰紅得更爲可愛。她哭了，悸動，興奮和快慰使她流淚了。一種不能思議的東西，在環繫着她的心。

我掉過頭來望天空，安靜的天空無聲也無響，天球浮遊着三兩片淡紅的朝霞，乳白色的雲頭戴着一乳白色的玫瑰花。

她把籐蘿花瓣散在水面上——是淡紫色的浮萍——任它們隨着河水輕輕地流去。一切都是那裏美觀，那裏緩慢，那裏平靜，帶着一些兒迷離，帶着一些兒朦朧，就像是在夢裏，就像是在夢裡！

x x x

後來我們快樂過了一段好日子。可貴的愛情填滿了我們之間所有的空間，使我們的心不再有一絲距離的相互關心着健康，安慰着寂寞，分担着所有的悲和喜，用了夢幻來計劃和分配那些未來的歲月。夢幻的纖維織成一隻柔美的幸福的網，我們躲在那裏面，痛苦悲哀的翅膀飛不進來。

然而好的日子是多麼短促啊！

春天隨着燕影，閃閃之而飛逝了。接着是一個煩燥炎熱的盛夏，季節的轉變給我你帶來一個悲慘的命運，幸福消失了，留給我們的是一張可怕的網，我們被牢牢地束縛在裏面，因在網裏的苦痛却飛不出去，掙脫不掉了！

「人生無快樂；所謂快樂者，乃偶忘痛苦之時爲之有。」

「命運是殘酷的，生命更是莫測的：一群羊在草原上悠然自樂，往來追，然而屠

夫却預備着挨次地將它們一一宰掉！……：「我不是個宿命論的信徒；然而像這樣的話却使我深深地感動了。

爲了體弱，她受不了炎熱的暑夏，所以每日總是不斷的發燒。飲食逐漸減退，體弱健康亦隨之，後來終於爲巨烈的熱而咯了一次大量的鮮血。

那時的病苦讓我如何能忘掉呢？即使我是個善忘的人！

「靜！靜！不要！離開！離開我呀！」無力的斷續的語調，「我！我！我！我！我害怕呀……」慘白的臉上，有一絲血色，兩隻深

陷而無神彩的眼睛，疲倦地無力時時閉着。我怕着她，也怕想什麼，我！想逃避，逃避到事實以外，逃避到清醒以外去。

窗外是一個陽雨的黃昏，細雨綿綿地漸漸在，沉鬱的氣息滲透了室內的每一角。五盞的電燈，給四壁塗抹一層黯淡的黃光。孝的臉上泛起一怕的蠟色，她攪續着吃力而微弱的呼吸力胸前壓着一隻沉重的冰袋。

病室裏除去我和孝之外，還有護士C小姐和那位年長的病室主任。誰都不想像什麼。窒息鎖着每個人的喉嚨，讓沉默代替着一句。當我和C小姐的目光彼此相觸到的時候，我！只是苦苦地一笑，她也不再打趣我了。

按照院裡的規條，病人是沒有自由可以隨便到另一間病室裡去的，至於到異性的病

室去，那更是不可能的事。可是那天病室主任却不會干涉過我。

她已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姑娘了。狹長的臉，掛着一副寬邊老式的近視眼鏡，平時總是把臉板得長長的而沒有一絲笑容。許多病人都討厭她，C小姐也是。樣，我們都管她叫做老母雞，但是那天她的態度都是那麼仁慈和溫，那一雙躲在近視鏡玻璃片後面的眼睛，深沉而熱烈地向我投射過無數隻同情的目光，安靜而熱烈的火焰。那裏充滿了比語言更有力更有力的東西。那裏充滿了愛，人間偉大的愛，這才是真正的自然的天性。

「只有絕對的理智，才是規條的最忠實的執行者。」我相信了！

入秋，天氣漸涼了。在X地，是一個多霧的季節，天空染着濃灰的色調，生活染着濃灰的色調，心情浸在憂鬱裏。

過去的不幸是驅運的開端，而更悲慘的事實繼之而來了！事實是殘忍的，殘忍是止境的！她接連地又咯了三次血，因爲極度的貧血，病勢益重，後來終於轉成嚴重的絕望的合併症——病菌蟄聚至腸部了！

醫藥，祝禱，人力，愛，希望，這些對於她有甚麼用呢？有甚麼用呢？

在一個晚秋慘愁的黃昏她悄悄地走向了另一個世界，從此她去了！帶去了憾事，憾愁和年青，留下一隻綺麗而破碎的夢！

在這裡我是竭力避免着那個不幸的字眼！真的，我再沒有力量和勇氣去那樣想，去那樣說了！所以我只是無力地說：她去了！她去了！……：……

孝臨去的前半月，一個早晨我尚未起床的時候，C小姐推開門悄悄地進來了，手裏還拿着一包東西。

「這是你的！郁先生！」說這就匆匆地去了。

是孝臨去送來的。除去那包東西之外，尚有一頁紙簡，字體很零亂：

「靜！這些東西，留下吃吧！燕窩杏仁霜說可以潤肺，奶油餅乾是甜的！白菊是前幾天她們給買來的，擺在案頭上，我未曾怎樣留意過。早晨才想到應該將它們分給你一些；但它們已有些枯萎了，花謝的時光就這麼匆促啊！不要騙我！我不相信它們會開得再久一點了！那裏，就隨你怎樣處置它們吧！寫字太吃力。兩肺更覺鬱悶，呼吸也更覺困難，窗外的濃霧，已經壓到我的心胸上來了！……

我還很清醒，很平靜，我安心地等

待着，接受着一切！……

但，你都知道，我是多麼胆小啊，我怕夜，怕在夜裏睡眠，怕昏沉沉地睡去，從此就永久不醒來！

還能來看我一次嗎？靜！我等待你！

不！不！你不要來了！你能再來了！聽我的話吧，方才是說錯了，現在我不能再做錯事了！……這幾天我又常聽到你巨烈吃力的咳嗽，小心些吧，好好地吃藥，好好地養息！……淚水充滿了我的眼睛，但我沒有哭出來！

東西我那有心去吃！燕窩杏仁霜是甜的，奶油餅乾也是甜的；但是飲了慈丁（一種鎮咳劑，苦澀難飲）的口腔，却永遠是苦的啊！永遠是苦的啊！

我將白菊插在一隻深藍色的花瓶裏。

這愛瓶是未曾插過什花的。在我初病的時候，我將它買來置於桌上，原是預備要插些鮮花的。但買來之後心情却爲另一種情緒佔有了。真的，難道我的在生活需要什麼東西來點綴嗎？而且我能用自製的夢境來安慰自己的空虛與寂寞嗎？『單調的生活原是需要更單調的東西來點綴的！』在日記冊上我會這樣地寫過。

和孝認識不久的一天，她會到我的病室

裡做了第一次的『拜訪』。當第二日早晨我們出去日光浴的時候，她忽然問到關於那隻空花瓶的事情！我真贊佩她的聰明！我就將所以不插花的理由說給她聽了。她說我太虐待自己，太自苦了！

『我在等待着一束可愛的花呢！』可是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她却沉默了，只是微微地一笑。

『華小姐能不能贈給我一束呢？』她又微微地一笑，不說什麼，不過却有些羞紅了。

『能給我一束花用來安慰那悠長可怕的寂寞嗎？』不回答我，垂着頭，害羞地去了。

那一天，日光浴場上孝『缺席』了。在病室主任那裡的理由定：『身體忽覺不舒適。』

我將窗簾拉開來。

一束白菊繫着銀色的絹帶，照射在九月的通過了薄霧的柔陽裡，迴閃着雪白色的微光，一縷寒意沁入了我的心頭。我俯下身吻那雪色的衰弱的唇瓣，更寒冷更苦澀的東西使我戰慄，使我受傷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頹然地撲到床上，委曲地哭了起來！

『看看她去吧！』幾次這樣對自己說着。但這隻于却再說有力去觸動她的門板了。在門前我徘徊着，我呆立着，幾次又懷着

一顆空虛的心，苦痛地歸來！我仍是把身體無力地而任性地躺在牀上。將一張厚厚的被子，重重地壓在身上，壓在胸前，壓在頭上，我願壓斷我所有的神經。

是的，我又躺在牀上了！屋頂，天空，窗子，藥瓶，寂靜，甚麼都沒有改變，甚麼都沒有改變；只是我變了！在短短的生活裡，我的心度過了太長太長的歲月！

躺在牀上聽着隔壁的咳嗽和呻吟，我的心在絞痛了！過去的一切就好像是個夢。是的！我做了一個太綺麗，太幸福的夢，在夢後我有着太多的空虛和苦痛。我像是個失意的老人——老人？那我該多慚愧，我是多沒出息！——一片烟雲過，憂傷滿心頭！

幾日後的一個早晨我終於離開了那裡，因爲那裡的一切都使我傷心。

後花園裏是一片更淒涼的景象，行人的小徑裏堆積着衰落的黃葉，禿落的籐蘿的枝幹影着一層薄霜。河裡成愁的冰面映出蒼白的天！我想痛哭一次。

臨行時，C小姐來替我收拾行裝，又約我第二年春天病愈時再來重游。地，我苦笑的點着頭；而我的心裡却重複的說着：我不會再來了，永遠也不再來了！

上車之前C小姐和我親切的握着手，並祝福我早日勝利。我感激她一向對我關心的

照護，和可貴的友誼。

車子的輪子開始滾動着，緩慢地顛波在崎嶇的黃土道上，於是那座龐大的建築就漸漸地浸沒於霧色裡了！

我向它輕輕地搖搖手，隨後我傷心地垂下頭來，我的頭很痛，很重！

沒有一個人伴送我，也沒有一個人來迎接我！我像一隻幽靈空虛飄渺，而身無所屬

事已隔四年了！

如今，我躲在都市的一個角落裡，仍舊拖着一隻衰弱的身體，孤獨地冷靜地過着日子我的日子當年過，而我的青春却當日子過

現在又是春天了春天在×地是最美麗的，我推開窗子向遙遠的天邊望着，一隻燕子，展翼而輕逸地向着天邊飛翔。忽然受驚地像有听悟似地又折了回來，頹然地向着相

反的方向，斜飛了下去！

我重又關了窗子。美麗的東西離我是太遠了！太遠了！

我低低地喚着一隻名字，然而沒有回答四面灰色的牆壁立在我的四週，我被關在斗室裏了。我的斗室瀰漫着濃霧！書架，鋼筆，日記冊……深藍色舊了的空花瓶上，都敷着一層雪色的薄霧！

世界文學家木刻

拜倫 聞青

詩人的性格，天才表現在超凡的遭遇，和形體與靈魂的合一的要求上，就作成無數詩篇的生命。但詩人本身只是對自己沈醉的生命的追求和希望的發掘而已；反映所得則惟是爭俗的照例的贊嘆或哀傷。

拜倫有着自己的個性，天才，天負的美的姿體，雖然生下來就給他性格上以很大的影響，而他形與靈的渴望仍奔放成偉大的生命；顯示於筆端，人前的乃是不朽的詩作了。

若對當時的文潮，詩家的流派講，他是那一「暴風雨時代」浪漫主義的先驅者。

但是他生命的展開和事俗的反駁，讓他離國而去，終於客死異鄉。

拜倫，英人，以一七八八年生於倫敦，一八二四年死於軍陣中。



桃花開放的時候

(二)

式清

(四)

娘的病確實是輕減了。她和麗燕很清楚地談了半天的話，爹爹和小霞都非常歡樂，雖然小霞還提心着娘別說些使人不愛聽的。娘知道了麗燕是一個女醫生，她覺得她們該嫌她身上污穢，尤其是那些膿血、爛肉，自己都能嗅到一種腐敗的氣味。但是她們不嫌，每次都是她和張先生幫着擦剪，上藥，消毒，打針等等。她的瘡輕了，娘知道，其實，她自己不知道的一個最好的現象乃是她那瘡的中部底處已露出了乾淨的鮮紅的肉。他們都說這瘡不會再爛深了，只周圍的腐肉完全像這樣脫下，便能很快地平復了。小霞積於兩天來的細心觀察，也可以開始幫助他們做那些消毒的工作了。一隻久已不用的鐵鍋，刷淨，支在牆角處的三塊方石上，用乾柴燃燒起來。廚房裏的灶在不停地燒着開水，娘的瘡需要時常用手巾蘸了開水，擰乾，敷在上面，並且這幾位客人也需用不少的水。小霞是忙慣了的，心裏又充滿着一種新異的鼓舞，娘的病更是無足再慮，她再也感不到麻煩與疲乏。娘聽爹爹說她所吃的藥和打的針藥是由父親花錢自買，那天隨着李先生回鎮的時候，便找人去城裏買了些藥，由先生開着藥方和數目，花錢不多，爹爹不肯告訴她數目，並且，只這一批便够用了。瘡上敷的藥是先生帶來的，先生說連治病的錢一個都不要。爹爹和娘覺得很難安心，但是麗燕和仲明都說他們這只是得到了一個旅行的絕好機會；醫生治病是他們的天職，費些藥品算不了甚麼。爹爹慄慄得流下淚來，娘也念佛。

「你們幾位真是活菩薩，從陰間把我拉回來了！」娘感激地說。
「娘的病真是太重了，那天，李先生初來的那天，」小霞忽然話多了，後來想到，覺得很羞，怎麼竟像雨後山澗裏的水似地，再也阻

不住自己感情的奔流了，「那天娘都昏迷了，說胡話。爹爹不在家，姑父又說這個那個的，我一個人真——那一夜！」她又轉了眼淚花。
「這我自己都不記得了！」娘嘆息着說。
「真是三位先生救命！」爹爹說，娘也附合着。
「不是，」麗燕笑着說；「是神佛保佑！」
「是的，」允中插嘴道；「是你們老人們平日心好，修下了孝順的女兒。」

「唉！先生們太誇獎了，」爹爹謙恭地說。

「霞妹曾經爲母親許過願，你們知道嗎？」麗燕說；「她昨晚告訴了我，情願把她的頭髮祝去，求母親的病好。」

「是真的嗎？」姑父突然從外間跳進來，大聲地問。

「怎麼不真呢？」

立時大家的眼光都投到小霞的臉上了，小霞低下頭，苦笑着。姑父在半信半疑地點着頭，嘆息他那早煙，爹爹靜靜地睜大眼睛，娘失聲地叫了「霞姑」一聲，淌下熱淚來。那兩位先生也在會心地笑着。小霞知道，其實也只有她知道，他們這是在有意地實行李允中昨日的計劃。

「其孝女乎！」姑父自言自語地說。

「現在老太太這瘡真快好了，教姑父說，不該成全她的這番孝心嗎？」麗燕問姑父。

「極該，極該！」姑父鞠着躬熱切地答，他是聽了麗燕的稱呼，歡喜得志掉了平日的頑固。

「姑父是讀書的人，最明道理，」麗燕還在乘機地說；「既然許了願，就得還願。若不還願還，第一會惹起神佛的不佑，第二也顯得

霞妹沒有誠心。可是，幸虧她告訴我了，不然她若真自己說去，不成個尼姑了嗎？現在趁着我在這兒，給她把辮子剪去，也像我這樣的，正是一舉兩得。將來，霞妹定了人家，人家也是得讓勁，除了這兒山裡，別處誰還有梳辮子的呢？」

小霞羞得拍了麗燕一下。允中和仲明都贊成着麗燕的主意。娘沒說甚麼，爹爹也沒有，姑父只在點頭。麗燕跳下高高的炕沿，拉着小霞便跑到她們的住室裡去了。允中又提起這病的性質來，他說：

「這種病不能怨中醫的貽害，它只一起，裡面的組織早已壞了。你不見一出膿便是許多小窟窿嗎？並且這種瘡還很難使它不擴大，用甚麼藥都不成，除非把四周截去，但那得施於身體健康的人。像老太太病得這末衰弱，已不能動手術了。瘡口上上的藥是使腐肉快脫，熱手巾也是這種功用。打針吃藥是一方免除丹毒，一方也使這瘡不再厲害。丹毒可以使人全身紅腫，眼睛睜不開，燒得發昏。並且，最可怕的是癰門水腫，就是嗓子，嗓子一腫，一起包，便難治了。老太太這還是輕的，只是溫度已高得可怕了。這種病，丹毒，還有復發性，所以我們須多吃幾天藥，等這個瘡再好些才可停止。總之這病瘡好像沒有甚麼大的危險了，像現在的進度，不過五六天，也許就可以脫盡腐肉了。那時，人的健康是很容易恢復的，好多的事情，自己便可以辦了。」

「先生們放多少日子的春假呢？」爹爹問。

「放一個月，其實我們這並不是春假，是該我們歇假了，醫院裡因為不能像學校似地放假，因為甚麼時候都得治病，所以只好輪流值班，替換着歇假。」

爹爹覺得放心多了，因為覺得他們一定能够多住幾天，等娘的病好。西裡間發出麗燕和小霞的笑聲來。他們還在談，談山裡的生活，談風景。爹爹也是讀過書的人，他們誇獎他大方不像一個山裏務農的人，然而實際上他不但不是，而且是一個極勤苦的爹爹又嘆息了，他又

想起了他那個走了的大兒子。

「不定哪天他就會發了財回來呢，」仲明安慰他；「你們一定是有福的人！」

這時，西裏間的布門簾忽然一揭，聽麗燕喊道：

「看哪！多末美！」

姑父正在門口處，爹爹和兩位先生立起身來，娘也想探頭了。麗燕笑着，揚着門簾，閃在一旁，小霞正背着臉，用手握着，低頭彎身地伏在炕前的方桌上。她那條捺着顏絨線槽的漆黑的長辮在桌上被一把大的剪子壓着。

(五)

小霞真怕會因為這件冒然做了的事情惹起老人們的不快來，雖然她知道，爹爹是因為正堆積着許多悲喜的情緒，當時真顧不得在這件事情上費甚麼心思了。娘在病着，她平日又鍾愛自己，或者不會有甚麼太不痛心的表示。姑父是既已滿口贊成着，難再改口了。但是其實，最好的還是娘的病在很快好着，這幾個令人成激得流淚的人又將在這兒住些日子，老人們誰也不肯顯出不滿意的樣子來。將來，有一天，他們走了的時候，事情已經陳舊了，它即便會激起怎樣不滿意的感情，那時也應該遲鈍了。總之，一併辮子，長在頭上，或把剪去，算不得一回事！不過，老人們定會感到些莫名其妙的不安，因為，連她自己也正受着這種情緒的攪擾。她老在意識着腦後少了的東西，常好不由自己地摸她那新剪斷的髮端，被在頸後的肩上。額前的髮簾還依樣留着，額上的長髮分縷地用髮針扣着，從耳上梳到耳後去。

這一天人極少見她，都曉得她是在躲着人。偶然遇到了人看她，她便會飛紅了臉，笑一笑。她的背影使李允中呆了，果然是更像了！風一吹過的時候，把頭髮撥攏到一邊去，露出一段頸頸，那樣潔白！那樣光潤！他想，小霞如果是一個城市裏的小姐，脫了這身藍布的短服，換上翻領的西式女衣，她這微凸的胸——她這身衣服太肥，使她

的乳部不太顯露——圓肥的豐腴，又是天足，不難成爲著名的美女！她的眼睛比麗燕更爲清明，嘴角也有着酒渦，最好是她這自然的皮色的白潤！絕不似暴露在山間烈日下的人。小霞突然轉身回來，見他這樣呆視着自己，緊忙低下頭去。他也在心的跳動中走了。

春天的天是長的，向晚了，午飯後的休息使人們充滿了活潑的精神，零碎的事情也做過了，愛好風晴的人們便要去山裏遊玩。那條黑狗已經認熟了他們，他們更可以隨時隨意地出去了，太陽在西南方濃重地照耀着遠近的山，石縫裏的一顆小草，一朵小花，都覺得異樣地可愛。他們驚奇着一隻熟見的黑蟻或黃蜂，他們追獲一隻較大的蝴蝶或被賊鷲驚出的野兔。他們冒險地滑溜下陰暗的山溝，去撥弄那瑞流着冰冷的水。乏了，便隨意坐在或躺在一面乾淨的大石上，太陽已把那兒晒得很暖。有時，他們也攀上一個山頂，微涼的風帶着新的植物的香味，吹得衣服膨脹着，發出波浪般地的抖顫。大自然！他們覺得胸襟特別開闊，於是在那兒大聲地喊，任意地喝了心中擠塞着愉快。回到山裏裏的時候，常常小霞已把晚飯做熟了。他們帶來的成菜，罐頭，麵包等早已打開，可是他們更喜歡吃這兒的簡單的粗食。他們每把一些較軟的菜品送給病人，小霞和爹爹姑父又總不肯陪他們去一起吃，醫生只得把些山裏人家不易吃着的東西送過北屋裡來了。

一天，晚飯熟了，李先生配一種藥水。爹爹讓小霞去找仲明和麗燕。小霞出了花椒樹籬，正想繞到房後上山去找，忽見他們兩人正坐在前面那顆大桃樹底下光滑的大石上。他們坐得極近，都在低着頭。桃花盛開着，風送過一陣陣的香氣。叫他們嗎？怎樣叫呢？麗燕忽然把頭向仲明的肩上一靠，仲明一扭身，麗燕仰到他的懷裏，仲明把嘴吻到她的唇上去。小霞覺得臉頰發起了燒熱，心頭跳動得極急，趕緊扭過身來，想跑進門去，怕他們看到自己見到了他們這情景。却聽麗燕喚她了，她只好停住脚步。

「是來叫我們嗎？」麗燕慢慢地立起身來問。

中國文藝 桃花開放的時候

「晚飯熟了，等着你們呢。」

晚上，小霞睡在炕上，心裏還在不住地想着所見的情景。她驚異着麗燕怎會倒這樣安帖。她忽然想向麗燕玩笑兩句。像她對自己的那樣，可是她又先自羞澀了。她好幾次吞吐地嚇回地想說的話去，惹得麗燕也笑了。

「允中說明你要讓你去玩玩呢。」麗燕反逗她起來。

「我不去。」小霞極覺得不安。

「小霞，小霞，是誰給你起的這個名子呢，這末好聽？」

「是姑父，聽爹爹說是因爲我生的時候天上正有着一片好看的霞光。」

「允中說你長得太美了，他說他非常愛你。」

「小霞想伸手打她，可是反把頭鑽到被窩裡咯咯地笑起來了。麗燕也笑了。」霞妹，霞妹！小霞還笑得答不出話來。

「跟着我們進城去好嗎？」麗燕問，過了一刻。

「我哪有這種福氣呢？」

「這不是福氣不福氣，現在你自然是不能去，等將來可以讓允中回家的時候捎信來接你；住在我家裏，非常方便。」

「唉，且看吧！」小霞的聲音含有無限的幽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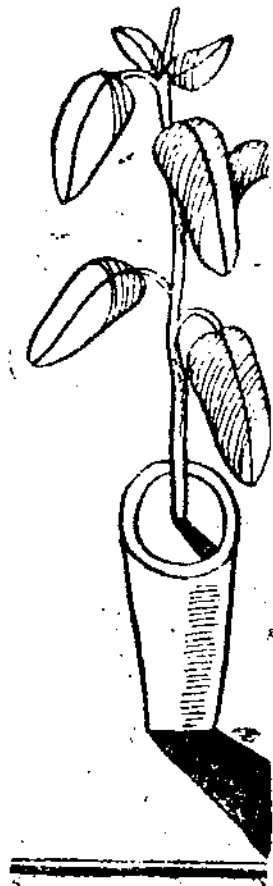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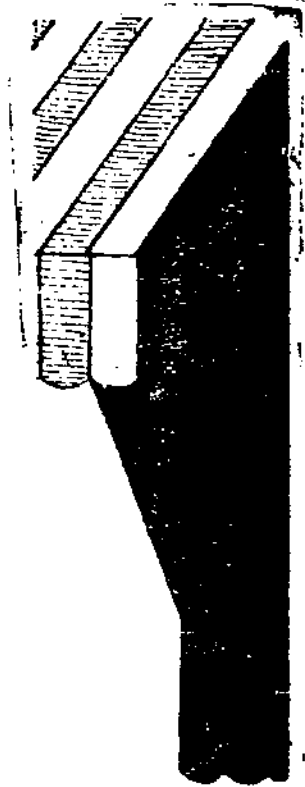
「平日你悶不悶？」

「怎麼不悶呢？娘不病的時候還有些閒空，可以看看書，不過也總是那幾本舊書，幾本老書，怪膩人的！」

「好，這樣吧，等我寄給你幾本新書，好嗎？可是，郵差到這兒山裡來嗎？」

「小霞不知道甚麼叫郵差，山裡的人真悶得可憐！麗燕說過她願意永遠地住在這兒，真令人不解了。難道城裡道活也會悶倦嗎？姑父原是城裡的人，姑母早年去世了，沒有兒女，聽說他的家產是被人不公平地霸佔了的，還爲這事過官，他恨極了城市，可是小霞，從這兩位先生和麗燕的身上看，却覺得城裡究竟應該是可愛的。」（未完）

七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

(四幕劇)

(續)

法國拉彼涉著
聞青譯

第二幕

靠近冰海，孟虎威爾的旅店內，一劇台裡面右邊是，進入的門；裡面右邊是窗戶，隔窗一望是蓋滿白雪的山頭；左邊是門和壁爐。左邊有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本旅客留言簿；還有門。

第一場

人物！阿爾蒙，達尼愛勒，店主和嚮導。

(阿爾蒙同達尼愛勒坐在桌子旁邊吃早飯。)

店主 先生們還要別的東西嗎？

達 過一會……咖啡……

阿 嚮導也快吃飯；隨後我們就動身去冰海。

店主 來，領路的。(嚮導跟隨他一同從右邊出去。)

達 好啦，老阿爾蒙？

阿 怎麼樣，老達尼愛勒？

達 開始行動，我們這就起始戰鬥了。

阿 我們第一次的成功就是跟白里松坐在一輛車上；白里松已然戴上了睡帽。

達 你們對他們過于和氣，過于殷勤了。

阿 你把日報借給白里松，他在上面竟睡着了！……他遞給你「塞納河畔」，那本帶好多圖的書，交換！……

達 你哪，從「狄樂」起身的時候，你舉着黃壞了的車座，也該够你

累的。

阿 不錯，可是白太太給了我滿滿一匣的糖餅。

達 笨貨！……你讓人養活着！

阿 到里昂，我們下到同一個旅館！

達 並且白里松遇見我們，他喊：「啊！多麼可喜的巧相逢！」

阿 在里內瓦，也一樣的遇見……真想不到……

達 在沙摩尼，又是同樣的情形；白里松總是喊：「啊！多麼可喜的相逢！」

阿 昨天晚上，你曉得白里松一家人預備去冰海玩天剛亮，你就到我屋裡找我……誠是君子的行爲！

達 這在我們章程之內……所謂公正的鬥爭！……你要炒鷄子嗎？」

阿 謝謝！好朋友，我也應當通知你……公正的，從沙龍到里昂，白里松小姐看了我三次。

達 看了我，四次！

阿 嘿！更利害！

達 她不看咱們的時候或者還利害……我認爲那時候她都愛我們兩……也許要這樣延長很久；幸而我們都是由暇無事的人。

阿 啊！照這樣！你給我所釋解釋，你既然是輪船公司的經理，怎麼能够離州巴麗這樣遠？」

達 塞納河上拖船公司……資本二百萬。這很簡單，我很簡單，我向自己請了一點小假，我沒有猶豫就答應了……我有的是好職員；船都各自按時開行。但是下月八號我必須回巴麗去算付利息。啊這樣！你哪？……一位銀行家……竟能出國遠遊！

阿 哼！我的銀行一點不須要我操勞，我祇出了資本而保留下我個人的自由，我是銀行家……

達 票友！

阿 我不像你一樣下月八號在巴麗還有事。

達 那麼，從現在起，我們要實行決死的鬥爭！……

阿 你死我活的！這樣的兩個好朋友……有一時期我真想讓給你這個位子；可是我又真愛昂里愛特……

達 這倒很怪……我也曾想對你作同樣的犧牲……不開玩笑……在沙龍，我實在有意溜了，但是我又捨不得她。

阿 她多麼差！

達 多麼溫柔！

阿 金黃色的頭髮！

達 金黃頭髮的美人少極啦，還有她的一雙秀目。

阿 我們那麼愛它。

達 所以我不走啦！

阿 啊！我明白你！

達 真好運氣，有你這樣一位情敵實在可喜！（握緊阿的平好阿爾蒙！）

阿 （同樣的）好達尼愛勒！怎麼！白里松先生還沒有。是不是他們改變路種啦？我們丟了他可怎麼辦？

達 討厭！這位好人太任性，人……前天他約我們到法爾尼去旅行，本打算在那找着他……

阿 這時候，他設去婁茲勒了。

達 哩，像這樣的旅行真滑稽！（看見阿爾家站起）你要去那！

阿 我不再坐了，我有意去迎這些太太們。

達 咖啡啊？

阿 我不喝了……再見！（很敏捷的從後面出去。）

第二場

人物——達尼愛勒，隨後居主上，隨後醫導上。

達 多麼好的小夥子！非常誠心，非常熱情；但是他不會得享福，沒

有喝咖啡就走了！（呼喚）來呀！掌櫃的！

店主（走上來）先生？

達 咖啡。（店主走出，達尼愛勒點着烟。）昨天，我想給岳父點支烟！沒有能成功！……

店主（端來咖啡）先生，拿來啦。

達（坐壁爐前面，棹子後面。一隻腿伸在阿爾蒙的椅子上）移近這

張椅子：很好！（他指另外一張椅子，伸開腿放在上面。）勞駕

！……這可憐的阿爾蒙！他，烈日下，在大路上奔跑：我哪，我在

睡著！我們倆就像龜兔賽跑的故事，不知道我們兩誰得第一？

店主（進與他一本簽名簿先生，你願寫些話在這旅客留言簿上嗎？

我？……我在飯後永不寫字，飯前也很少：不過看見遊客們情巧的

思想。倒可以。（他翻着本子，念。）「我從不會在這樣高過鼻

涕！……」簽名：一位傷風的旅客。」（他閣之下瞻覽自然之美景

多麼美啊！」簽名：馬拉，放債者：「我一向納悶：甚麼法蘭

第三場

兩人在家裡都非常聰明，旅行却總這樣的臉笨！（外面傳來雜亂

的喊聲。）

店主 啊！天哪！

達 發生甚麼事？

昂 我父親差一差死了？

達 可能吧？

白（坐下）我的夫人……啊！我覺得稍微好點！……

昂（進給他一杯糖水）拿着……喝罷！……這能使你不過來……

白、謝謝：好個跟頭！（他喝下去。）

白太太 這都是你自己的錯：總想騎馬，家之主……還要帶馬刺！

白 馬刺沒有甚麼關係……是那畜牲太易驚。

白太太 你不知不覺的刺着牠，他才抬起了後腿……

昂 要是沒有阿爾蒙先生恰好趕到，我父親也就掉到山澗裡去了……

白太太 他已經是快要……我看見他像圓球依的亂滾……我們都叫喊

起來……

昂 那時，阿爾蒙先生撲過來……

白太太 既勇敢，又鎮靜！……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因為沒有你的

話，我的男人……我的可憐的朋友……（她痛哭）

阿 他不再有危險……請你靜一靜罷！

白太太（總是哭着）不！哭哭會使我舒服些！（向她的丈夫）這是

給你帶馬刺的教訓。（大聲的嗚咽）你不愛你的家了。

响（向阿爾蒙）請允許我福充我因親來向你到謝我將終生保留着今

天的回憶：在我的一生一世裡……

阿 啊！小姐！

白（目語）該輪到我了！（高聲）阿爾蒙先生！……不讓我叫你阿爾

蒙罷？

阿 那些！

白 阿爾蒙，伸過手來：我們不知我該怎樣說：但是，只要我活一天

，白里松的心上就有你一天，（握緊阿手。）我祇能對你說這些

了！……

白太太 謝謝，阿爾蒙先生！

昂 謝謝，阿爾蒙先生！

阿 昂里愛特小姐！

達（自語）我這才知道我喝咖啡喝壞了。

白太太（向店主）你打發人把馬送來，我們都坐車回去了……
白（仍起來）好朋友，我敢向你保證，我確得上稱爲精于騎行的
騎士……（喊嗎一聲）喚嗎！

衆人 怎麼樣？

白 沒甚麼！腰痛！你派人把馬送回去罷！

白太太 你休息休息。再見，阿爾先生！

昂 阿爾蒙先生，再見！

白（毅然的緊緊握着阿爾蒙的手）一會兒阿爾蒙！（又喊一聲），
啊！……我太使勁了！（他從左邊進去，他的太太和女兒跟隨着。

第四場

人物——阿爾蒙，達尼愛勒。

阿 好朋友達尼愛勒，對這事你有甚麼批評？

達 你要怎麼！……你救了老頭，你利用山澗，這都不在我們的章程之內！

阿 這是很偶然的……

達 父親叫你阿爾蒙，母親哭，女兒對你講許多親熱的感激的言語；

從下衣里先生那借來的漂亮詞句：很明顯的，我失敗了！我祇有讓位子給你了……

阿 得啦！你開玩笑……

達 我向來很少開玩笑，今天晚上，我就動身回巴黎……

阿 怎麼？

達 在那，將來你可以會到一個朋友：他視你好運無窮！

阿 你走嗎？啊！謝謝！

達 哼，從內心發出來的話

阿 啊！對不住！……在你爲我犧牲之後：我也放棄了……

中國文藝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

達 我？我們要弄清這些：我不能很輕的就爲你犧牲了。雖然我決定退出，我不相信我就沒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因爲，要是現在還有，就是一個：一個極小的，我也要留住。

阿 啊！

達 真奇怪！自從昂里愛特拋離，我似乎舊愛她。

阿 我明白這些：因此我也不再提我要求你的事情了。

達 甚麼事？

阿 沒爲沒甚麼事……

達 說：我請你說。

阿 我會這樣想，既然你要走哩，就請你見見白里松，向他表示幾句關於我的身份，和我的希望的話。

達 啊！好勁！

阿 我自己不能去作……彷彿我剛施惠於人就想報答似的。

達 所以，你叫我去替你請求。你要知道向我請求的事够多希奇？

阿 你拒絕嗎？

達 啊！阿爾蒙式接受就是啦！

阿 這才够我的朋友！

達 你應當承認我是個頂好的情敵，情敵替你說媒！舞台後面，有白里松說話聲我聽見岳父說話了！你去抽一支烟再回來。

阿 實在的！我不知道該怎麼樣謝謝你！

達 且安勿燥就去震動他的心絃。

（阿爾蒙從面出去）

第五場

人物——達尼愛勒，隨後白里松上，隨後店主上

白（對後台說着話進來）但是，的確是他救了我，他救了我，並且願要白里松的心，他跳動：我對他說：

達 好啦，白里松先生，你覺得好些嗎！

白 啊！完全的啦！我剛了一杯白水喝了三滴藥酒。一刻鐘內，我打算再去水海爬山，喂，你的朋友不在嗎？

達 他剛出去。

白 這確是個更正的青年！……我的女人們都很喜歡他。

達 啊！如果她們更清楚他！……一顆金心！親切，忠實，而且謙遜的！

白 他實在少有……

達 他是位銀行家，……是位銀行家！……

白 啊！

達 狄爾耐波，得厚斯公司的經濟！你說，被一位銀行家救了也够光果罷！因爲，總之，他救了你！你？……沒有他！

白 實在，實在，他作的事情很高貴！

達 （驚訝的）怎麼，高貴？

白 你想要減低他救援的評價嗎？

達 不能夠！

白 我將給迷感激不忘！這！……祇要白里松的心跳着。但是，我們彼此背談，他對我的援助並不像我太太和女兒說的那樣大。

達 （驚奇的）是嗎！

白 是的，你們越來越熱鬧。你要知道，女人們！……

達 但是，你要滾下去的時候，是阿爾蒙把妳抓再的。

白 我正要滾下去，實在的！但是，有一種可驚異的隨機應更的思想……我在一棵小松樹上，立刻就抓住了牠，當你朋友趕到的時候

我已然抱住牠了。

達 （自語）啊，啊，衆位，完全是他自己救了自己。

白 總之，我仍感謝他的好意！我打算再見他！向他表示我的謝意！並且今年冬天我還要請他。

達 （自語）一杯茶

白 後說這類事情在這地已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的確是個危險的地方，店主剛才告訴我，去年一個俄國人……一個王子？……很能幹的騎士！不像我太太說的，並不關我的馬刺！掉到同一個窟窿裡。

達 真的嗎？

白 他的鑾轡把他抓住的……你看人家把他從那裡完全救出來……俄國人給了他一百佛郎

達 給的很不少！

白 我覺得也很是！這也就是他的所值！……

達 不再多一個銅子（自語）哼！我不走！

白 （站起）啊怎麼？領路的還沒有來？

達 不是太太們也預備去？

白 不！她們不來了和你明白嗎？我打算跟你……

達 阿爾蒙呢？

白 如果他願意跟我們一起去，我也不拒絕得厚斯先生同行。

達 （自語）得厚斯先生！還有點討厭呢。

店主 （從右邊進來）先生！……

白 好啦，行路的人呢？

店主 他在門口哪，給你們的軟鞋。

白 啊！是的！彷彿有人掉到那邊山澗裏，好像我不願欠情于任何人的……

店主 （遞給他留言簿）先生，願意寫寫旅客留言簿嗎？

白 一定！但是我不願意寫些平凡的東西！我覺得應當……有些思想！

……美的思想！（將本子遞給店主）我穿鞋的時候想。（達尼愛勒）

。我一分鐘就來。（他從右邊進去，店主跟隨着。）

第六場

人物：——達尼愛勒，隨後阿爾蒙上

達 (獨人) 這造車近太沒有恩情了，刑法裡真應該爲他立一條。

阿 (在裡面門前顯出) 怎麼樣？

達 (自語) 可憐的孩子！

阿 你見到他嗎？

達 見了。

阿 你已經跟他說過了嗎？

達 我已經跟他說了。

阿 那麼你對他提我的請求沒有？

達 沒有。

阿 啊！爲甚麼？

達 咱們誠實的面對面的商議：哩，好阿爾蒙，我不走啦，我接着來

阿 (驚異的) 啊！這真奇怪！我能商商你改變主意的原因嗎？

達 原因：我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我相信可以成功。

阿 你？

達 我打算走另外一條路，並且比你的來的清。

阿 這很好：你有你的權利：

達 可是門等再繼續下去，並非不公開，不親近？

阿 是的。

達 咱這「是的」多乾！

阿 對不住：(握手) 達尼愛勒，我答應你。

達 正好。(他向前走)

第七場

人物——同前，白里松，店主隨後上。

白 我準備好了，我已經穿好爬山鞋：啊！阿爾蒙先生！

阿 你覺得跌的地方好點嗎？

白 完全好了！不再提這小小的意外！——這已經忘了！

中國文藝 白里松先生的旅行

達 (自語) 忘了！

白 我們就動身去冰海：一塊去罷！

阿 我稍微有點累，我請你讓我留下來……

白 (親切的) 隨你便！別難爲你！(問店主) 啊！掌櫃的，給我那

本旅客留言簿。(到右邊去寫)。

達 (自語) 大概是文思湧現……美的思想。

白 (寫完) 那兒！……這就是！(裝腔的) 「當人在冰海的高處瞻

望，人是如何的渺小啊！」

達 置妙！真有力！

阿 (自語) 小人。

白 (歉遜的) 這不是勢大家的思想。

達 (自語) 也不是大衆的寫法；他忘了給海他媽戴帽子！

白 (向店主，指着在桌上開着的書) 留神！墨水還沒乾！

店主 領新的拿着鐵棍等着諸位先生呢。

白 就走！上路！

達 上路！白里松，達尼愛勒隨店主下。()

第八場

人物！阿爾蒙，隨後店主，馮廻葉隊長上。

阿 達尼愛勒又不走了真奇怪！這些太太們還在這……她們過一會才

出去，我想見她們……同她們談談；(坐向壁爐，拿起日報)。

我等着她們。

店主 (向後台) 從這裡，先生……

隊長 (進) 我只停一分鐘！立刻就動身去冰海；(坐在桌子上着那

本子) 勞駕，給我來一杯葡萄酒。

店主 (從右邊出去) 就來，先生。

隊長 (看見留言簿) 啊！啊！旅客留言簿！看看……(念)

「當人在冰海的高處瞻望，人是如何的渺小啊！」黃名白里松……海……這位先生還應當用功練練寫。

店主 拿酒來（給這先生。放酒在桌子左邊。）

除是（正在本子上寫。）啊！掌櫃的。

店主 先生？

隊長 你這店裡今天早晨來的旅客裡第一位名字是阿爾蒙，得厚斯的嗎？

阿 啊？……就是我，先生。

隊長（立起）先生，啊？……對不住，（向店主）請你到外邊，（店主下，）是迴爾耐波銀行的阿爾蒙，得厚斯先生嗎，我說話的是得厚斯先生嗎？

阿 是的，先生……

隊長 我是馬爾葉隊長。（在左邊坐下，飲酒。）

阿 榮幸的很！……但是不知道怎樣認識過，他隊長。

隊長 真的我告訴他因為我時疏忽，把一張匯票出手到交易所裡去啦，你爲這張匯票，不相容讓的控告我了。

阿 匯票？

隊長 你並且要監禁我。

阿 隊長，這很可能，不過這不是我，是我的銀行辦的。

隊長 我對於你，對於你的銀行都毫無恨意，主要的，我通告他，我離巴厘並不是逃避你的緝捕。

阿 我並沒有懷疑這點。

隊長 正相反！我不久就回巴厘，在半個月之內，或者更早……我必通知你，並且請你把我拘到克里西監獄裡……越快越好……

阿 隊長，你開玩笑……

隊長一點不開玩笑！……我請求你這個就請他幫忙……阿 我實在不行。

隊長（站起）老天爺！要我給你解釋我真有點難爲情……請你原諒，你還沒有結婚吧？

阿 是的，隊長。

隊長 哼！那麼我告訴啊我的心事：我很不幸的有一種短處：我愛。阿 你？

隊長 在我這年歲是很可笑的，是不是？

阿 我不是說的這個。

隊長 你！不打攪你吧！我迷上一個女人……有一天在馬比葉舞場遇着的。她叫阿尼它……

阿 阿尼它！我也認識一個。

隊長 大概就是她！……我打算同她玩三天，誰知道她纏住我三年，她欺騙我，她毀了我，她還譏笑我！我常不願生活給她買很多家具……第二天她就賣了！……我要離開她；我動身，我去了二百里的路程；我來到冰海……今天晚上我說不定就要回巴厘。我抑不住自己！……你看……五十歲還講愛……這彷彿是一身筆骨痛，沒有方法醫治。

阿（笑）隊長，我不需要這種秘密，爲了停止追緝……我立刻就給巴厘寫信……

隊長 急驟的！全不是！請你不要寫！我願意被監禁，這或者是一個醫治的法子。我還沒有試驗過的法子。

阿 但是。

隊長 請你允許我！我法有應得。

阿 那麼好吧，隊長，既然你願意……

隊長 我請求你！很懇切的……我回去之後……我就去拜訪你，你就可以下拘票……我在十點鐘以前總不出門的。（行禮。）我非常榮幸得認識你。

阿 隊長，但是我也……（他們互相行禮，隊長從後邊下）

第四幕

第九場

人物——阿爾蒙，隨後白里松太太上，隨後昂里愛特上。

阿 還好，這個人，他很不平常！（看見白里松太太從左邊進來。）

啊！太太！

白太太 怎麼，你一個人？我以為我陪他們去了。

阿 我從去年就在這裏，我請求白里松先生答應我留下來待候你的。

白太太 啊！先生！（自語）這真是一位大好人！……（高聲）你很高兴嗎？

喜歡瑞士？

阿 我覺得人很應當向各方面走走的。

白太太 啊！我，我却不願意在這地方再住下去……山高深谷少了……

……我的老家是在包斯……

阿 啊！我明白。

白太太 靠近愛唐伯……

阿（自語）我們在愛唐伯有一個通訊員；這或者是一種連繫。（高聲）你認識愛唐伯，班格頓先生嗎？

白太太 班格頓？……是我表哥！你認識他？

阿 很認識。（自語）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他！

白太太 多麼好的人啊！

阿 啊！是之！

白太太 這真是一件大不幸，他有點殘疾！

阿 實在……這真是一件大不幸！

白太太 在四十七歲就耳聾了！

阿（自語）你！我們的通訊員是聾子！大概就是因此他永遠沒有回過我們的信。

白太太 這奇怪嗎？班格頓的朋友救了我的丈夫！……世界上偶然的

事情非常多。

阿 人也常常在他不知不覺之中改變了角色。

白太太 啊！是的……人也常常在……（自語）他想說甚麼？

阿 因此，太太，我們在火車上遇見，隨後在昂里，隨後在日內瓦，

在沙穆尼，又在此地，你把這些都算作偶然嗎？

白太太 派行時候，彼此又遇見……

阿 一定的……尤其是人特意地互相尋找。

白太太 怎麼？

阿 實在的，太太，我不該把這偶然的喜劇再延長下去；我告訴你實

情，爲了你，爲了小姐你的女兒。

白太太 我的女兒！

阿 你原諒我嗎？自從我看見她那天起，我就被感動，愛上她了；我

知道你們動身上瑞士，我也就跟來了。

白太太 這樣說，你是追隨着我們……

阿 步步的……沒辦法……我愛……

白太太 先在！

阿 啊！但是請你放心！我十分誠敬的愛，並且對於少女應有的一切

的誠懇的愛，作他的女人應該是很幸福的。

白太太（自語）求婚！白里松又不在這！（高聲）先生，不定的，

我非常高興……不，太高攀因爲你的姿態……你的學問……班

格頓……你對我們的幫忙……但是白里松出去了……上冰海了……

但是他不久就回來……

昂（活潑的跑進來）媽媽！……（停）啊！你同阿爾蒙先生談話

哪？

白太太（不安的。）我們在談話，意思就是是的！我們在談班格頓

呢，先生認識班格頓，是不是？

阿 的確，我認識班格頓。

昂 啊！真好！

白太太（對昂）啊！妳怎麼頭梳的這樣！妳的大衣！妳的領子！

低）你站直了哇！

白太太驚異的）怎麼啦？（外面起吵門和喊聲。）

（昂 和昂里愛特，啊！天哪！

阿 這些聲音：

第十場

人物——同前，白里松，達尼愛勒，店主後上。

（達尼愛勒被鑿導和店主扶持進來。）

白（很感動的。）快快！拿水來！鹽來！醋來！（使達尼愛勒等）

衆人 發生什麼事了？

白 可怕的事情！（停）讓他喝水，擦他的太陽穴！

達 謝謝：我覺得好些了。

阿 又發生什麼啦？

達 要不是白里松先生勇敢：

白（欣悅的，）不，你不要！你不用說！……（敘述）真可怕！……我

們在冰海上：雪山平靜而嚴肅的注視着我們：

達（自語）德哈麥勒的演說！

白太太 但是你快着啊！

昂 父親！

白 等一會少多奇怪！我們十分沉思的，在冰的：兩邊山澗，中間一

條羊腸小路上跟着走，有五分鐘，我在最前頭，

白太太 多麼不謹慎！

白 忽然，我所具身後像有人跌倒；我急轉過身來；先生已經要掉到

看一眼都令人發抖的沒底的山澗裏去了。

白 于是我奮不顧身的撲過去：雖是一家之主：

白太太 和昂里愛特，天哪！

白 在山澗旁邊，我把鐵棍伸給他，他抓住了我就拉；他也拉，我們
兩人拉了半天，廢了很大的勁，我才把他從無底澗裏救到太陽底
下來，我的老天爹！

（他坐下，用毛巾擦額。）

昂 啊！爸爸！

白太太 我的老先生！……

白 是的，我的孩子，這是光榮的一頁！

阿（向達尼愛勒）你覺得怎麼樣？

達（低聲）很好！講你放心！（立起）白里松先生，你給母親救

了一個兒子！

白（莊嚴的）實在的！

達 給姐妹救了一個兄弟！

白 給社會救下一位人材。

達 這些話並不能表現這件事情。

白 實在！

達 只有心：你聽，心！

白 達尼愛勒先生！不，讓我叫你達尼愛勒罷。

達 怎麼！（自語）又輪到我了。

白（感動的）達尼愛勒，我的朋友，我的孩子！……你的手（握住他

的手）我把我整個的生命都送給你了：若是沒有我，你就成功無

形的，難看的一堆肉，被冬霧埋葬了：你應感謝我種種，種種！

（紳士氣的）我永遠不忘記這件事！

達 我也永遠不忘！

白（向阿爾蒙，擦着眼睛。）啊！年青人！……你不知道人救了他的

同伴的那份快樂。

昂 爸爸，先生他都知道，既然剛才……

白（想起來）啊！是，的確是！……把旅客留言簿給我！

白太太 幹甚麼？

白 在離開這地方以前，我想寫點東西給這事情留點紀念。

店主 (遞留言簿給白) 先生給我。

白 勞駕！啊，這是誰寫的？

大眾 甚麼？

白 (念)「我請白里松先生注意，冰海的母親是戴帽子的，忘了帽

子是書法上很大的錯誤。」簽名：隊長。

大眾 啊？

昂 (低聲問白) 是，爸爸！海的母字上是有小帽子的。

白 我知道！我來給它回答這位先生，(取筆來寫)「隊長是：一個

多管閑事的混人」簽名「白里松」。

嚮導 (進來) 軍來了。

白 走罷！我們快着。(對兩位先生) 先生，你們也願佔一個位子嗎？

(兩蒙同達尼愛勒謙遜的俯身相讓。)

白太太 (喚白) 白里松，來幫我穿上大衣，(低聲) 剛才有人對我

問我們姑娘求婚！

白 啊！也有人問我提啦！

白太太 阿爾蒙先生。

白 對我是達尼愛勒：我的朋友達尼愛勒。

白太太 但是我覺得那個：

白 咱們待會兒再談這個：

昂 (自窗外) 啊！雨太大了！

白 真討厭！(對店主) 你們車上能作幾個人？

店主 裏邊坐四個，靠趕車的還能坐一個：

白 這正合適。

阿 不要因為我麻煩你，

白 達尼愛勒跟我們上來罷，

昂 (低聲問白) 阿爾蒙先生呢？

白 小姐，就有四個麼！總他坐車頭旁邊。

昂 在這樣大雨底下！

白太太 一個救過你的命的人！

白 我把我的雨衣借給他。

白太太 啊！

白 走！上路罷！上路罷！

達 (自語) 我早知道我抓住他的心了。

幕落。

編者後記

這一期因為滿洲交換作品尚有四篇，且篇幅較多，所以不能刊載較長之創作，特選幾篇散文為大家喚喚口味。散文中林檎，公孫燧，聞青三君，為讀者所熟知，狂夢君作品，常見於輔仁文苑。其餘林藍，蒙蒂兩位均係女同學。隨筆中「布朗爵士的瓶瓶論」甚有趣味，「阿墨那楔形文字」常一篇消息讀品頗引人入勝。像這一類的文字。很歡迎大家供給。

其餘小說及劇本，均係續稿。郁靜君專門西洋文學李式清君亦前北大英文學系畢業，現任新河北月刊編輯。聞青君係青年木刻名家，詩歌散文，清麗雋永，可以完全反映出他恬淡的個性。係中法大學畢業，現有譯文均由法文原文譯出。滿洲作家的相片，仍未搜齊有意將八位生平，創作經過，現時情形，及其作品，作一次總評介紹，已約安熟習滿洲文壇情形之共鳴君執筆，希望於下期中刊出。

(鐵筆)

美麗的小姐

是怎樣得來的健康美

供獻給您正當的方法

必得標準美人的錦標

中國人的弱點，莫過於體格太壞，「工愁善病」，尤其是我國女性們惟一的尊號，我國的女性，轉着那種半嘲的徽號，不止不怨，反以為美，這不能不說是衰弱的一個主因，現在想要見到一位身體健康，而富着天然美的女性，那等於滄海一粟般的難尋，究竟女性為什麼這樣的衰弱，現在讓我分析開，供獻給女同胞們一點健康美的方法。

女子感覺最大的危機

女子的危機就是年長色衰，有許多在學校裡活潑潑潑的同學們，一經結過了婚為期不久，便呈現着「形神羸弱」，「面黃色衰」，這顯明的是被所謂「危機」的暴力給侵襲了，我們既然發覺了，便要設法抵制這危機暴力，制止它的侵襲。

審查體格的優劣

中國的女性摹學歐西的洋化，不過僅是些皮毛而已，像歐西人與中國人的裸腿，赤足等，雖形勢上相同，而實際上却不相同，人家所露出的，是健康的色彩，是純粹本身健康的發育機能，我們所露出的，不過使太陽給晒黑了些，好像是怎麼強健似的，其實本身不是患着貧血，白帶，就是伏着初期肺病，再有什麼砂眼等等的疾病，那簡直是一般普通人們在所不察的，因此得到的結論，是察女子的優美是要以天然質資為標準，絕不是一些虛偽裝飾所掩飾的。

毀滅容顏的種種

由從搖籃起，以至立足社會做人而後歸回到坟墓裡去——這人生的過程中——絕不能伴如意，絲毫不受痛苦，當然就有離合悲歡的戲劇演出，在我們各人搬演着劇中人的時候，最是容易毀滅容顏的，什麼死掉了親人，家資衰落，財產盡絕，失戀，遇盜，過度用功，劇烈運動，或生育過多，先天遺傳來的血毒，及或偶然被人傳染，這都是容易毀滅健康美的要素，也就是容顏以環境為轉移的現象。

怎樣可使容顏美麗

我們既然明白毀滅容顏的原由，欲使容顏美麗，當然了對於衣食，起居，行動，謀幹，伴件都合衛生化，紀律化，然而最主要的還是先要努力抵禦毀滅容顏的惡力，那麼你的容顏一定會改變發育得極健康美了。

要知道。只用衛生營養的體力是不足的，主要的還是須要好的營養和保護，那麼最好用一些沒有副作用的維他命，蛋白質，及含有女性荷爾蒙，活性酵素，的復合藥品，現在却有實效的這種複合藥品，只有東亞聞名，舉世稱贊，惟一無二的「若素」了，因為「若素」的成分經化驗結果含有大量的維他命，蛋白性，無機，女性荷爾蒙，酵素等蛋白質增進肌肉發達，成為健康身體，維他命促進營養成分，無機類增加赤血球，而色呈紅潤現象，酵素清理胃腸，除去粉刺而飽，女性荷爾蒙增進皮膚細膩，光潤，呈健康美的姿態，如女人體內缺乏以上成分，則必面黃色枯，衰弱不堪，不止後嗣衰弱，即本身亦難免病魔纏身，故服用若素，不止本身健康美麗，就是所產嬰兒，亦必活潑異常。

若素對於青春的少女，是有如此偉大功用，而定價方面卻特別低廉，小瓶五角五分，可服七日，中瓶一元七角五分，可服二十五日，大瓶五元五角，可服三月，華北總批發處在北京東單新開路，中國若素製藥公司，欲外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本刊廣告刊例

| 種 別 | 全 面 | 半 面 | 四分之一面 |
|------|--------|-------|-------|
| 封面內面 | 70,00 | 40,00 | 20,00 |
| 目錄前後 | 50,00 | 30,00 | 15,00 |
| 封底內面 | 60,00 | 35,00 | 20,00 |
| 封底外面 | 100,00 | 60,00 | 30,00 |
| 普 通 | 49,00 | 20,00 | 10,00 |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鐫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六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五角 •
 全年六元 • 半年三元
 郵 費 在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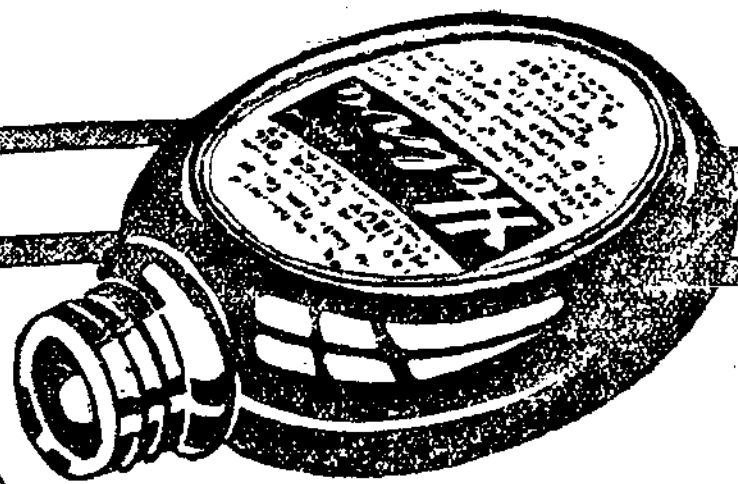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舊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殖之要素。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利巴」係由北太平洋深海所產之「聖魚」肝臟油塊煉成含有異常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粒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酒杯，鵝蛋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豬肝之効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聖魚肝油 哈利巴

總經理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六〇
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